

玉谿生詩箋注



玉谿生詩箋註卷之一

編年詩○按義山懷州河內人當少年未第時習業於玉陽王屋之

山詳畫松詩偶成轉韻詩其奠令狐公文云故山峨峨玉谿在中必指玉陽王屋山中無疑也若水經注云河水自潼關東北流玉谿水注之西南出玉谿北流逕皇天原西又北逕閬鄉城西又北注於河此與義山所云固相隔也又云河水又東永樂瀾水注之北出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於河此亦稱永樂溪水而初無玉谿之名乃會昌間義山曾寄居永樂而後入遂以此為玉谿亦非也偶檢三水小牘云高平縣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谿此與玉陽王屋地雖近接界亦稍踰矣細揣博求意猶未愜近讀元耶律文正王屋道中詩云行吟想像覃懷景多少梅花并玉谿玩其詞義實有玉谿屬懷州近王屋山者大可為余說之一證雖未能指明細處必即義山之玉谿矣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韓碑

按韓昌黎年至長慶四年段墨卿年至太和九年此當非太和前所作今以其賦元和時事

煌煌巨篇實當弁冕全集故首登之無嫌少通其例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

軒轅伏羲

誓將上

雪列聖恥

唐自安史亂後藩鎮遂多擅命故云

坐法宮中朝四夷

何義門曰起頌

憲宗得大體

淮西有賊五十載

按新唐書藩鎮傳自吳少誠盜有蔡四十年而碑文云蔡帥之不廷

授於今五十年蓋大歷末李希烈為其節度建中時為亂僭稱建興王貞元二年為陳仙奇藥死仙奇領鎮頗盡誠節未幾少誠殺

之合凡五封狼生羆羆生羆狼類詳爾雅後漢書張衡傳射豸豸之封狼爾雅羆侵似

程註曰今山民呼羆虎之大者為羆豸又羆如熊黃白文註曰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戔多力不據山河據

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舊唐書吳元濟傳自少誠阻兵王師未嘗及其城下城池重固帝得聖

浸阻迴地少馬廣蓄驢乘之教戰謂之騾子軍尤為勇悍蔡人堅為賊用乃至搜閱天下豪銳及二年而後屈

相相曰度原註晏子春秋仲尼聖相按諸本所註有義山自註者亦有後人所註者今酌以原註自註別之

賊斫不死神扶持孫綽天台賦實神明之所扶持新書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

京師刺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斃得不死騶人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

因亡去帝曰度得全天也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和十年六月腰懸相

印作都統舊書裴度傳十二年七月奏請自赴行營詔以守平章事彰義節度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

度以韓宏為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祇稱為宣慰處置使從之其實行元帥事新書傳然實行都統事何曰昌黎有潼關上都

統相公詩首句云暫辭陰風慘澹天王旗舊書傳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

百騎衛從上御愬武古通作牙爪舊書李愬傳元和十一年充隨唐鄧節度使韓

宏傳憲宗授宏淮西諸軍行營都統宏惟令其子公武率師二千

隸李光顏軍李皋傳元和十一年以皋子道古為鄂岳斬安黃團

練使新書紀元和九年以李儀曹外郎載筆隨舊書紀

文通為壽州團練使討吳元濟儀曹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

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

為判官書記從度出征新書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儀曹郎曰禮

部郎中句只指行軍司馬智且勇後漢書志將軍有長史

宗閔為書記馬一人後之行軍司馬始此舊書紀以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

丞充行軍司馬新書韓愈傳愈請乘遽先入沐說韓宏使叶力

何曰蔡兵聚泗曲韓請於晉公公自提兵五千間道入取元濟公不

許俄而李愬破文城入蔡晉公數服故曰智且勇按事見公行狀

公又有論淮西十四萬眾猶虎豹書牧誓如入蔡縛賊

事宜狀見文集獻太廟舊書裴度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

狗兩市斬功無與讓恩不訾庚信商調曲功無與讓銘太

之獨柳明君受恩良不訾舊書裴度傳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

不由主將度至奏去之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十一

月度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帝曰汝度功第

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田實山曰省筆已括

一史記蕭相國世家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發蹤指示

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功狗也蕭何功人也列侯位交蕭何第一

汝從事愈宜為辭漢書丹將隆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奏請隆為從事中郎（後漢書志）將軍有從事中郎（一人職參謀議云晉書志）諸公及開府有從事中郎（二人舊書韓愈傳）淮蔡平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撰平淮西碑（何曰）二語勾清平淮西功引起作碑是全篇關鍵提明帝曰以見碑之無私也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史記秦始皇本紀）金石刻畫始皇帝所

為古者世稱大手筆（大手筆見晉書王珣傳而歷朝文人傳中習用之）此事不

繫於職司（職司指翰林以文章為職業者隱射下改命段文昌）當仁自古有不讓

言訖屢領天子頤（列子湯問篇）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袁虎文曰）此等皆波瀾頓挫處不爾便是

直口布袋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

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昌黎進碑文表引典誥雅頌為比例而曰茲事至大）

不可輕以屬人此數句同其意也（徐浩論書）文成破體書在紙

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按）破體謂變化前人之體戴叔倫懷素草書歌始從破體逞風姿也又陳

書徐陵傳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多有新意昌黎此文非唐人舊體故道源註曰破當時為文之體義亦似通但

既曰文成（漢書註）丹堦赤地也謂以丹漆地表曰臣當言書法

清晨再拜鋪丹堦（漢書註）表曰臣愈昧死上（秦漢羣臣奏事每曰）昧死上言屢見史書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

三文字如手一作負以靈鼈蟠以螭後漢書張奐傳一伏靈龜負坻兮

何晏景福殿賦如螭之蟠廣雅無角曰螭龍按平蔡用簡筆作碑用繁筆不特相題宜然亦行文虛實之法田袁二評殊妙

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

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舊書韓愈傳碑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勒石廣川書跋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豈嘗

泯沒愬功愈以裴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羣議決用不疑其所取遠矣程曰訴碑辭不實其說有二一為李愬之武士石孝

忠心大不平推碑幾仆致聞於帝羅隱有說石烈士見唐文粹東坡題跋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入膾炙不

知世有段文昌又一首云云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王阮亭曰侯鯖錄載宋紹聖中貶東坡毀上清宮碑

命蔡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詩此因東坡而發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為直言淮西事者誤

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繁欽與魏文帝牋湯盤孔

鼎有述作程曰左傳正考父鼎銘孔子之先也故曰孔鼎可配湯盤非孔悝鼎銘今無其器

存其詞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

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班固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漢書註曰三皇五

帝也文選註曰史記楚子西曰孔邱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按今本史記皆作三王據善註是誤刊矣 願書萬

本誦萬過一作遍黃庭內景經敘當清齋九十日誦之萬遍又萬

過既畢又十遍為一過 口角流沫右手胠漢書楊雄傳蔡澤頰頰折

未遇時手足胠胠不居荀子耕傳之七十有二一作代

耘樹藝手足胠胠廣韻胠皮厚也并唐數之也本班固典引作者七十有四人後人妄改二字按宋

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一家何曰宋本作二代字佳

本余未見見前明刊本作三字太平御覽引河圖真紀鈎云七十

三君隋書許善心神雀頌七十二君信蔑如也則作三亦有據余

詳味傳之二句謂可告功封禪上 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媿古皇傳示後世必作三為是 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史記封禪書封泰山山下東方其下則有玉牒書後漢書祭祀志

牒厚五寸長尺二寸廣五寸有玉檢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

以為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趙氏孟子註泰

珍佛宋版

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韓碑銘曰淮蔡既平四夷

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補註說文頌低頭也左傳頌之而已徐鍇繫傳

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頌按此謂點頭稱善

錢木菴曰賦韓碑即學韓文序事筆法神物之善變如此何

曰古茂典雅頌美之體諷刺之遺也姚平山曰直敘平淮西

都作軒天蓋地語後言碑文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碑之存不

存不足為損益也天下金石志云宋時州守陳珣磨去段作仍

刻韓文浩曰雅崇韓碑不待言矣淮西覆轍

在前河朔終於怙惡作者其以鋪張為風戒乎

富平少侯才調集無少字

七國三邊未到憂

漢書景帝時吳膠西楚趙濟南淄川膠東七國反史記匈奴傳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三國燕趙秦也後漢書匈奴寇三邊小學紺珠三邊幽并涼三州也田二云只言無兵事偏說得隱曲按

七國喻藩鎮三邊謂外寇言年少未遽知憂也

十三身襲富平侯

漢書傳張安世封富平侯傳至張

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按放之嗣爵漢書不書其年此云十三何據家語周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疑其

影用不收金彈拋林外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

鐵寒逐金丸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焉

却惜銀牀在井頭

樂府淮南王篇

後園鑿井銀作牀梁簡文詩銀牀繫轆轤廣韻轆轤圓轉木也玉篇轆同轆名義考銀牀乃轆轤架非井欄也碧溪詩話

二句曲盡貴公子憨態馮已蒼云猶諺云當着不着

綵樹轉燈珠錯落

班固西都賦隨侯明月錯

落其繡檀迴枕玉雕鏤

徐陵詩帶衫行障口覓劍枕檀邊左思魏都賦木無雕鏤

當

關不報侵晨客

東觀漢記汝郁載病徵詣公車臺遣兩當關扶入拜郎中嵇康絕交書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新得佳人字

一作莫愁石城女子又盧家婦名莫愁俱詳後越燕石城

田曰只形容驕貴宴安少字已出徐曰此為敬宗作帝好奢好獵宴遊無度賜與不節尤愛纂組雕鏤之物視朝每晏即

位之年三月戊辰羣臣入閣日高猶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事皆見紀傳漢書成帝始為微行從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稱富平侯家人而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為比不敢顯言耳浩曰徐說是矣此異於少將公子諸篇也通鑑帝宣索

左藏金銀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第四句指此蘇鶯杜陽雜編寶歷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帝琢玉芙蓉為歌舞臺每歌舞一曲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歌罷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結句指此徐氏引

郭妃則誤矣

又曰統觀李唐全代中葉以後河朔既不可復諸藩鎮屢有擅命吐蕃迴鶻黨項先後頻入寇蓋內外皆不寧矣而敬宗童昏失德朝野危疑故連章諷刺以志隱憂此章首十字最宜重看

日高

鍍環故錦縻輕拖

一作拖非按史記上林賦宛虹拖於楯軒又曰拖蛻旌一音徒我反一音徒可反

袂與拖通說文引論語朝服袂紳唐左切此句用韻皆合若拖字雖玉篇曰袂俗作袂然其本音非此韻也徐曰鍍環謂門環以故錦繫環便於引曳宮禁之制如是玉篴一作篴不動便門鎖黃庭經玉篴金

或為

水精眠夢是何人

錢曰指水精

欄藥日高紅髮

髻

藥芍藥也詩不屑髻也箋曰髻髮也說文髮益髮也平義切按髻字舊字書皆無今見字彙補即據此詩耳髮髻如曰倭

墮也朱長孺謂當作駮駮解余考廣韻駮駮馬搖頭貌而韓偓香奩集酒蕩襟懷微駮駮春牽情緒更融怡又世說嵇叔夜醉傀俄若玉山將頽或作鬼蛾皆假借通用此則以紅藥髮鬢狀內人飛睡態也若朱氏引甘泉賦崇邱駮駮則是高大貌義不同矣

香上雲春訴天一作哀非雲梯十二門九關雲梯十二用十輕身滅影何

宮楚詞招魂君無上天此虎豹九關豕害下輕身滅影何

可望粉蛾帖死屏風上儀禮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

籀斧文史記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語

浩曰人君勵精圖治首重臨朝故李德裕獻丹辰六箴其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裴度亦以為言其時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請出閣待罪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極諫叩頭流血帝為之動容事皆見舊書紀傳飛香句謂此也粉蛾帖死所謂老病者幾僵仆也此本程氏徐氏之說而參定之

陳後宮

元武開新苑宋書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徐爰釋問本桑泊晉大興二年創為北湖

宋元嘉中有黑魚見因改元武湖以肄舟師陳書後主至德四年九月幸元武湖肆鱸艦閱武宴羣臣賦詩龍舟讌

幸頻淮南子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此遊於水也通鑑注自唐以來治競渡龍舟渚蓮參法駕漢書

文帝紀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二十六乘後漢書輿服志乘輿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乘輿法駕奉車

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沙鳥犯勾陳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後句四星大星正妃餘二星後宮之

屬環之匡衛十一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星經以後句四星為四輔其勾陳六星為六宮亦主六軍與此不同晉書志北極五

星勾陳六星壽獻金莖露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皆在紫宮中擢雙立之金莖餘詳後漢宮詞歌

翻玉樹塵陳書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按瀛洲

玉塵見搜神記而歌動梁塵語習用此塵字固非湊韻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陳

書江總傳後主授總尚書令總當權宰但日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張貴妃傳後主於光昭殿前

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

徐曰此為敬宗作舊書記寶曆時幸魚藻宮觀競渡又發神策六軍穿池於禁中又詔淮南王播造競渡船供進前四句所

云也五謂惑於道士劉從政等求訪異人冀獲靈藥六謂教坊供奉及諸道所進音聲女樂也熊望傳云昭愍嬉遊之際以翰

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劉栖楚以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則其時定有詞臣為狎客

者如末二句所云也浩曰徐箋確矣敬宗宴飲女樂諸事備詳紀文也馮已蒼云參法駕者為渚蓮犯勾陳者為沙鳥醉

而宿臨春者為江令君臣荒酒備極形容鈍吟云江左繁華陳宮沉酒一筆寫出力有千鈞二馮止就詩論詩亦頗善言其妙

陳後宮

似當與上首合而舊分兩卷英華則此首在前

茂苑城如畫

漢書枚乘傳說吳王濞曰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孟康曰以

江水洲為苑也按吳王移都廣陵長洲之苑在廣陵之境故海陵地也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雖接姑蘇言然明言四遠也自唐

萬歲通天元年析吳縣置長洲通典曰以吳之長洲苑為名於是皆以茂苑為吳郡矣此句指廣陵非指吳郡

欲流

按閶門有在吳郡者吳越春秋子胥立閶門也

有在揚州者舊書紀寶歷二年正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舊漕河水淺舟船輪不及期今從閶門外古七里港開河向東屈曲取禪智寺橋東通舊官河是也與陳後宮要皆不符而詩意借古紀事當

指揚州還依水光殿更起月華樓

緊接起聯南史言陳後主盛修宮室故借言更有構

造不必徵實 侵夜鸞開鏡

范泰鸞鳥詩序昔罽賓王結罟峻祈之山獲彩鸞鳥欲其鳴而不能致夫人曰

嘗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其言鸞睹影感契慨然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與異苑山雞事相類

迎冬

雉獻裘晉咸寧起居注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前燒之

天子正無愁

北齊書民間謂後主為無愁天子餘詳後北齊曲

何曰中四句形容得惟日不足此詩深於作用自覺味在鹹酸之外徐曰此亦為敬宗作紀書命中使往新羅求鷹鷄則

中國珍禽不待言矣杜陽編載南昌國進浮光裘以紫海水染色五彩變成龍鳳飾以真珠侵夜二句謂此類也帝樂從羣小

飲其後卒以夜獵還宮與中官劉克明打球軍將蘇佐明等飲酒帝方酣入室更衣忽遇害時年十八末聯其先事之憂歟
〔浩曰〕此解發自午橋而徐氏衍之也上四句當與覽古之蕪城江左參看上平下半分賦遠近事借陳宮為題無取細切

覽古

莫恃金湯忽太平

〔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草間霜露古今

情空糊蘄壤真何益

〔鮑照蕪城賦〕糊蘄壤以飛文

欲舉黃旗竟未

一作不成

〔吳志孫權傳註〕陳化使魏對魏文帝曰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長樂瓦飛隨水

逝

〔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高帝七年修飾徙居〔史記樂書〕師曠鼓琴再奏大風雨飛廊瓦左右皆奔走〔漢書平帝紀〕

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後漢書光武紀〕莽兵大潰會大雷風瓦屋皆飛

景陽鐘墮失天明

〔南史〕齊武帝數遊幸載宮人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二鼓宮人聞聲早起粧飾

迴頭

一弔箕山客始信逃堯不為名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天下既已治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又〕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史記〕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浩曰〕此深痛敬宗也帝以狎昵羣小深夜酒酣猝被弑逆詳舊書紀文矣次聯之所云者唐自明皇以前東西京固頻往來

且迭行封禪之禮自安史倡亂而後東都久不行幸敬宗欲幸東都以裴度言而止其時王播領鹽鐵在淮南或聞東幸之意

而并請至江淮故引蕪城江左此可詳玩史文而通其旨也五六痛其遽崩末二句事取對照語抱奇悲

隋師東

廣韻隋本作隨隋文帝去走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隋隨二字通鑑初書楊忠為隨公

楊堅為隨王文帝方省文為隋按水經瀨水逕隋縣西漢碑亦有作隋者金石文字記云隋隨二字通用

用余意或隋文特禁用隨非始省作隋也

東征日調萬黃金幾竭中原買鬪心軍令未聞誅

馬謖

蜀志諸葛亮率軍攻祁山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亮還漢中戮謖以謝眾請自貶三等

捷書惟是報孫歆

原註平吳之役上言得歆吳平孫尚在晉書杜預傳一奇兵伏樂鄉城外以

計直至吳都督孫歆帳下虜歆而還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

但須鸞鷲巢阿

閣

尚書中候黃帝時天氣休通五得期化鳳凰巢阿閣謹於樹國語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說文鸞鷲鳳屬神鳥也

假鴟鴞在泮林

詩翩彼飛鴟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化也此句取義稍異

惜前朝元菟郡

漢書地理志元菟郡註曰武帝元封四年開高句驪

雲深

後漢書酷吏傳積骸滿穿左傳逢滑曰暴骨如莽補註左傳民莫有鬪心

朱長孺曰通鑑寶歷太和間橫海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盜據滄景詔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李聽張

潘各率本軍討之重胤薨諸軍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
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至三年斬同捷滄
景悉平喪亂之後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什無三四詩正此
時作隋煬帝大業中頻年用兵高麗蓋舉往事以諷也
浩
日朱箋本兼討王廷湊言之以廷湊助同捷也然詩專指滄
景故為刪改凡舊說之本是而小誤或未詳明者余乃修飾而
存之也潘暉引隋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等九軍敗績於薩水帝
怒除其名明年復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以解軍令句似合
其解捷書句則所引有舛詩固借隋為言何煩切證歟五句謂
須賢臣在朝然非泛指也舊書紀及裴度傳敬宗數宰執非才
致姦臣恃逆學士韋處厚力請復用裴度河北山東必稟廟算
度自興元入朝復知政事及同捷竊弄兵權以求繼襲度請行
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度前後在朝眾望所尊惜屢被
讒沮時則以年高多病懇辭機務矣故詩有含意焉

謝書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

太公六韜文韜武韜龍韜虎韜

豹韜大韜徐曰宋高似孫硯箋杜季陽端石蟾蜍硯篆玉谿生山房李商隱硯也春渚紀聞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谿生山房五字藏於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硯其腹疵垢直數百年物也後以易向叔堅拱壁即以進御世人不復見
也自蒙半夜傳衣後
舊書方伎僧神秀傳昔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按六祖慧能在碓坊五祖宏忍夜詣之以杖三擊其確能即以三鼓入室

五祖乃以達磨法寶及所傳袈裟付之能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屢見釋氏書中〔新書藝文志〕令狐楚漆奩集一百三十卷梁苑文類三卷表奏集十卷不羨王祥得佩刀〔晉中興書〕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語別駕王祥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虔強與乃受〔晉書王祥弟覽傳〕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賢才興於江左矣

〔朱曰〕楚能章奏以其道授商隱故借五祖傳衣事程曰未有不得佩刀之語蓋猶未登第故作自寬之詞

無題

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古今注魏宮〕十歲去踏青

〔唐輦下歲時記〕唐人巳日在曲江傾都禊飲蹋青盧公範饋飾儀三月三日上踏青鞋履芙蓉作裙袂〔御引釋名〕裙下裳也〔離騷〕集芙蓉以爲裳〔揚雄反離騷〕被夫容之朱裳〔按〕廣韻畫袂去聲十五卦部卸嫁下去聲四十禡部此

通用也錢曰袂當改袴誤矣十一學彈箏銀甲不曾卸〔梁書羊侃傳〕有彈箏人陸大

喜著鹿角爪長七寸〔按〕通典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唐人每云銀甲其用同也十四藏六親〔周禮〕地官

大司徒註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漢書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賈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曾祖昆弟族昆

弟也賈誼治安策註同周禮註〔史記〕管仲曰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八中華書局聚

女之子六解各不同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一作

父母二上當有脫文者〔古今藝術圖〕寒食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捷

常呼為半仙之戲〔唐高無際鞦韆賦序〕漢武帝祈千秋之壽故後宮多鞦韆之樂

〔胡震亨曰〕只須如此便好〔浩曰〕上崔華州書五年讀經書七年弄筆硯甲集序十六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此

章寓意相類初應舉時作也酌編於此

失題

舊本皆連上篇作無題二首戊籤分入五古中亦作無題愚謂必別有題而失之然仍為附編

幽人不倦賞秋暑貴招邀竹碧轉悵望池清猶寂

寥露花終裊濕風蜨強矯饒〔古今注〕蛺蝶一名風蜨此謂風中之蜨此地

如攜手兼君不自聊〔劉安擬騷〕歲暮兮不自聊〔吳喬曰〕招友同遊不至之作

亦無聊也似同應舉失意者〔浩曰〕結言我無聊恐兼爾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

題當止此舊本皆有時蔡京在坐京曾為

僧徒故有第五句十五字〔徐曰〕京幼嘗為僧徒二句乃方回律髓評語後人誤入題中也〔按〕舊書志

中書有中書令唐之宰相曰同中書固以此也令狐雖未實進中書令而香山集中亦稱令狐令公矣

新書方鎮表元和十四年置鄆曹濮節度使治鄆州十五年賜號天平軍舊書傳令狐楚字殷士舊

書紀太和三年令狐楚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使朱曰公座即公謙也唐詩紀事邕州蔡大夫京

者故令狐文公鎮滑臺日於僧中見之曰此童眉目疎秀進退不懼惜其單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

陪學於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作尉畿服為御史覈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卒頗傳

繡衣之稱又曰令狐文公在天平後堂宴樂京時在坐故義山詩云謂京曾為僧也按彭陽公為鄆

薦蔡京正在此時詳年譜水經注云滑臺城即鄭之廩延也舊書志河南道滑州以城有古滑臺也滑鄭

濮三州節度治滑州貞元元年號義成軍令狐宦蹟並未涖滑臺紀事誤也京以進士登學究科時謂好

及第惡登科唐撫言載之而撫言載反初及第並不及京豈幼年事在所略歟公座既非可專指一人義

山年少何可肆言紀事所載殊不可信但公座不當實有僧流故且存其說舊題十五字當即本之紀事

者縱或有然亦宜附注題下耳

罷執霓旌上醮壇高唐賦建雲旆霓為旌翠為蓋醮壇詳見道書慢粧嬌樹水

晶盤朱氏引漢成帝內傳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恐其飄翥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此語見大真外傳言明

皇在百花院便殿覽成帝內傳也唐以前經籍志無此書更深疑不足據餘詳碧城徐曰嬌樹暗用瓊樹朝朝新之語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九一中華書局聚

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
揄修袂行而擁之舉纈被而覆之陳祚明曰詳此越人疑是女
子按得丹以鄂君越人誤合垂手亂翻雕玉佩樂府解題
為一耶哀曰起聯生氣湧出垂手亂翻雕玉佩大垂手小

垂手皆言舞折招一作腰爭舞英華作細腰頻舞胡震亨曰鬱
而垂其手也

金裙西京雜記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後漢書梁冀妻
孫壽善為妖態作折腰步崔駰七依表飛縠以長袖舞細

腰以石家蠟燭何曾翦世說石季倫
荀令香爐可待

熏晉書齒襄陽記劉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按後
漢書魏志荀彧字文若為漢侍中守尚書令曹公征伐在外軍

國之事皆與彧籌稱荀令君典略曰曹公荀令君皆足蓋世或別
傳曰司馬宣王曰吾所聞見未有及荀令君者也梁昭明博山香

爐賦曰粵文若之留香正此事我是夢中傳彩筆南史江
也朱氏以為晉之荀最誤矣

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
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欲書花片一作寄朝雲樂府江南弄有朝雲
曲餘詳後代元城吳令

何曰富貴之花寒餓人一字着不得徐曰令狐楚宅牡丹
最盛此詩作於楚宅浩曰長安志曰西陽雜俎載開化坊

令狐楚宅牡丹最盛近刊西陽雜俎脫此語而長安志所引明
甚也楚赴東京別牡丹詩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

上馬出門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以史傳考之當為太和三
年楚赴東都留守時作是年即鎮天平而義山受其知遇此章

義山在京所作上四句狀花之穠艷五六言花之光與香楚猶在鎮故兼祝其還朝七句謂授以章句之學結句遠懷也晚唐人賦物多用豔體非可盡以風懷測之徐說甚是約在太和五六年

初食笋呈座中

嫩籜香苞初出林於（五）陵論價重如金（元和郡縣志）淄

州長山縣本漢於陵縣地（齊乘）皇都陸海應無數（漢書志）秦

於陵在長山縣即陳仲子所居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又東方朔傳）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忍剪凌雲一寸

心（徐曰）此疑從崔戎充海作戴凱之竹譜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在今德州平原之間大約北地多不宜竹時必有以笋為

方物獻者故紀之（浩曰）竹譜云般賜實中為笋殊味註曰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中有笋最美正充海地也淄亦與充隣何

疑焉

海上

石橋東望海連天（三）齊略記（二）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

石皆流血今石橋猶赤色徐福空來不得仙（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

名蓬萊方丈瀛洲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漢書郊祀志）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

反居水下水臨之患且至則風輒引船而去終莫能至云（按）史記始皇本紀作徐市淮南王傳作徐福至後漢書東夷傳而後諸書多作福楊升庵有說未敢信直遣麻姑與搔背（麻姑山仙壇記）麻姑至中念言背蚌時得此爪以把背乃佳也王方平已知經心中念言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把背乎可
能留命待桑田（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二為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

（浩曰）此充海痛府主之卒而自傷也用事皆切東海徐福求仙義山自喻麻姑搔背喻崔厚愛其如不能留命而遽卒乎義山身世之感多託仙情艷語出之不悟此旨不可讀斯集也

贈趙協律哲

（舊書志）太常寺協律郎二人哲為崔戎判官詳文集狀

俱識孫公與謝公

（晉書）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襲爵長樂侯累遷散騎常侍廷尉卿于時文士綽

為其冠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累遷中書監錄尚書事加侍中都督諸軍事封建昌縣公進拜太保薨贈太傅孫謝嘗同居東土同汎海同修禊見晉書諸傳中二年歌哭處還一作同（史記）馬相如傳梁孝王來

六月崔安已叨鄒馬聲華末（史記）馬相如傳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莊忌之徒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更共劉盧族望通（自註）愚與趙俱出今吏部相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十一中華書局聚

公門下又同為故尚書安平公所知復皆是安平公表姪（文選）
劉琨答盧諶詩郁穆舊姻嬾婉新婚善注曰臧榮緒晉書曰琨妻

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諶贈琨詩伊諶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
姻著以累世向注曰婚姻謂諶妹嫁琨弟（按）鄒馬統言幕中非

專指令狐鎮汴此句則專指與安平戚誼也（晉書）盧諶傳曰琨妻
即諶之從母又曰清河崔悅劉琨妻之姪也（溫嶠傳）曰劉琨妻嶠

之從母也劉琨傳曰溫嶠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蓋琨
妻與諶母嶠母為姊妹故舉劉盧以含崔姓雖作者意不及此亦

堪搜（通典）尚書省都堂居中都堂之東
別南省恩深賓館在（吏部）戶部禮部都堂之西兵部刑部

工部（職官分紀）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省（陸游筆記）唐人以尚
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曰南省（按）六尚書二十四司皆統於尚

書都省故尚書與郎官統稱南省或稱中臺五
詳文集箋矣令狐已久進位僕射則當謂都省

樓空（晉書）謝安寓居會稽樓遲東土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其後
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二句分指

不堪歲暮相逢地我欲西征君又東（舊書王質傳）質
於太和八年觀

察宣歙辟崔珣劉蕢裴夷直趙哲為從事皆一代名流此云君又
東必赴宣州也西征指赴京師詩蓋八年冬自家赴京途次作

贈字文中丞（舊書紀）太和三年十一月以吏部郎
中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李漢傳）太和

八年代宇文鼎為御史中丞新書宰相世
系表宇文鼎字周重父邈亦御史中丞

欲構中天正急材（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
為之改築臺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

中天之臺賈誼新書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
上劉向新序魏襄王欲爲中天之臺以許綰言而罷 自緣烟

水戀平臺（史記）梁孝王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
蓋宇文河南人故用平臺 人間只有愁延祖最望山公

啓事來（自註）公盛歎亡友張君故有此句（按）盛一作感誤
後漢書孔融傳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吳志虞翻傳

于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志註）嵇康子紹字延祖少知
名山濤啓以爲祕書即稱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

帝曰紹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爲郎也（晉書山濤
傳）濤爲吏部尚書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浩曰）宇文罷中丞暫爾家居因
其曾爲吏部故又以銓衡期之也

安平公詩（原編）集外詩（自註）故贈尚書諱氏（按）
爲崔戎也舊書紀太和八年二月以華州

刺史崔戎爲兗海觀察使六月卒崔戎傳贈禮部尚
書義山爲戎所知在華隨至兗詳年譜詩作於九年

故曰明年徒步弔京國新書宰相世系表戎爲博陵
安平崔氏大房封安平縣公戎籤訛諱爲韓而疑之

何

丈人博陵王名家（舊書崔戎傳）高伯祖元暉
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 憐我總

角稱才華（詩）婉兮變兮總角非兮（魏志）吳質傳註）周陔及
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並有奕奕至總角稱才者頗多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不備引 華州留語曉至暮高聲喝吏放兩衙〔封演〕聞見

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軍中號令必至其下近代尚武是以通呼

公府為公牙府門為牙門變轉而為衙也〔按〕後漢書袁紹傳拔其牙門註曰牙門旗竿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牙門字似始此兩衙早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晚衙也〕田曰所謂知己

山阿仲子延一作岳年十六本集有雍與袁新書傳止雍一人而宰相世系表雍福裕

厚四人詳文集箋矣袁則傳表及舊書咸通十年紀皆無之延岳疑當為雍字而新傳云雍字順中亦不合無可再考

如白玉敬烏紗〔漢書〕陳平〔徐曰〕其弟炳章猶兩非炳章疑

是袞也 瑤林瓊樹含奇花〔晉書〕王戎傳嘗曰王行神交高〔陳〕

留阮家諸姓一作姪從秀傳一作璠璠並列諸姓秀〔晉書〕阮籍

瞻瞻弟季咸從子修族弟放放弟裕〔按〕鄭氏註〔禮記〕姓者子姓謂眾孫也此曰阮家諸子孫耳 灑迤出拜何

駢羅〔楊子〕法言〔升〕東岳而知眾山之灑〔陳〕府中從事杜與李

杜勝李〔潘〕麟角虎翅相過摩〔詩〕麟之角虎翅猶虎翼〔戰國〕齊

清詞孤韻有歌響擊觸鐘磬鳴環珂二月石堤凍

消釋東風開花滿陽坡時禽得伴戲新木其聲尖

咽如鳴梭敘次皆其設色公時載酒領從事踴躍鞍馬來

相過仰看樓殿撮一作插清漢遙望樓殿高而小也不當作插坐視世

界如恆沙水經注康泰扶南傳曰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岷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枝扈黎大江出

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即恆水也史記註亦名恆伽河梁書

中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岷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恆水其水

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維摩經恆河沙等諸佛世界金剛般若經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此句即微塵世界之意非言

其多面熱脚掉互登陟青雲表柱白雲崖句不協調疑有誤字

百八句在貝葉楞伽經有不生句生句等一百八句佛言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說汝及諸菩薩摩訶薩

應當修學大業拾遺記洛陽翻經道場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人新翻諸經其經本從外國來用具多樹葉書即今胡書體葉

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形似枇杷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

縫綴其一邊帖帖然嵩山記嵩高寺中有思維樹即貝多也如

來坐貝多下思維因以爲菩薩本起經三十二天長雨花太子思維累劫

之事上至三十三天下至十六泥犂起世經須彌山上有三十二天宮殿帝釋所居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得生三十二天妙法蓮華經佛前有七寶塔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羅華供養寶塔

（維摩經）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

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山海江河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 辟支佛去空

留鞞（水經注）于闐國南城一十五里有刹刹寺中有石鞞石上

摩寺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洛陽伽藍記辟支佛靴非皮非繒於今不爛 公時受詔鎮東魯

（舊書傳）戎遷兗海華民戀惜遮道至有解鞞斷轆者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此借佛之遺跡以寓州民愛戀 遣我

草奏舊作詔必誤今改正 隨車牙車牙輪輻也見 顧我下筆即干

字疑我讀書傾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嗚噓大賢苦不

壽代崔遺表臣 時世方士無靈砂（百書葛洪傳從祖葛仙公煉丹秘術洪得其法

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令（本草）靈砂久服通神明不老（新書藝文志）崔元真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按）

本草靈砂以水銀流黃為之而丹砂金銀皆可煉服有太清服煉靈砂法 五月至止六月病遽

頽泰山驚逝波（檀弓）泰山其頽乎（舊書傳）理充一年五月卒（新書傳）至充歲餘卒皆誤惟舊紀書六

月庚子 明年徒步弔京國宅破子毀哀如何（朱日）毀是哀毀

有謂崔雍賜死宣州者 西風衝戶捲素帳隙光斜照舊

事在咸通九年非也

燕窠

略與前三月石堤諸句相激射榮悴判然矣燕窠暗用巢幕以比舊在幕中

古人常歎知

己少

虞翻別傳常歎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

况我淪賤艱虞多如公之

德世

兼鄆相國言之義山受知惟二公最深

豈得無淚如黃河

晉書顧愷

之傳愷之字長康為桓大司馬參軍其見親昵後拜温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突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

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瀝瞻

祝願天有眼

蔡琰歌為天有眼兮何不見

我獨漂流苦薩本起經太子得天眼徹視洞見無極知人生死所行趣善惡之道按天眼屢見佛書皆非此句之義此自願上天有眼福善餘慶也舊註誤

君子之澤方滂沱

錢曰集外詩是義山手筆而稍平滂豈曾為識者所訂耶田

日詩在韓蘇之間浩曰本集此種頗少意態平易而情味

已不

過故崔兗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舊

僚杜趙李三掾

絳帳恩如昨

後漢書馬融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烏衣事莫尋

史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居在烏衣巷故諺之烏衣之遊

諸生空會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古中華書局聚

葬〔後漢書〕郭泰卒四方之土千餘人皆來會葬舊掾已華簪〔陶潛詩〕聊用忘華簪趙志宣歙李杜當

亦他往後又在彭陽幕共入留賓驛〔漢書〕鄭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俱分市駿金〔戰國策〕郭隗先生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二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得千里馬馬

已死買其骨五百金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二莫憑無鬼論〔晉書〕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

名甚有才辨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乃作色曰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瞻後歲餘病卒無鬼論事頗多終負託

孤心〔後漢書〕朱暉同縣張堪於太學見暉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

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頽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

吾以信於心也〔後村詩話〕末二句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浩曰〕此徒步弔京國時也首句自謂次句崔瑗五六兼二與三據言之午橋謂傷崔雍作謬矣辨詳年譜

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哀

〔按〕白氏長慶集過駱山人野居小池詩

自註駱生棄官居此二十餘年是為長慶二年出守杭州初由京城東南次藍溪而過之也杜牧駱處士

墓誌駱處士峻揚州士曹參軍元和初母喪去職於灑陵東阪下得水樹居之朝之名士多造其廬栖退超脫三十六年會昌元年卒此與白公所咏或一或二必有此題者朱氏引唐語林駱浚度支司書手李

吉甫擢之後典名郡於春明門外築臺榭似不符也
朱氏又引唐年補錄王廷湊為駱山人構亭事時地
尤謬矣崔雍後由起居郎為和州刺史見新書傳乃
咸通時矣又考唐漳州陀羅尼石幢咸通四年造有
朝議郎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崔袞之名
其後不為雍所累者似已卒也此首未定何年附編
此於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
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何曰寓情之意全在言外

公子

外戚封侯自有恩自緣先世之恩非因得尚主也平明通籍九華門

洛陽宮名洛陽諸門中有九華門然皆可通用金唐程曰疑作堂按唐古或通用如後漢書蔡邕傳中求定

六經文字之堂豁典或作唐溪典然此固無取好異公主年應一作小主年小耶不則何未成禮二

十君王未許婚新書諸公主傳穆宗女金堂公主下嫁郭仲恭徐曰仲恭為汾陽王裔昇平長公主

之孫憲宗郭皇后之姪故首句云然

浩曰舊書傳郭曖年十餘歲尚昇平公主主年與曖相類曖子銳尚德陽公主銳與公主年未及冠則此詩所云似少遲矣

故詠之二十指仲恭非指公主而意互通也仲恭為郭劍之子其尚主當在太和開成間冊府元龜亦作金堂則此作唐定誤也

東還

自有仙才自不知（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引穢神慢非仙才也十年長

夢採華芝（揚雄甘泉賦）乃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御覽）仙人採芝圖曰芝生於名山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

秋風動地黃雲暮歸去嵩陽尋舊師（田曰）此不得志於科舉之作然失之俚借學仙寄慨似未俚也義山應舉至是將十年

夕陽樓（自註）在滎陽是所知今遂寧蕭侍郎牧滎陽日作矣矣一作者舊書紀太和七年三月以

花明柳暗繞天愁上盡重城更上樓欲問孤鴻向

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隋書）盧思道曰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孤鴻賦以寄其情聊以

有感二首（自註）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新書藝文志）李潛用乙卯記一卷李訓鄭注事

自慰云（疊山詩話）欲問不知四字無限精神（浩曰）自慨慨蕭皆在言中悽惋入神

有感二首（自註）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新書藝文志）李潛用乙卯記一卷李訓鄭注事

舊新書李訓鄭注等傳文宗以宦者太盛繼爲禍胎思欲芟除以雪讎恥因鄭注得幸王守澄俾之援李訓冀黃門之不疑也上以訓言論縱橫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之擢同平章事訓卽謀誅內豎杖殺陳宏慶酖王守澄乃以注節度鳳翔先之鎮又以郭行餘鎮邠寧王璠鎮太原羅立言知大尹韓約爲金吾街使李孝本權中丞璠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太和九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仗院石榴開夜有甘露臣已進狀訖宰相百官稱賀訓請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百官班列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旣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帝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帥諸內臣往視之旣去訓詔璠行餘曰來受勅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惟璠從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中尉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內卽舉軟輿迎帝訓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護乘輿內官決殿後扈舉輿疾趨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立言孝本率臺府從人共四百餘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持愈急遷迤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宦者郟志榮奮拳擊其胸訓仆地帝入東上閣門門卽闔頒與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卽殺訓璠行餘約立言孝本及

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與等皆族誅注與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赴闕聞敗乃還監軍張仲清殺之傳首京師王涯為禁兵所擒士良鞫其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榜答極酷乃手書反狀以自誣凡坐訓注而族者十一家當訓攀輦時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及訓已敗士良曰王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僕射令狐楚鄭覃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然涯誠有謀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涯訓等罪

九服歸元化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

三靈叶睿圖

漢書揚雄傳方將上獵三靈之流註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

如何本

初輩

後漢書袁紹傳紹字本初又向進傳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紹引兵屯朱雀闕下遂勒兵捕宦者無少

自取屈駘誅

漢書劉屈駘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征和一年為左丞相封澎侯又時治巫蠱獄

長皆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使巫祠社祝詛及與貳師將軍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詔載屈駘廚車以狗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按李訓為宰相揆之族孫世為冠族其死於宦官又相類故以屈駘比之蓋此事以李訓為謀主也二聯言下臨九服上奉三靈

誅此刑餘當如鼓洪爐燎毛髮何乃謀之非人望其為本初而反致廚車之狗哉自取字正有含痛

有甚當車

泣

漢書袁盎傳上朝東宮宦者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

下趙談談
泣下車

因勞下殿趨

後漢書虞詡傳詡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坐論輸左校防欲害之宦

者孫程張賢相率奏曰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時防立在帝後程叱曰何

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按）以趨就東廂比士良等至左仗典切極矣蓋止令談泣而下車今訓之用意大有甚也舊註謬甚

何成奏雲物

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直是滅萑苻

左傳鄭國多盜取

入于萑苻之澤子太叔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按）二句指詭稱甘露實欲聚中官於左仗而殺之也或謂宦官率兵殺訓

注等反似證逮符書密

史記五宗世家請速勅所與姦諸證

辭連性命俱

漢書杜周傳詔獄益多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按）謂王涯等十餘族及訓黨千餘人也符書性命皆疊韻義山於聲律疊韻雙

聲屬對工巧且有句中上下字牽搭而用者如宋王之宮供夢送留贈畏之之驚鸚弄鳳是也不暇一一標出讀者當細會之竟

緣尊漢相

漢書王商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大畏之天子曰此直漢相矣（舊新書傳）訓容貌魁梧

神情灑落多大言自標置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中尉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

不早辨胡

雛

晉書石勒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雛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

勒已去（按）上句謂但知尊倚李訓此句謂不悟士良之不易誅然於意不順當以此鄭注之險惡北亂舊書傳注本姓魚冒姓鄭

氏故號魚鄭時人目之為水族此只取見異為患不必過泥然此句與萑苻句皆未免意為事晦耳

鬼錄分朝

部

〔魏文帝與吳質書〕

軍烽照上都

〔班固西都賦〕實

敢

云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莊子〕今以天地為大爐〔賈誼鵬鳥賦〕天地為爐今造化為工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田〕曰歸禍於天風人之旨

丹陛猶敷奏

〔書〕敷

彤庭歛戰爭

〔漢書外戚傳〕昭陽舍

賦〕玉階彤庭

臨危對盧植

〔自注〕是晚獨召故相彭陽公入〔後漢書〕何進傳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陰規誅

之而內不能斷謀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段珪等斬進於嘉德殿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閤道

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及袁紹勒兵捕殺宦者讓珪等遂將帝與陳留王奔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植夜馳河上斬宦

官數人餘投河死

始悔用龐萌

〔後漢書劉永傳〕帝拜龐萌平敵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

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自疑遂反帝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按〕李訓原非

正人然謀誅宦官實秉帝旨及已敗帝方在危懼不得不從士良之誣曰臨危曰始悔正見其實非反也令狐楚鄭覃同召覃未見

有奏對語然令狐亦畏禍依違且乞罷節度使兵仗參辭之制非可盧植比矣

御仗收前殿

謂文宗入內

兇兵

徒劇背城

〔左傳〕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謂士良率兵從內出

蒼黃五色棒

〔魏志〕太祖除洛陽北部尉注曰太祖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此謂金吾衛士臺府從入蒼

黃拒擊也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而
反以臺府抱關游傲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矣
掩遏一陽

生時當冬至古有清君側公羊傳晉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者逐君側之惡人也後漢

書董卓傳何進私呼卓將兵入朝卓上書曰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

今非乏老成詩雖無老成人謂今豈無可為社稷臣者而乃任李訓哉如裴晉公時猶在也素心

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訓等心雖無他謀實不善善層層吞吐憤惋極矣誰瞑銜冤

目謂被禍者一通鑑開成元年二月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仇士良潛

使人發之棄骨渭水寧吞欲絕聲謂朝野之中心憤痛而不敢明言者近聞開壽讌

不廢用咸英樂緯黃帝之樂曰咸池帝嚳之樂曰六英何曰不特譏開謙用樂蓋深歎文宗明知其寃而刑

賞下移不能出聲也按舊書紀開成二年八月勅慶成節令京兆尹淮上已重陽例於曲江會文武百寮延英奉觴宜權停則元

年之不停可見矣舊書王涯傳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成上悅賜

涯等錦綵是則咸英由其所定今能無聞樂而悲哉

錢曰用意精嚴立論婉摯少陵又何加焉節錄錢龍惕曰甘露之變闔豎橫行南司塗炭當時士大夫深疾訓注之姦邪

反若假手宦寺殲除大憝者後世不咎文宗之不密失臣則恨訓注之狂躁誤國而當日情勢未有寃論之者可異也使非平

日傾險君子猶將與之不成之責何乃甚乎義山詩感憤激烈

有不相同於衆論者浩曰夕公之論甚正其中有過譽處已

刪之矣謀誅宦官反被慘禍誠堪憐憤然文宗任用非人亦不

能辭其咎義山措語皆有分寸二篇皆痛李訓而連及王涯輩

通體不重鄭注蓋史雖稱訓注為二兇然注之陰惡更甚於訓

細閱史書自見故訓猶可憐而注惟可惡行次西郊篇中專斥

人也注一

重有感

玉帳牙旗得上遊舊書經籍志兵書有玉帳經一卷抱朴

賦牙旗續紛薛綜曰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旗謂古者天子出建

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曰牙旗按黃帝出軍決牙旗者將軍

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精與旌有異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必居上游

安危須共主君一作憂

後漢書寶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聞

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遣長史奉書獻馬帝

授融涼州牧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砥厲兵馬上疏

請師期帝深嘉美之魏志曹公西征張魯王粲作詩曰相公征關

右按此謂表已至京師也宋書高祖以義真都督關中諸軍

事義真被徵朱齡石代鎮長安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

真俱歸陶侃軍宜次石頭晉書陶侃傳蘇峻作逆京都不守

戎服登舟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斬

峻於陣通鑑蘇峻為侃將所斬鬻割之焚其骨

豈有蛟龍

愁

一作曾
作長

失水

管子一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入主天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

更無鷹隼與高秋

禮記月令孟秋鷹乃祭鳥用始刑戮漢書孫寶傳立秋日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春秋感精符一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何曰用左傳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隼之逐

鳥雀也

晝號夜哭

兼幽顯

皆言神人皆望之

早晚星關

雪涕收

何曰星關未詳按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紫宮太乙座也晉書天文志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

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中間為天衢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似皆可言星關以喻皇居而張平子週天大象賦天關嚴局于畢野諸王列藩於漢海用之亦合晉書劉隗傳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此言文宗悲憤不自勝冀其

來誅內官而乃得收痛淚也舊引史記天官書兩河天關間為關梁正義曰關邱二星在河南天子之雙關諸侯之兩觀金火守之

主兵戰闕下雖似合本事

却與下三字不可貫必非

浩曰此篇專為劉從諫發錢龍惕兼王茂元言之徐氏又兼蕭宏言之皆誤矣舊書紀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

罪名仇士良聞之惕懼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新書從諫傳李訓先約從諫誅鄭注及

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仇士良傳從諫

言謹修封疆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帝倚其言差自強故三四言既遣人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九 中華書局聚

奉表宜即來誅殺士良輩也舊書訓注傳贊曰苟無藩后之勢
黃屋危哉藩后專指從諫也史稱士良輩知事連天子相與惡
憤帝懼僞不語數日之內生殺除拜皆由兩中尉天子不聞也
故五句痛其受制六句謂除從諫外更無人矣若王茂元史言
其以多財為中人掄撫方端端焉出家貲賂兩軍得不誅而反
獲封蕭宏以太后弟得顯位實庸人耳安得以陶侃比之哉且
書云初未獲注京師戒嚴茂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是二人方
為中人所用乃夕公改初未獲注為初獲鄭注以曲成其論尤
是非顛倒矣得上游似借用漢書匈奴傳
從上游來厭人之義以喻懾服中官也

故番禺侯以賊罪致不辜事覺母者徐曰

作老當從之按諸本或無此二字朱氏箋本席氏所刊從宋本皆有之母者似謂母之者製題欲晦之

耳不可他日過其門舊書志廣州南海縣即

改老漢番禺縣番山在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按兩漢志止云番禺不言二

山水經注曰昔南海郡治與番禺縣連接今有水坑

陵城倚其上縣人名之為番山名番禺儻謂番之禺也後世皆謂二山矣賊罪謂多財不辜謂死非其罪

蓋其父以賊而富致其子今陷不辜也玩詩意母者二字不可刪過其門乃母者過其門非義山過之也

飲鳩非君命史記呂后本紀注應劭曰鳩鳥食螻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漢書蕭望之傳中書令宏恭石

顯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
之以爲非天子意門下生朱雲勸自裁竟飲鴆自殺

厚亡老子多藏必厚亡後漢書折像傳父國爲鬱林太守有
資財二億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曰我

乃逃禍非亮傳注江陵從種橘史記貨殖傳江陵千樹橘吳志孫
亮傳注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事

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甘橘
千株臨死敕兒曰有千頭木奴不責女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

用耳後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人患
無德義不患不富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

交廣合投香五百書良吏傳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歸自番禺其
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不見千金史記袁盎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按陸氏釋文金方寸重一
斤爲一金又正義曰秦以一鎰爲一金鎰二十四兩古言百金

千金皆空餘數仞牆固本論語實用潘岳西
以此計征賦今數仞之餘趾

殺書不迪誰舉漢三章史記高祖本紀吾當王關中與父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後漢書劉盆子傳呂母聚客爲子報仇
母曰吾子不當死而爲宰所殺殺人當死遂斬之

之利貨貝狎至證善蓄積務華侈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
浩曰舊書胡證傳太和二年冬證卒於嶺南使府廣州有海

第嶺表奇貨道途不絕京邑推爲富家證素與賈鍊善及李訓
事敗禁軍利其財稱證子殺置鍊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

盡執潑入左軍士良命斬之以狗詩爲此發也首用蕭望之事
取事由宦官非天子意不重飲鴆事次句傷潑之不能散遺貨

三四言遺子以財當善為術奈何以贖貨害之五六傷母之者過其門也結聯從母者意中說方見冤痛之情張讀宣室志亦載此事云灑以文學知名太和七年春登進士第蓋賈鍊為禮部侍郎也灑灑字同

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舊書紀太和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

坐妖言人歸第人皆以為冤誣宰相李宗閔於上前論列上怒貶明州刺史七月貶虞卿為虔州司馬吏部侍郎李漢為邠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八月又貶宗閔潮州司戶虞卿漢澣亦再貶
鑑澣再貶遂州司馬文集祭文云纔易炎涼遂分今昔蕭不久即卒也

遙作時多難

田曰遙作即遠起之意

先令禍有源

多難指甘露之變言大難將作而諸

人之受誣於姦邪者乃禍之源也

初驚逐客議

李斯上秦工書

旋駭黨人

冤

後漢書

桓帝延熹九年司隸校尉李膺等一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下獄書名王府注曰事具劉淑傳

按後漢書特立黨

錮傳以詳其事田曰

逐客指楊黨人指李蕭

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

舊書志龍

朔二年改刑部為司刑按李宗閔楊虞卿傳李德裕入相文宗與論朋黨帝曰眾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皆請出為刺史此七年澣出為鄭州也訓注用事共短德裕罷之召宗閔復入以工部侍郎召還虞卿尹京兆此八年冬十月也蕭由鄭州內召亦必在入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南史范雲傳諫書存者百有餘紙

苦霧二辰沒

左傳三辰旗旗昭其明也註曰三辰日月星

窮陰四塞昏

禮記明堂

位四塞註曰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戰國策秦四塞之國高誘註曰四面有山關之固二

句言天地皆為昏暗

虎威狐更假

戰國策虎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吾為子先行子隨我

後百獸見我敢不走乎虎與之行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己以為畏狐也

隼擊鳥逾喧

見重有感錢夕公曰

舊書傳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己者目為宗閔德裕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故此四句云按隼擊謂諸臣

論列訓注者非頂上諫書

徒欲心存闕

文子老子云身處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

終遭耳

屬垣

詩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遺音和蜀魄

易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疏曰遺音哀聲也華陽

國志望帝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文選蜀都賦為生杜宇之魄注引蜀記曰杜宇

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易簣對巴猿

禮記曾子寢疾童子

曰華而皖大夫之簣歟曾子曰是季孫之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水經注巫峽鮫者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

有女悲初寡

見下送裴十四

無男泣過

門

自注公止裴氏一女結禱之明年又喪良人徐曰漢書外戚傳王嫗嫁廣望王迺始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寄劉仲

卿宅仲卿教翁須歌舞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與之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嫗與迺始至柳宿見翁

須相對涕泣句用此事言其女聞喪哭泣而過門但嫁不久而寡故無兒按過門字必用此男與兒同諸本皆作男朝爭

屈原草史記屈原者名平為楚懷王左徒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

廟餒若舊作敖魂左傳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迴閣傷神峻水經注小

劍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長江極望翻青雲寧寄意史記范雎傳須賈曰

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白骨始霑恩錢夕公曰訓注誅文宗始大赦量移貶謫諸臣而蕭已卒

早歲思東閣漢書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為邦屬故園自注余初謁於鄭

舍楊曰以下自敘與蕭情分兩兩夾寫登舟慚郭泰後漢書郭泰遊洛陽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後

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解榻愧陳蕃後漢書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太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又徐穉字孺子

豫章南昌人也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既分以

忘年契後漢書穉衡傳始弱冠孔融年四十與為忘年友情猶錫類敦詩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類此謂待之如族類也下聯正謂族類相匹公先真帝子蕭為蕭梁之後祭文

亦云然為我系本王孫詳年譜嘯傲張高蓋漢書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

結句伏脈

守賜車蓋特高一丈〔于定國傳〕父子公從容接短轅〔晉書王導]

沿閭門謂人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文選〕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

轅犢車〔詩〕焉得護草言樹之背傳曰背北自歎離通籍〔古今注〕籍

山之所作也呂向曰淮南王安好士入公之徒春醉後堂萱〔詩〕馬得護草言樹之背傳曰背北

漢宮門各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敢妄入〔按唐時由內出外者

謂之離通籍如香山博望移門籍潯陽在郡符之類甚多此何

嘗忘叫閹〔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閹〔新書徐有功傳〕叫閹弗聽叩鼓弗聞

不成穿墻入〔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北甫〔竊註〕曰竊穿墻也〔史記〕田橫與二

客乘傳詰洛陽橫自殺以王禮葬二客穿塚旁自勿下從之〔漢書音義〕復上土

穿墻墳墓事終擬上書論〔詩〕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暫能誅儵忽〔易〕賈魚云誰正駿奔〔詩〕駿奔走在廟此言誰能訴之天祖也

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此亦見天問以比訓注之奸長

與問乾坤〔詩〕言雖誅訓注而蕭蟻漏三泉路〔淮南子〕千里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三 中華書局聚

穴漏〔史記秦本紀〕始皇治驪山穿二泉下銅而致悼 蝥啼百草根〔玉篇〕蝥始知同

泰講〔梁書〕武帝篤信正法尤長釋典製湮盤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

常萬餘人 徼福是虛言〔左傳〕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老子〕豈虛言哉〔酉陽雜俎〕蕭幹初至遂州造

二樞刺施於寺齋慶畢作樂忽暴雷震刺俱成數十片至來年雷震日幹死

〔田曰〕一篇極盡哭理〔浩曰〕史言義山善為哀誄之詞信然

五松驛〔朱曰〕白氏長慶集有自望秦赴五松驛詩此驛在長安東

獨下長亭念過秦〔史記注〕秦法十里一亭〔庚信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

公曰善乎賈生推言之也〔又〕陳涉世家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注〕裴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

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按〕本紀全述賈生之言世家節取其中一篇若皆出司馬筆則復矣故索隱據

地形險阻數句定為褚先生所改題也 五松不見見輿薪只應既斬斯高

後〔史記〕胡亥斯高大喜〔又〕二世使趙高案丞相李斯獄責斯與子繇謀反狀誣服具斯五刑論腰斬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

高劫二世於望夷之宮二世自殺子嬰即位謀令宦者韓談刺殺之 尋被樵人用斧斤斤在欣韻唐賢

律詩多通用本集如東冬蕭肴之類通用頗多

〔浩曰〕此必訓注誅後其私人亦
削斥也非僅朋黨之迭為進退者

令狐八拾遺 見招送裴十四歸華州

〔傳〕絢字子直楚之子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初
為左拾遺〔舊書志〕關內道華州上輔天寶元年為

華陰
郡

二十中郎未足稀 一作希〔晉書〕荀羨尚尋陽公主後除北

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按〕晉中興書作時二十宋書
謝晦初為荊州甚自矜從叔澹問晦年答曰二十二澹笑曰昔荀

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媿色故後人
凡言年少荀郎二十中郎必荀羨非他人也此兼以尚主比其為

婿唐人用事每踰分不細檢耳朱氏引驪駒先自有光輝漢
謝萬為簡文帝撫軍從事中郎誤矣

書儒林王式傳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禮客欲去歌
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古樂府陌上

桑〕何用識夫婿白蘭亭讌罷方回去〔晉書王羲之傳〕永
馬從驪駒此兼用之

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郗愔傳〕愔字方
回鑒之子〔朱曰〕郗愔不與蘭亭四十一人之數

韞歸 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
柳絮因風起安大悅〔按〕晉書郗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

並有邁世之風修黃老之術後築室章安後為會稽內史最後乞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三 中華書局聚

骸骨居會稽而修禊有郗曇即愔弟也故偶誤憶歟羲之乃方回姊夫道韞乃羲之子婦合為一聯似涉嫌疑豈用古不必太拘哉朱氏謂裴十四必令狐氏之婿時攜內歸家第或更有戚誼則漢無由細索耳散鹽晉書作散御覽引之亦作散他書作撒誤

苑風烟催一作吹客夢華陰縣有漢宮觀故曰漢苑詳後漢宮詞雲臺洞穴接

郊扉華山志嶽東北雲臺峯下有穴昔有人入此穴出東方山行云經黃河底上聞流水聲嗟余久抱

臨邛渴史記司馬相如傳臨邛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便欲因

之恐不得當也相如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又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

君問鈞磯袁曰太公釣於渭水在華州故云按用相如事何無顧忌也唐季風尚若此時義山失偶未娶

和友人戲贈二首文苑英華作和令狐八文苑題當可據故編此

東望花一作高樓會英華作事不同西來雙燕信休通舊引開元

遺事任宗為商於湘中妻郭紹蘭自長安語梁間雙燕寄詩之事非也此二句固不必用典

仙人掌冷三霄露漢書郊祀志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釋名霄青天也無雲氣而青碧者也又曰近天氣也按三霄猶三天

餘詳寓懷玉女窗虛五一作午夜風楚詞惜誓載玉女於後車司馬相如大人賦載玉女而與

之歸注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玉女闕窗而下視衛宏漢舊儀書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

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此寫高樓之景良會不同言外可見一作駐翠袖自隨迴雪轉張衡

觀舞賦裾似雲飛鸞袖如迴雪謝莊月賦去殷勤莫

使清香透牢合金魚鎖桂叢金魚魚鑰也桂叢指月殿

迢遞青門有幾關三輔黃圖都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

亦曰青綺門按節水經注東出北頭第二門也柳梢樓閣見南山終南山在長安正南明珠

可貫須為珮拾遺記員邱之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佩此神蛾之矢也何曰韓詩

外傳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白璧堪裁且作環爾雅璧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璧瑞

玉環也似更有典子夜休歌團扇揜子夜夜半非子夜歌也休歌歌罷也團扇歌詳後河內詩

新正未破剪刀閒程曰謂新正未動剪刀也今尚有此風按未破猶曰未殘杜詩二月已破三月

來朱氏解作未入正月誤猿啼鶴怨英華作怨終年事未抵熏爐英華作爐香

一夕間首二想其所居中四寫其整理服飾深居少事皆遙思而得之也結言一夕相思甚於終年怨望真不可禁道

源乃謂終歲相思不如一夕佳會衲子論風懷宜相左矣樓閣戍籤作樓角今從英華

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上二首當已是贈任

一丈紅薔擁翠筠羅窗不識繞街塵

往來尋覓頻繞其居其如羅窗

中人竟不識何峽中尋覓長逢雨

用神女暮雨詳後吳令暗答詩

月裏依稀更

有人

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未及服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姮娥獨居

何更有人二句言任每訪必遇有人不得入也

虛為錯刀留遠客

文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

錯刀注曰漢書王莽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枉緣書札損文鱗

古詩客從遠方來

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二句謂虛相聯絡終無實意

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

烏龍臥錦茵

戊籤一謹之也一搜神後記會稽張然滯役在都

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婦與奴欲殺然奴已張弓拔矢然拍膝大呼曰烏龍與手狗應聲傷奴奴失刀杖倒地狗咋其陰然因殺奴以

婦付縣殺之烏龍喻他人謹任之不得如也韓偓詩亦云橫臥烏龍作妒媒

浩曰此必任秀才有所思於青樓中人也否則措詞豈得爾

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

諸本皆作

四十一今韻一雲溪友議開成元年秋高錯復司貢籍從實數韻上曰宗正寺解送人恐有浮薄以忝科

名在卿精揀藝能勿妨賢路其所試賦則准常規詩則依齊梁體格乃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

司先進五人詩其最佳者李肱元肱宗室德行素明
人才俱美敢不公心以事聖教乃以榜元及第詩云
二云困學紀聞唐宗室為狀頭有李肱按李肱霓裳羽衣曲詩見英華省試類唐文粹古調中據此則李肱與義山同開成二年及第餘辨詳留贈長之詩下又按集中他無可徵安知此李肱非別一人乎
新書表趙郡南祖之裔有名肱者但世次太晚不足參考今且仍舊說而辨核之

萬草已涼露開圖披古松青山徧滄海此樹生何

峰起勢高壯暗用泰山秦松孤根邈無倚直立撐鴻濛莊子雲將東遊而適遭鴻

自然元氣也蒙注曰鴻蒙自然元氣也端如君子身挺若壯士胸膠枝勢天矯

淮南子天矯曾橈芒繁紛挐以相交持司馬相如上林賦天矯枝格大人賦低仰天矯矯與矯同忽欲蟠拏

空又如驚螭走默與奔雲逢孫枝擢細葉賦乃新

孫枝注曰鄭氏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蓋桐孫亦然按此又以言松旖旎狐裘茸楚詞九辯蕙華

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左傳狐裘龙茸鄒顛蓐髮軟說文顛頂也蓐陳草復生

也一日蒨也玉篇蓐厚也薦也朱曰難解疑有誤按鄒姓史記亦作騶此句用事未詳廣韻雜籀文作鷓姚氏疑謂如童兒之髮

頗似之蓋形麗原註如字 姬眉黛濃莊子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注曰毛嬙古美人一云越王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五 中華書局聚

美姬也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崔孝作西施按一本無定解故舊本注曰如字以見非用麗姬也若呂氏春秋驪姬亦作麗姬梁簡文帝詩麗姬與妖嬈則泛言耳以上十二句分賦幹與枝葉田曰此段酷似昌黎蘇黃所祖唐人不用此極力形容視

久眩目睛倏忽變輝容竦削正稠直婀娜旋粵峯

原註爾雅粵峯掣曳也按諸本作數峯戊籤作數峯而有此註今檢爾雅注謂牽挽疏引周頌莫予荇蜂毛傳摩曳也從旁牽挽之言荇粵峯蜂掣摩音義同二句合狀輝容之善變必本作粵峯後乃訛粵為數耳故直為改正姚氏改作數豐非矣此總寫四句

又如洞房冷翠被張穹籠戊籤作窿誤穹籠似即熏籠之義兼言松之清香亦

若暨羅一作蘿女平日粧顏容吳越春秋越使相者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飾以羅毅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注曰苧蘿山在諸暨縣御覽引越絕書越王得採薪一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拾遺記

越美女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動心驚魂謂之神人

平日顏容用此事也細疑襲氣母莊子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猛若爭神功又總摹六

句燕雀固寂寂霧露常衝衝重朱本蘭愧傷暮左傳有

國香按舊本皆作重頗疑叢蘭以音近而訛文子叢蘭欲修秋風敗之楚詞恐美人之遲暮碧竹慚空中

史記龜策傳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可集呈瑞鳳堪藏行雨龍以龍比松常用之語

舊注引西陽雜俎不空三藏塔前老松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者非也

淮山桂偃蹇見哭蕭蜀

郡桑重童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按

藝文類聚引之作幢幢此作重童諸本皆然似與偃蹇皆疊韻也然重字童字見之漢碑者偶或通用此重童豈即童童耶先主幼時貴徵家在涿縣句

乃云蜀郡義可通耳枝條一作修亮眇一作抄脆靈氣何由同

以上十句以他物作襯至此一小東昔聞咸陽帝近說嵇山儂或著佳一作

仙人號舊本皆作佳似與松不合惟朱本改仙然故實未詳未定孰是或以大夫封史記秦始皇

本紀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漢官儀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

為五大夫復一作覆漢書表通典漢承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九曰五大夫注曰大夫之尊也按嵇山儂事未詳然曰近說必

非太遠也晉書傳譙國鉅縣有嵇山嵇康從上虞徙鉅家於其側因而命氏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或更

有古松事所未考也庾信詩青林隱士松注家引晉書曰高士戴安道修道成功有真氣結成五色雲浮於松上故號隱士之松耳

安道譙國人徙居會稽之剡縣亦可稱稽山儂此似較近但嵇稽小異而本傳不載其所引何晉書俟再考舊註則皆誤

終南與清一作都都列子化人之宮出雲雨之上實為清都紫微茅君內傳王屋山洞名曰小有清虛之天

煙雨遙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風以上又引舊事以見松之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三 中華書局聚

非凡物也按史記涼風居西南維閩闔風居西方呂氏春秋淮南子易緯皆云閩闔西方風而曹子建詩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郭璞遊仙詩閩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似皆以西南閩闔寓近君之思此句亦然美人昔清興重之

由猶月鐘未詳舊引集仙錄女仙魯妙典居九疑山有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者未知是

否寶笥十八九香緹千萬重一日鬼瞰室漢書揚雄解嘲高明

之家鬼稠疊張懸置爾雅斲罟謂之懸繫謂之置詩雉離於置赤羽中要害

家語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按家語下文又有旄旗續紛則赤羽白羽定謂羽箭或以為羽旗者誤也羽箭有赤

白如吳晉爭長矐有白羽朱羽後漢書來是非皆忽忽生平

歟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中臣要害皆不暇論生如碧海月死踐霜郊蓬平生握中翫掌握散

失隨奴僮朱曰舊書傳王涯家書數萬卷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或官爵致之厚為垣竅而藏

之復壁涯死人破其垣取之或別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觀此詩云云豈畫松即涯所藏者歟按未可定以上敘畫

之來我聞照妖鏡西京雜記宣帝繫獄臂上猶帶身毒寶鏡一枚如入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

者為天神所福帝及與神劍鋒吳越春秋湛盧之劍惡闔閭崩鏡不知所在

昭王臥而寤得之於牀風胡子曰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

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按以漢宣崩鏡不知所在吳王無道劍遂他去以引下文意寓身會有地不

為凡物蒙伊人秉茲圖顧盼擇所從伊人謂李肱也為此圖擇所從

不意乃而我何為者開懷一作顏捧靈蹤報以漆鳴琴

鮑令暉詩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懸之真珠櫳說文櫳房室之疏徐曰窗也按珠櫳猶珠簾

是時方暑夏座內若嚴冬憶昔謝四騎未詳余疑謂謝絕四方車

騎而山居學仙也如家語子貢結駟連騎則以駟作四可也又史記聶政遂謝車騎人徒獨行亦可借証舊注謬田曰又轉到初

隱時常對此學仙玉陽東通典河南府王屋縣王屋山沈水所出元和郡縣志山在縣北十五

里周迴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按王屋山盤亘懷州絳州澤州之境玉陽山其分支連接者河南通志玉陽山有二東西對峙相傳

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之所通典開元二十九年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按韓昌

黎李素墓志曰素拜河南少尹呂氏子昞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其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間詣公公使吏卒脫道士冠給冠

帶送付其母誰氏子詩曰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或云欲學吹鳳笙所慕靈妃媿蕭史又云時俗輕尋常力行險怪取

貴仕蓋當時風尚如此千株盡若此路入瓊瑤宮龜山元錄

有瓊瑤之室此仙家常語天壇口詠元雲一作山誤歌藝文類聚漢武內傳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三一中華書局聚

曰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元雲曲（按）必用此第他本有誤雲為靈者耳或引晉書樂志鏡歌曲之元雲謂聖皇用人各盡其才也亦非手把金芙蓉（樂府子夜歌）玉藕金芙蓉此則是學仙語如李白廬山謠手把芙蓉朝玉京

藹深霓袖色映琅玕中（琅玕謂竹也色與青霓之衣相映與杜詩翠袖倚修竹相似）悲

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家語）楚共王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

又何形魄天壇上海日高瞳瞳（河南通志）王屋山絕頂曰天壇（按）道書十大洞天王屋山洞為第一也天壇夜分先見日出唐人有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舊書司馬承禎傳字子微開元十五年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因以所居為陽臺觀又令終期一作騎誤紫

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修金錄齋

鸞歸持寄扶桑翁（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有椹樹長數千丈大二千餘圍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其椹赤色九千歲一生仙人食之一體皆作金光色（按）道書屢稱扶桑大帝

君此以比天子

（浩曰）極力描摹波瀾疊起前以松比李肱而美之後借學仙時所見以自慨結寓近君之望此為尚未第時作

送從翁從東川宏農尚書幕宏農楊氏也（按）舊書紀傳嗣復

於太和七年檢校禮部尚書東川節度使九年移西川汝士於太和八年由工部侍郎出為同州刺史九

年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
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
入榮之今詳味詩句當爲汝士也詩多敘遊山學仙
之事從翁蓋同居玉陽者惜無可考長安志靖恭
坊工部尚書楊汝士宅與虞卿漢公魯士同居
號靖恭楊家爲冠蓋盛族按楊氏多見本集

大鎮初更帥嘉賓素見邀使車無遠近歸路更一作

便烟霄從翁必舊在宏農幕者舊書志同州刺史領防禦長春宮使汝士刺同必已辟之故曰素見邀三言相隨使車

不計遠近四言他日歸來更可致身烟霄矣若嗣復則初出鎮東川不相合穩放驊騮步驊騮良馬詳後

華嶽下高安翡翠巢說文翡翠赤雀御一作愈非風知有在莊

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去國肯無聊御風借仙家語以比乘風直上言自當翺翔朝禁莫以出遊爲慨非

用魏志陳琳草檄愈太祖頭風事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王康琚反招隱詩小

隱隱林藪大隱隱市朝心懸紫雲閣上清經元始居紫雲之闕碧霞爲城闕一作閣按長安志西內有紫

雲閣此則借仙境爲言夢斷赤城標會稽記赤城山土色皆赤巖岫連沓狀似雲霞孫綽天台山賦赤城

霞起而建標以仙境寓登進之望下二聯亦借仙境說素女悲清瑟史記封禪書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

瑟悲帝禁不止故秦娥弄碧玉一作簫時人善吹簫作鸞鳳之

破爲二十五絃

響穆公女弄玉妻焉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一日昇天秦為作鳳女祠方言娥嬈好也秦曰娥

山

連元圃近穆天子傳天子昇於春山之上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崑崙之上是謂閼風又上是謂元圃十洲記

崑崙山正西一角名曰元圃堂集水接絳河遙白帖天河謂之銀河亦曰

絳河漢武內傳上元夫人遣一侍妾問王母云遠隔絳河遂替顏色詩敘隱居學仙而所引多女仙凡集中敘學仙事皆可參悟

豈意聞周鐸翻然慕舜韶皆辭喬木去遠逐斷蓬

飄薄俗誰其激斯民已甚恍一作恍視民不恍離騷余猶惡其恍巧按恍恍義

也同偷鸞凰期一舉燕雀不相饒謂遭排忌當指舉揚言

發己悲慨敢共頽波遠莊子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郭注曰變

因之內火燒詩心焉如灼莊子我其內熱按即頽也

夢時節慘驚飈古詩人生寄一末至誰能賦謝惠連

如末至居客之右又王乃授簡於中乾欲病瘡左傳外強

瘡渴病也司馬相如所患屢會紆錦繡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

報瓊瑤詩報之我恐霜侵鬢君先綬掛腰甘心與

陳阮

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太祖並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甘心字寫出無聊揮手謝松

喬

揚雄太元賦揖松喬於華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至崑崙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

仙去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善吹笙浮邱公接上嵩高山後於七月七日乘白鶴至緱氏山

錦里差鄰接

華陽國志成都城南之西曰夷里橋橋南岸道西故錦官也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此句不特地勢

亦寓對居節制之意

雲臺閉寂寥

文集與陶進士書所謂雲臺觀也餘見送裴十四上句應甘心此句應揮

手下聯頂寂寥猶帶仙意舊注引漢尚書郎入直雲臺誤

一川虛月魄萬崦自芝苗

瘴雨瀧間急

說文瀧雨瀧瀧貌廣韻瀧南人名湍集韻奔湍也

離魂峽外銷川

在峽外以下預擬從翁抵幕事

非關無燭夜

用秉燭夜遊意

其奈落花朝幾處

逢鳴珮

用江妃二女解珮事蜀都賦娉江婁與神遊餘詳後擬意

何筵不翠翹招魂砥室

翠翹挂曲瓊些王逸注翹羽也以砥石爲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彫飾玉鉤以懸衣物也翠翹字本此而此則用七啓揚翠羽之

雙翹首上飾也蠻童騎象舞江市賣鮫鮓

博物志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

左思吳都賦注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南綃綃者竹孚兪也此與前素女二聯相映以下則全歸之正論

詔知非敵

新書傳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檣詔越析詔浪穹詔

澄睽詔施浪詔蒙舍詔不能相君蜀諸葛亮討定之蒙舍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南開元末賜皮邏閣名歸

義五詔微乃西山亦屢驕朱曰西山即岷山李宗諤圖經岷山巉絕絕岷立捍阻羌夷全蜀倚為

巨屏肅代後西山三城屢陷吐蕃按陸游曰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考舊書吐蕃傳劍南西山與吐蕃

氏羌隣接建中時吐蕃約盟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大渡水西南為蕃界至貞元時詔韋臯遣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樓

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合之舊新書地理志松維保等州之山皆為西山以在蜀郡之西故曰西山雖與岷連巨而各自分

著也范成大峨眉山行記曰登山頂光明巖眺望巖後岷山萬重稍北則瓦屋山在雅州稍南則大瓦屋近南詔此諸山之後即西

域雪山綿亘入天竺諸番東西川所重在禦外夷南蠻猶易吐蕃最強故二句云特詳徵之兼備他篇之證

麗地蜀中素為佳麗華陽國志漢家食貨以為稱首不為聖明朝錢曰寓規主帥想見藩鎮之

橫少減東城飲時看北斗杓三輔黃圖惠帝元年成長安城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

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斗城是也莫因乖別久遂逐歲寒凋勿貪二句指王事此指交

情故不復盛幕開高宴將軍問故僚為言公玉季史記孝武本紀

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注曰公玉姓帶名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族餘未詳早日棄

漁樵舊僚指從翁與素見招應田二望其援手

〔正三〕筆勢踈擲人已分合
大亂心目不得不數爲奇觀

南山趙行軍新詩盛稱游讌之洽因寄一

自不談

絕〔舊書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一人〔徐曰〕彭陽遺表中行軍司馬趙祝卽此人也〔按〕此題與後南

笑封當平

山北歸徐氏皆以爲當作山南然不可改也朱氏專以終南爲南山程氏又言蜀中亦有南山皆疎矣漢

書王莽傳子午道當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今詳考之如近人禹貢雖指備引地志諸書而曰雍之南界

自太華以西爲華州諸縣皆以南山與梁分界又西爲大散嶺又漸極西而至岷州洮州西傾山皆與梁

分界處也又曰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雍梁之間大山長谷遠者數百里終南山

東連二華在長安南至武功而爲太白又西過寶雞訖於隴首山其深處高而長大者曰秦嶺關中指此

爲南山漢中指此爲北山斯實雍梁之大限矣然則大散嶺秦嶺之地實爲分界之處關中正稱之爲南

山何用改
書山南哉

蓮幕遙臨黑水津

〔南史〕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美之〔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水經注〕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

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按〕所引水經注正此句黑水也禹貢梁州南距黑水薛士龍謂卽古之若水漢時名灋水唐以後改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三十一中華書局聚

名金沙江者與此遠矣然詩句無煩細核橐鞬無事但尋春（左傳）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

梁王司馬非孫武與元為梁州故借用梁王唐時藩鎮非漢藩國之比而每引古諸侯王其勢積重習

而不察矣且免宮中斬美人史記孫子武以兵法見吳王闔閭王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

中美人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為隊長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

笑遂斬隊長二人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及第東歸次灞上却寄同年漢書注霸上在長安東三十里

今謂之霸頭何曰水經注霸水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以顯霸功然則此字不當加水故漢志霸陵霸

橋皆不加水按潘岳西征賦元灞素澹玉篇廣韻灞水名則作灞亦久矣唐撫言曲江大會關試

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為離會却寄者回寄也唐詩中每見餘詳年譜

芳桂當年各一枝各折一枝也非用郊詵對策第一猶桂林一枝徐曰當年猶今年行期

未分壓春期在春杪故曰壓江魚朔雁長相憶秦樹嵩雲

自不知昔日遠而相憶不意今日合而遽別下苑經過勞想像漢書元帝紀宜春下

苑師古曰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勞想像似謂友人測我將行蹤跡東門追錢又差池漢書

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曰長安東郭門也水經注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

門 霸陵柳色無離恨三輔黃圖文帝霸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就其水名因以為陵號霸橋漢人

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莫枉一作把非長條贈所思

追一作送 張九齡錢宋司馬序 今從英華 出宿南浦追錢北梁

浩曰姚氏謂必同年中最知愛者未及話別故寄之未言對此霸橋柳色彼豈能知人離恨耶翻覺折贈之為俗况矣此解為合正醒出不及話別也錢曰以及第故無離恨似淺矣

商於新開路通典商州上洛郡商洛縣古商縣檢地志云商於中蓋今商於亦漢商縣也新書志商州貞元七年刺史李西華自藍田至

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途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按商州至京師幾二百里舊書志屬山南西道新書志屬關內道

志屬關內道

六百商於路戰國策張儀說楚能閉關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果絕齊求地儀與六里崎嶇

古共聞漢書王莽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師古曰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豁谷之水回繞而雷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緯

是也按蜂房春欲暮淮南子蜂房不容鷄卵小形不足苞大體也虎穿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三一中華書局聚

日初曠路向泉間辨人從樹杪分

正寫新開

更誰開捷

徑

離騷夫惟捷徑以窘步此則義取仕宦之捷徑

速擬上青雲

徐曰青雲驛名屬商州杜牧周吉

皆有詩餘見哭蕭詩此言雲路語意雙關

浩曰及第後往來所經之作結寓速仕之望又曰寶刻類編有商於驛路記章宗撰柳公權書李商隱篆額大中元年正月立余因疑此章亦為其年赴桂時作但此碑亦作商於新驛記乃修治驛路而新道早開矣且玩詩句與所云湘妃廟下已

春盡者必不符故定編此

壽安公主出降

舊書紀開成二年六月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為駙馬都尉尚壽

安公主新書傳鎮冀自李惟岳以來拒天子命至王庭湊凶悖肆毒庭湊死次子元逵襲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悟女壽安公主元逵遣人納聘闕下進千盤食良馬主牲澤盂具奴婢議者嘉

其恭

媯水聞貞媛

書釐降二女于媯水

常山索銳師

舊書志成德軍節度使洽恒州

新書志河北道鎮州常山郡本恒州恒山郡避穆宗名更按左傳齊人伐萊萊人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注曰索簡擇好者又尚書傳曰索盡也此句索字似言其盡禮來聘非古謂娶婦曰索之義也

昔憂迷帝力

漢書張耳陳餘

傳耳子敖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自上食
有子皆禮高祖甚慢之趙相貫高等請殺高祖敖曰君何言之誤
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
迷帝力謂廷奏昔為亂不知恩德而朝廷不能制之
今分送

王姬〔詩〕王姬之車〔春秋〕單伯送王姬〔錢〕曰分字深痛事等和強虜恩殊睦

本枝四郊多壘在〔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禮恐無時

〔徐〕曰元達雖改父風然據鎮輪誠不能東身歸國文宗降以宗女終有辱國之恥義山憤王室不振而諸道效尤也〔浩〕

曰〕徐論正大然河朔事體相習久矣

寄惱韓同年二首時韓住蕭洞題一以五字作下注朱目

瞻字畏之與義山同年亦王茂元婿皆見本集

簾外辛夷定已開〔馮衍顯志賦〕構木蘭與新夷〔本草注〕辛夷花正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

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開時莫放艷陽回年華若到經風雨

便是胡僧話劫灰〔御覽〕引〔曹毗志怪〕漢武鑿昆明池深極采是灰黑無復土以問東方朔朔曰臣

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也以朔不知難以核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黑問

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旨

龍山晴雪鳳樓霞洞裏迷人有幾家

〔御覽〕引〔幽明錄〕漢明帝永平

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迷不得返經十餘日遙望山上有桃樹大有子實至上噉數枚下山見山腹一杯流出有胡麻飯度山出一大溪有二女子姿質妙絕二女便笑曰劉阮二郎來何晚耶遂同還家有羣女來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賀女婿來酒酣作樂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留半年求歸甚苦女呼前來女子集奏會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我為傷春心自醉不勞君勸石榴花

〔梁書〕扶南國南界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梁簡文帝詩〕蠡杯石榴酒

〔浩曰〕此必韓初娶王氏女未成新居寓居蕭洞故戲惱之首作言美色易衰過時了無佳趣反襯新婚之美解者屬之悼亡大誤文章傷春數己之未得佳偶即所謂禁癮無人近也辛夷亦戲言也未幾而稱曰吾姨矣

哭虔州楊侍郎

〔虞卿〕〔原編〕集外詩〔舊書傳〕虞卿字師臯太和中牛僧孺李宗閔

輔政六年虞卿為給事中七年宗閔罷李德裕知政事出為常州刺史八年宗閔復入相召為工部侍郎

九年四月拜京兆尹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扇鎖小兒甚密街肆凶注頗

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由語出京兆尹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弟男

八人自繫搗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日貶虔州司馬再貶司戶卒於貶所〔新書傳〕鄭注內不安而雅

與虞卿有怨約李訓奏言語出虞卿家李固言因傳左端倪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屬江南西道餘互

詳哭蕭侍郎詩

漢網疎仍漏史記酷吏傳漢興網漏於吞舟之魚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齊民困未

蘇漢書食貨志注無有貴賤謂之齊民程如何大丞相

翻作弛刑徒漢書宣帝紀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注曰弛廢也若今徒解鉗鈇楛衣置任輪作也二

語謂宗閔中憲方外易原注史記云商鞅多左建外易索隱曰謂以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此謂固

言尹京終就拘漢書序傳一廣漢尹京本矜能弭謗周

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先議取非辜書罔不

人莫敢言王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懼于非

辜此謂固言借巧有凝脂密鹽鐵論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此謂舒元輿鍛鍊亦

見史文功無一柱扶世說在愷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如北

廈門拉羅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文中子大廈之顛非一木所支也左無一人能救之如宗閔且大得罪矣深知獄

吏貴漢書周勃傳勃曰吾常將幾迫季冬誅司馬遷報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任少卿書叫帝青天闊見哭蕭詩辭家白此指訟冤

追季冬恐卒然不可諱此指訟冤玉谿生詩箋註卷一三一中華書局聚

日晡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此指遠貶流亡誠不弔神理若為誣

在昔恩知忝諸生禮秩殊入韓非劍客史記刺客傳嚴仲子與韓

相俠累有郤聶政仗劍獨行至韓俠累方坐府上衛侍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過趙受鉗奴史記田叔

傳叔為趙工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趙王家奴隨之長安張耳陳餘列傳於是上賢張王

諸客以鉗奴從趙王入關楚水招魂遠虔州古邙山卜宅孤說文邙

北亡山上邑楊龍驤洛陽記北山連嶺修巨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孝經卜其宅兆甘心親垓蟻說文

垓螻封也莊子在下為螻蟻食旋踵戮城狐原註是冬舒李伏翊按翊

不旋踵按晏子春秋社鼠者不可熏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他如韓非子韓詩外傳說苑漢書中

山靖王傳語皆相類俱無城狐二字惟文選沈約彈王源文狐鼠微物注引應璩詩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因注家多雜引偶詳

之陰隲今如此書惟天災未可無莫憑牲玉請

詩雲漢篇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不我聽左傳卜筮走望不愛牲玉便望救焦枯舊書

成二年七月乙亥以久旱徙市閉坊門田曰言虞卿冤氣所致非禱祀可免

田曰怨憤語大有欲叫無從之意浩曰徐氏謂觀哭蕭楊詩益知義山為牛黨夫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定黨哉當時

欲趨舉場問蘇張三楊義山之相親當以是也若必遽以為黨則白香山乃楊氏之戚集中寄詩甚多何千古無人謂為牛黨乎餘已詳辨於譜末

病中早訪招國李十將軍遇挈家遊曲江

朱曰招國里在京師白居易有招國閱居詩按舊新書白居易鄭餘慶傳皆有昭國里昭招同也李家無可考定長安志曰昭國坊在朱雀街東第三街內坊有夏綬宥節度使李寰宅寰堅守博野鎮穆宗賜其子方回宅也義山文集河陽大夫為李執方執方之名見於開成二年舊紀而無傳其世系無可考據為韓同年自從事啓執方係宗室未知與昭國之李寰為一家否也蓋王茂元妻為李氏故為韓啓云家人延自出之恩義山之婚似藉其力此章乃未為賢時作其曰李十將軍初疑執方本金吾衛將軍也然開成二年六月出鎮河陽與秋塵之字不合且執方德望豈宜瀆以狂言當別是一人而義山之羨慕王氏則已深矣招國李家頗見晚唐詩中

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行相如未是真

消渴

見送裴十四

猶放沱江過錦城

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漢書地理志蜀郡郫縣注

曰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又汶江縣注曰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郫之沱為禹貢之沱汶江之沱為開明之沱按史記河渠書蜀守玉谿生詩箋註

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正義引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江西南自温江縣界流來郫江一名成都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而他書引括地志又曰大江一名流江而流江又即檢江華陽國志穿郫江檢江雙過郡下自漢以來皆以郫江為沱水也郫檢二江或稱內江外江或稱南江北江餘詳送從翁東川幕

又一首舊作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誤也戊籤作失題余定其必為上篇之次章故作又一首

家近紅蕖曲水濱按程大昌雍錄唐時曲江池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

之南也曲江有芙蓉池而昭國坊近城南面故云全家羅襪起秋塵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朱曰未詳疑出小說家今逸之

矣按唐音癸籤有考東坡異物志以西施為魚名而引此句證之者謬極之說也

浩曰上篇僅從曲江與病中人情此乃點明李十挈家往遊題義方備結局急求作合而恐他人之我先也移而正之並非

斷武

韓同年新居餞韓西迎家室戲贈西迎者涇原在京西

籍籍征西萬戶侯後漢書光武建武三年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戰國策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

新緣貴壻起朱樓一名我漫居先甲易先甲二日朱曰此借以

言甲 千騎君翻在上頭〔樂府〕〔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雲路招邀

迴綵鳳天河迢遞笑牽牛王氏女當於成婚後迴至涇原故畏之往迎南朝

禁鬻無人近〔晉書謝混傳〕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王珣以謝混對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

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為禁鬻故珣以為戲混

竟尚主〔宋彭乘墨客揮犀〕今人於榜下擇婿號鬻婿按是沿唐時風尚故此句云然也唐撫言曰進士宴曲江日公卿家傾城縱

觀中東牀之瘦盡瓊枝詠四愁〔莊子逸篇〕孔子見老子從弟子五人子路勇子貢智曾

子孝顏回仁子張武老子數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河水出下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以璆琳琅

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琅玕飼鳳凰〔按〕為實以飼鳳也或作為寶誤〔離騷〕折瓊枝以繼佩〔張衡四愁詩〕每

章皆以我所思兮起句

〔程曰〕時義山未為茂元婿故有禁鬻之戲〔浩曰〕新居乃茂元為韓構者疑韓得第即為茂元幕官詳代韓上李執方啓

故云千騎君翻在上頭也時義山尚未赴涇原而情態畢露玩次聯當同有議婚之舉而韓先成也義山於是遂有涇原之役

令狐綯怒其背恩而薄其無行以此矣新書韓偓傳京兆萬年人此新居必在京師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百里陰雲覆雪泥行人只在雪雲西明朝驚破還

鄉夢定是陳倉碧野雞舊書志鳳翔府寶雞縣隋陳倉縣至德二年改餘詳後寄令狐學士

浩曰最後赴東川亦冬令然遲暮之悲羈孤之痛必無此詩情態是為馳赴興元作無疑

聖女祠

水經注故道水合廣香川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縣厓之側列壁之

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故道水南入

東益州之廣漢郡界一按一合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諸書兩當水源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

道川謂之故道水其云西南入秦岡山者在唐鳳州之境州西五十里則兩當縣也鳳州南至興元府幾

四百里東南至褒城縣幾三百里而唐時興元至上都或取駱谷或取斜谷若從驛路則一千二百餘里

其途較紆也此為自興元至鳳州出扶風郡之陳倉縣大散關時經之無疑也

杳靄一作

逢仙跡

梁元帝陶宏景碑

嶢嶢高棟窅

蒼茫滯

客途何年歸碧落

度人經始青天中碧落空歌大浮黎土

按碧落猶青霄也記事珠云老子授沈

義官為碧落侍郎為書不可據

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

山海經大荒西經曰西有王

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鷲一名少鷲一名青鳥注曰皆西王母所使也餘詳漢宮詞

逢迎異紫

姑

〔異苑〕紫姑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槩而死故世人作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

不在曹姑亦歸去小姑可出于胥胥名也曹姑大婦也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菜菓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躑不住占眾事卜

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儂惡便仰眠〔按〕歲時記亦引異苑作注而字有小誤者又引洞覽曰帝警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曰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將後帝

之靈憑此姑而言乎他書則云壽陽李景之妾

夢

〔宋玉高唐賦〕迴腸傷氣餘別詳

心斷漢宮巫

〔漢書郊祀志〕高祖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有梁巫

晉巫秦巫荆巫九天巫各有所祠皆以歲時祠宮中

從騎裁寒竹
〔後漢書方術傳〕壺公以竹杖與費長房曰

乘此任所之長房乘杖須與來歸投杖葛陂中視之則龍也〔禮記〕喪服小記苴杖竹也〔問喪〕為父苴杖

行車蔭

白榆

〔古樂府〕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檀引〕諸侯輶而設幃為榆沈故設撥注曰輶殯車也撥可撥弓輶車所

謂紼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輶車滑〔按〕用意之曲若此何可驟解

星娥一去後

月

姊更來無

〔列女傳〕陶嬰夫死守義作歌曰悲夫黃鸝之早孤兮七年不雙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

皇餘屢見

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王母索七桃

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惟母與帝對坐從者皆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常三來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一中華書局聚

盜吾此桃史記東方朔傳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一歲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按古婦人稱夫謙言狂夫如列女傳楚野辯女昭氏之妻也其對鄭大夫曰既有狂夫昭氏在內矣之類

徐曰此益知為令狐楚作無疑楚卒於山南鎮義山往赴之此北歸道中之作浩曰余既悟出証之徐而益信今細箋

之曰起四句點歸途經過也以下多比令狐消息四句謂我望其入秉國鈞而今不可再遇夢醒高唐心斷漢宮矣從騎二句謂奉其喪而歸星娥二句謂令狐既化更得知己否寡鵠二句謂己之哀情結謂惟有其子可以相守借用小兒字也一字不可移易而義山初心不背於此可見其後重過一章真有隔生之痛矣

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

水經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

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按括地志云嶓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今在陝西漢中府

寧羌州北九十里禹貢雖指歷引自漢以來諸說而謂嶓冢有二此嶓冢在漢中西縣乃嶓冢導漾者其

嘉陵江水所出之嶓冢則在秦州上邽縣所謂西漢水也王阮亭蜀道驛程曰金牛驛西稍南入五丁峽

一名金牛峽此峽為蜀道第一險次寧羌州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

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經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為川江余以此等地理古今無異取以疏此題及後題

之嘉陵江甚明悉矣

水急愁無地山深故有雲那通極目望又作斷腸

分〔辛氏二秦記〕隴右西關欲上者七日乃越上有幾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噎遙望秦川肝腸斷絕肝腸一作

心肝鄭驛來雖及〔見過崔充海宅〕燕臺哭不聞〔述異記〕燕昭為郭隗築臺士人呼為賢

士臺亦謂之招賢臺猶餘遺意在許刻鎮南勳〔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

軍事孫皓既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按〕令狐

楚遺命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義山代草遺表又為墓誌見令狐傳及本集餘詳年譜

行次西郊作一百韻

蛇年建丑月十二月自興元還京故下云不類冰雪晨作午月者謬我自梁還秦

南下大散嶺〔一作關〕〔魏志武帝紀〕公自陳倉以出散關〔新書志〕寶雞縣西南有大散關〔通志〕通褒斜大

路〔按〕關以嶺為名北濟渭之濱渭水經寶雞縣南草木半舒坼不類冰

雪霜一作晨又若夏苦熱焦卷無芳津〔山海經〕十日所落草木焦卷〔王筠詩〕

拭露染高田長榭〔一作檝〕〔木草〕榭木與櫟相類〔文選〕南都賦注〕榭與櫟同謂皆長不材之木

也〔榭為松栢非所用矣〕下田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

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存者皆戊籤面啼無衣作背

可迎賓徐曰所以背面啼也按背字似始若畏人問

及門還具陳何曰此下皆述具陳至右輔田疇薄扶風

輔斯民常苦貧伊昔稱樂土所賴牧伯仁何曰宰

伯是此篇官清若冰玉魏志注令狐邵為宏農太守所在清

吏善如六親見無生兒不遠征生女事四鄰濁酒

盈瓦缶爛穀堆荆困健兒庇一作旁婦漢書高五王

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元后傳父禁好酒色多

娶傍妻按舊本皆作庇戊籤朱本作庇左傳不能庇其伉儷又不

女疵瑕也健兒有旁婦見衰翁舐童孫書幼况自貞觀

後命官多儒臣例以賢牧伯徵入司陶鈞漢書鄒

主制命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曰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迴

調鈞耳何曰宰相非人以天官私非材則小者草竊大者叛亂

相仍未有已也故降及開元中姦邪撓經綸晉公忌

此事多錄邊將勳因令猛毅輩國語不主寬惠亦不主

禮猛毅而獨斷者使是治軍事為邊境雜牧昇平民舊新書李林甫傳開元二十五年封晉國公開元中

張嘉賓王峻張說蕭嵩杜暹皆以節度入知政事林甫欲杜其源以安思順代己領使而擢哥舒翰高仙芝安祿山等為大將林甫

利其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舊書崔羣傳告憲宗曰世言安祿

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已分矣中原

遂多故除授非至尊或由帝戚恩中

原因屠解朱曰視民如牛狗屠之解之奴隸厭肥豚何曰皇子棄

不乳漢書宣帝紀生數月遭巫蠱事繫郡邸獄祿吉使女徒趙徵卿胡組乳養按句意必貴妃專寵時有害皇子如漢趙

后之所為者史未詳載也朱氏引林甫讒殺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則與棄不乳不符非也椒房抱羌渾

安祿山事蹟祿山生日後三日明皇召入內貴妃以錦綉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昇之歡呼動地云貴妃與祿兒作三日洗兒

帝就觀大悅因賜洗兒金銀錢物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為祿兒不禁出入舊書傳安祿山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朱曰非羌渾

種也趁韻何曰是借用若用吐渾乃是趁韻重賜竭中國強兵臨北邊控弦

二十萬漢書匈奴傳控弦之士二十餘萬安祿山事蹟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長臂皆如

猿史記李廣為人長猿臂善射皇都二千里舊書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二十里來

往同一作彫彫彫雕鵬鳶五里一換馬十里一開筵安

山事蹟晚年益肥腹垂過膝乘驛詰闕每驛中間築臺換馬謂之大夫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止之處皆賜以

御膳而水陸畢備指顧動白日煖熱迴蒼旻爾雅春為蒼天秋為旻天程曰謂祿

公所煖熱可變涼海公卿辱嘲叱唾棄如糞丸爾雅蝮蝮蝮蝮古

包糞轉而成丸莊子所謂蝮蝮之智在於轉丸者也大朝會萬方天子正臨軒漢

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綵旂轉初旭玉座當祥烟金障既特設

珠簾亦高褰捋須蹇不顧捋鬚借舉一節以見祿山驕蹇無狀也非用朱桓捋鬚權鬚謝

安將桓伊鬚事左傳彼皆偃蹇注曰偃蹇驕傲一公羊傳為其驕蹇坐在御榻前舊新書傳帝御坐東為設一大金雞障前置一榻詔祿山坐之卷去其簾

太子諫曰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吾欲厭之一作忤

者死跟履諸本皆作艱屨屨屨朱曰艱屨未詳或云釋名艱根也如物根也艱屨言脚根下之屨

徐曰跟字是猶言死於踐踏也按自當作跟釋名足後曰跟象木根也屨屨義固同附之升頂顛華

侈矜遞街舊新書傳帝為祿山起第京師窮極壯麗帝暮率緹繡金銀為筭筐瓜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

安祿山事蹟舊宅在道政坊豪俊相併吞新書傳祿山為更於親仁坊寬爽之地造焉范陽大都督兼河

北道採訪處置使又拜河東節度使兼制二道後又得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之衆兵雄天下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因失生惠養漸見及一作徵求頻一作煩何

奚寇西朱曰北來揮霍如天翻是時正忘戰重當作東

兵多在邊列城繞長河左傳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平明插旗

幡舊書傳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于范陽以諸蕃馬步十五萬夜半行平明食日六十里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聞其兵起

朝廷震驚十月二月渡河但聞虜騎入不見漢兵屯安祿山事蹟所

甲仗器械朽壞兵士皆持白棒大婦抱兒哭小婦攀車轡漢書注輜車

所以爲藩屏翳塵泥生小太平年不識夜閉門少壯盡點行疲

老守空一作村生分作死誓揮淚連秋雲廷臣例

麀怯埤雅麀如小鹿而美又麀性善驚故从章吳越春秋章者悼惶也諸將一作如羸奔

說文羸瘦也从羊羸聲注曰羊主給膳以瘦爲病爲賊掃上陽舊書志東都上陽宮

紀天寶十五載正月祿山僭號於東京捉人送潼關按祿山未至長安新傳

捕百官宦者宮女樂工等送出潼關詣洛陽也事詳通鑑舊注誤

玉輦望南斗朱曰未知謂幸蜀

何日旋誠知開闢久邁此雲雷屯（易）雲雷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送

逆一作者問鼎大（左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存者要高官

（按）送惟戎籛作逆或曰逆謂叛臣存謂尚為王臣者或曰送為迎送存為存問逆亦迎也如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之類方言自

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曰迎此送者搶攘互間諜孰辨梟

與鸞千馬無返轡萬車無還轅城空雀鼠死人去

豺狼喧何曰南資竭吳越西費失河源（新書志）天寶盜起中國用兵

至廣德間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因令右一作藏庫（按）舊本皆作右惟朱本作左通典左藏庫掌

藏錢布帛雜綵右藏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舊書志左藏掌邦國庫藏天下賦調右藏掌國寶

貨凡四方所獻金玉珠貝玩好之物句意借右藏以言從此藩鎮專利自殖不効貢獻右藏無所用之也若天下賦調之正數錢物

藏當安史亂平之後仍有常供何至惟空垣哉余初據明皇幸蜀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而定作左是泥一時

之事而失摧毀惟空垣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

體半痿痺肘腋生臊臄（按）杜牧戰論大略謂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

銳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

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
中洛赤地盡取纔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
劉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矣可與此南資以下數
聯相參證也自祿山之亂而隴右州縣盡陷於吐蕃河朔三鎮強
藩擅據此天下大勢也
列聖蒙此恥含懷不能宣田二不遞及肅代德

憲時 謀臣拱手立相戒無敢先萬國困杼柚詩小東大東

杼柚其空史記天官書杼雲類杼軸柚軸通用 內庫無金錢健兒立霜雪腹

歎衣裳單饋餉多過時高估銅與鉛新書食貨志德宗時江淮多鉛

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為銅六斤按銷鑄者多錢益耗帛益貴詳見史志 山東望河

北爨烟猶相聯朝廷不暇給西都賦日不暇給 辛苦無半年

行人擢推權 行資漢書工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擢之 居者稅屋椽舊書紀德

宗建中三年搜括富商錢增兩稅鹽推錢又於諸道津要置吏稅商貨每貫稅二十又竹木茶漆什稅一四年又稅屋間架除陌錢

新書志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公私貿易千錢算五十物兩相易者約

值為 中間遂作梗狼籍用戈鋌東都賦元戎竟野戈鋌

朱滔田悅王武俊以及朱泚李懷光李納李希烈等相繼叛亂按朱泚之亂最大詳送李千牛 臨門送節制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一中華書局聚

朱曰節旌 節制制書 以錫通天班破者以族滅存者尚遷延

禮數異君父羈縻如羌零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天子之牧夷狄也羈縻勿絕而已漢書趙充國傳先零首為畔逆零音憐先零西羌名按舊書鄭餘慶傳至德以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又新書藩鎮傳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則指擅自承襲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亦云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錫以通天班者杜牧戰論所謂王侯通爵越錄受之也元和時平定諸鎮而河朔訖不能復幸得羈縻而已 直

求輸赤城 直字作 所望大體全巍巍政事堂 新書志初三省

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張說又改號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 宰相厭八珍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食醬掌和王八珍之齊 敢問下

執事 國語吳語敢私告于下執事 今誰掌其權瘡疽幾十載不敢

抉 作扶 其根國蹙賦更重人稀役彌繁 通鑑每歲賦稅倚辦止浙江

東西宣歙淮南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二天下兵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何曰四層 近年牛醫兒 後漢書黃憲父為牛醫戴良見憲罔然若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徐曰此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是借用一向曰此下一層京師重困 城社更攀 援一作 緣 非 盲

目把大旆

（左傳）城濮之役亡大旆之左旆

處此京西藩

（五百書）王濬傳杜預與之書曰

足下既摧其西藩

樂禍忘怨敵樹黨多狂狷生為人所憚死

非人所憐

（漢成帝時童謠）桂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愛今為人所憐

快刀斷其

頭列若猪牛

（一作）羊非懸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

弱重聽始李愬自云得効乃移之王守澄守澄入知樞密注內通

及哭蕭侍郎詩

鳳翔三百里

（舊書志）鳳翔在京師西二百一十五里

兵馬如

黃巾

（後漢書靈帝紀）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二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夜半軍牒來

屯兵萬五千鄉里駭供億

（左傳）鄭伯曰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

老少

相扳牽兒孫生未孩棄之無慘顏不復議所適但

欲

一作求

死山間

（新書鄭注傳）初未獲注涇原鄜坊節度王茂元蕭宏皆勒兵備非常（通鑑）令隣道（按）兵

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節度鳳翔數句指此事也言官爾

來又三歲甘澤不及春盜賊亭午起

（廣雅）日在午曰亭午

問

誰多窮民

（徐曰）問誰為盜賊乃多窮民也

節使殺亭吏

（後漢書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

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風俗通捕之恐無因言民窮為盜節使不務求

其源而徒殺亭吏則捕之終恐無因也田曰因也句法出沒十分得意咫尺不相見旱久多黃

塵見哭虞官健腰佩弓一作刀新書代宗紀州自言為

官巡常恐值荒迴此輩還射人捕盜之官健值荒迴地即自為盜節使不治官

健而徒殺亭吏哉愧客問本末願客無因循郿塢抵陳倉後漢

書董卓傳築塢于郿號曰萬歲塢餘見西南行此地忌黃昏田曰極形危恐按歸到行文我

聽此言罷冤憤如相焚詩憂心如焚昔聞舉一會羣盜

為之奔左傳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又聞理與

亂繫一作人不繫天我願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

額一作出鮮血滂沱汚紫宸班固終南山賦藥青宮觸紫宸唐會要高宗龍朔三年四月移仗就蓬萊宮新作含元殿始御紫宸殿聽政百僚奉賀新宮成也世蓬萊宮本大明宮咸亨元年仍改名大明紫宸殿在大

明宮自後為常御之內殿九重黯已隔楚辭九辨君涕泗空沾脣使

典作尚書漢書蘇武傳注假吏猶今之差人充使典舊書李林甫傳朔方節度牛仙客在鎮有政能加實封兼

為尚書九齡曰仙客本河隴一使典耳目不識文字大任之恐非
宜〔舊書紀〕開元二十三年牛仙客為兵部尚書知中書門下省
事〔按〕唐人呼〔戰國策〕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
吏胥為使典

廝養為將軍

〔戰國策〕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鮑注曰廝折薪養馬者

史記武臣為趙王間出為燕所得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說燕
乃歸趙王〔容齋隨筆〕今人呼蒼頭為將軍本彭寵為奴所縛呼其

奴為將軍事〔野客叢書〕陳勝傳已言將軍呂臣為蒼頭軍矣唐岑
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即是蒼頭奴李商隱詩廝養為將

軍則知其事甚多〔按〕漢書鮑宣傳蒼頭盧兒注家云漢名奴為蒼
頭若陳勝傳項籍本紀之蒼頭軍謂著青帽之軍戰國策已有之

不宜概引此二句虛說尤合言尚書奉行故事乃使典
所優為將軍一無籌策與廝養何以異皆不必泥實事

慎勿道

此言此言未忍聞

將相皆非其人慎勿再為此言我真不忍聞也正見詠之不盡或謂尚書將軍不忍

聞之誤矣何曰不用儒臣則終無仁政盜何由
弭右輔且然况議河北哉故終之不忍聞也

二十一韻中原字重
見似誤無可校改

〔老子〕如嬰
兒之未孩

〔胡震亨〕曰天寶事何可復道未及近事乃生色耳田曰不事
雕飾是樂府舊法〔浩〕曰朴拙盤鬱儼之杜公北征面貌不

同波瀾莫二自古有叛臣必由於權奸而牧令失入元氣日削
民生日蹙尤為致亂之本前半所敘可為龜鑑不嫌習聞胡評

未允也○真文元寒山先六韻通用此常例也邊字三見民字
奔字二見木菴湛園頗病之然遠則漢魏近則杜韓皆所不避

古詩不忘重韻顧
亭林論之詳矣

彭城當作公薨後贈杜二十七勝李十七潘

二君並與愚同出故尚書安平公門下

舊書令狐楚傳開成元年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於鎮贈司空諡曰文按以其先世封彭

城男稱彭城公亦可然太和九年楚已進封彭陽郡公故當作陽荆書傳杜勝宰相黃裳子寶歷初擢

進士第大中朝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出為天平節度使按舊書紀大中十一年以中書舍人李藩權

知禮部貢院十二年李藩為尚書戶部侍郎而李漢傳漢弟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即此人也御覽引唐

書大中十二年書舍人李潘知舉放博學鴻詞科三人亦作潘蓋漢薩沈潘皆於水取義藩則非其義

矣故定作潘云

梁山沈水約從公沈舊刻作充而他書引此句則作沈沈濟也見禹貢音充漢書天文志角亢氏沈

州與兗通用兩地差池一作參差非一旦空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謝墅庾

村似當相弔後晉書謝安傳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按謝安有與幼度

圍棋賭墅事此則自用謝安之墅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

少任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與浩等談詠竟坐舊皆作村未詳自今岐路更一作各非西東

謝朓辭隨王牋岐路西東或以鳥崑

撰彭陽公誌文畢有感

延陵留表墓

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封於延陵(寰宇記)季子墓在今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西(集古錄)孔

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埋滅唐開元中命殷仲容模榻其書以傳至大歷中蕭定重刊於石

(按)廣川書跋金石錄集古錄皆疑其偽

峴首送沉碑

(沈炯歸魂賦)映峴首之沉碑詳南北歸

伐不加點

(後漢書爾衡傳)黃祖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

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猶當無愧辭

(後漢書)郭泰卒刻石立碑蔡邕為文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

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百生終莫報九死諒難追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待

得生金後

(王隱晉書)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庾信碑文)刺

史賈逵之碑既生金粟將軍衛青之墓方留石麟

川原亦幾移

謂此碑必久而不泯也其文已逸惜哉

漫成三首

不妨何范盡詩家

(南史)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

結志年交范雲字彥龍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

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

山千里雪

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將來擬並洛陽花

朱曰何遜集范

廣州宅聯句洛陽城東西却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雲嘗遷廣州刺史按亦見范集聯句共八句此上四句范雲作也下四句何遜作而選本有只取上四句作范雲別詩者

沈約憐何遜

梁書沈約字休文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

延年毀謝

莊

南史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

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顏延之字延年

清新俱有得

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

何遜集看伏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何如花燭

夜輕扇掩紅粧

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

梁書沈約領中書令遷尚書令范雲領太子

中庶子遷尚書右僕射一杜詩沈范早知何水部

浩曰此開成三年初婚王氏而應鴻博時作也未首上二句借謂初婚下二句謂周李兩學士舉之也詳文集文章首句指

愛我者女句指忌我者而言皆屬文人何為爭名相忌蓋時在不中選之前雖已遭忌尚未大甚故語猶婉約三首皆以何遜

自比首言范不如何三言沈范同賞蓋所重不在范不妨錯言之

無題

照梁初有情出水舊知名見上章又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洛

神賦灼若芙蓉出綠波裙袂芙蓉小見前釵茸翡翠輕宋玉賦主人之女以

翡翠之釵錦長書鄭重錦書舊注引蘇若蘭織錦事詳後即日詩下又王勃七夕賦上元錦書

傳寶字用上元夫人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經等四部授茅固茅盈事見太平廣記所引漢武內傳此則謂閨人書

札耳漢書注眉細恨分明用愁眉細而曲折之義詳後無題三韻莫近彈

碁局中心最不平後漢書梁冀傳注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棋相當更相彈也

其局以石為之御覽引藝經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擊之魏文帝彈碁賦局則豐腹高隆庫根四類又文石為局隆中夷外按

西京雜記謂彈碁劉向所造而彈碁經序武帝時東方朔進此藝宮禁習之傳落人間後又中絕建安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粧

奩之上及魏文受禪宮人更習彈碁焉世說曰彈碁始魏宮內用裝奩戲詩意正用此也

浩曰此寄內詩蓋初婚後應鴻博不中選閨中人為之不平有書寄慰也絕非他篇之比

安定城樓

舊書志關內道涇州安定郡涇原節度使治所管涇原渭武四州在京師西北四

百九十三里按王茂元於太和九年節度涇原至開成四年猶在涇原詳年譜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一作上盡汀洲三秦記涇水出開頭

山至高陵縣入渭漢書郊祀志涇淵祠朝那注曰涇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太平廣記涇州東有美女涇廣袤數里

莫測其深淺按若作上謂高樓出綠楊枝上而覽盡汀洲似亦通賈生年少虛垂涕一作汨

賈生名誼維陽人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漢書傳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王粲春來更遠遊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

州依劉表文選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永憶江湖歸白

髮欲迴天地入扁舟陸園玉曰永憶江湖欲歸而優悠白髮但必俟迴旋天地功成而却入扁

舟按言扁舟江湖必須待旋乾轉坤功成白髮之時時方年少正宜為世用而預期及此者見志願之深遠也解固如斯要在味

其神韻何曰此二句亦是王荆公一生心事故酷愛之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鷓

雛竟未休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

曰南方有鳥名鷓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鷓今子

欲以梁國而嚇我耶按似兼用樂府升天行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豕腐共吞腥之意以喻婚於王氏之情事

浩曰應鷓博不中選而至涇原時作也玩三四顯然矣其應鷓博不中已因往依茂元之故詳年譜下半言我志願深遠豈

戀此區區者而俗情相猜忌哉

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

原編集外詩史記秦始皇巡隴西北地

出雞頭山過回中漢書文帝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蕭關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武帝元封四年

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按此皆本題之回中也

若後漢書右扶風汧有回城名回中注曰來歙開道處非武帝時所通道之回中也顏師古明辨之後人

尚有雜引者

下苑他年未可追

下苑即曲江見前

西州今日忽相期

西州謂安

定郡後漢書皇甫規安定朝那人及黨事大起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

水亭暮雨寒猶在羅

薦春香暖不知

漢武內傳帝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以候雲駕

舞蝶殷勤收

落縈有佳

一作

人惆悵臥遙帷

江淹詩沈瑟臥遙帷袁曰正寫敗字

章臺街

裏芳菲伴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按章臺本秦時臺也楚懷王入秦朝章臺見史記後名

章臺街唐人

且問宮腰損幾枝

牡丹既敗則柳枝亦損喻在章臺柳詩有章臺柳詩京同袍之亦失意者正應下

苑

珍做宋版印

浪笑榴花不及春

舊書文苑傳孔紹安隋時為監察御史詔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

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祇為時來晚

開花不及春

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盤迸淚傷心數

左思吳都賦泉

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注曰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

錦瑟驚絃破夢

頻見送從萬里重陰非舊圃

穆天子傳是謂重陰潘岳懷舊賦陳荻被於堂除舊圃化

而為

一年生意屬流塵

晉書殷仲文傳此樹婆娑安無復生意劉鑠擬古詩堂上流塵生前

溪舞罷君迴顧

晉書樂志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按宋書沈慶之傳高祖克晉車騎將軍舊新

書志作沈琬于兢大唐傳前溪村南朝習樂之所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寰宇記水

自銅峴山曰前溪在武康縣西一百步古永安縣前之溪也晉沈充家於此溪

併覺今朝粉態新

胡震亨曰古前溪曲黃葛生蒙籠生在洛溪邊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還亦不復鮮此翻案用之按非翻用也花為雨敗原非應落

之時迨至落盡之後迴念今朝併覺雨中粉態尚為新艷矣此進一層法

浩曰借牡丹寫照也玩其製題則知以涇原之故而為人所斥矣或是艷情之作未可定

東南

東南一望日中鳥

史記龜策傳孔子曰日為德而君於天

宗積而成鳥象

欲逐羲和去得無且向秦樓棠樹下

棠樹用詩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秦樓意自通程曰當作桑非也

每朝先覓照羅敷樂府陌上

桑一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又曰羅敷自有夫

浩曰歎不得近君而且樂室家之樂也在涇州而望京師故曰東南

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

文集有為濮陽公奏韓琮充判官狀舊書志

都督都護府上州錄事從九品上階按琮為詩人與義山並稱詳代柳壁啓舊紀書開成二年六月出

宮人四百八十送兩街寺觀安置此固特紀其多者然琮已在涇原幕而三年義山正在京則必是時作

矣中晚唐頗多此題琮字成封大中時官至湖南觀察使見藝文志

星使追還不自由

爾雅奔星為杓約注曰流星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徐曰李元獨異志秦併

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於北斗下掌

春句用此事按謂既謫在入間又追還上界真無如何也唐宋史志作充他書或作元非

雙童捧上綠

瓊軻太上飛行九神玉經凡行玉清上清太清之道皆給玉童玉女乘瓊輪丹輿之屬太上飛行羽書南岳真人西城王

君龜山王母方諸青童君並乘綠景之輿道
書中碧霞玉輿綠雲之輦紫霞瓊輪皆屢見
九枝燈下朝金

殿漢武帝故事西王母欲來帝然九華之燈漢武內
傳作九薇一作九光梁王筠燈檠詩百花燃九枝
三素雲

中侍玉樓黃庭經紫烟上下三素雲注曰三素者紫素白素
黃素也此三三元妙氣入道祕言立春日清朝北望

有紫綠白雲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也按四時之立與分至共八
日皆有仙真乘三素雲但雲色不同仙真亦異耳入道者赤道黃

道之類
鳳女顛狂成久別用弄玉事月娥孀獨好同遊當時

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
子也按借古人以點姓

詩家泛例不必更有事在也俞南史疑其用紫玉韓重之事則以
童子為公子必不可矣詩言倘有冶情則從此終身埋恨戲錄事

兼醒
原唱

奉和太原公送前楊秀才戴兼招楊正字

戎王茂元封濮陽郡侯此猶未封故稱太原公舊
書志舉試之制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

五條取人稍峻貞觀後遂絕唐撫言舉人通稱謂
之秀才舊書志東宮官屬司經局正字二人正九

品下階掌典校四庫書籍唐六典掌校讎典籍籍刊
正文字按宰相世系表敬之子戴江西觀察使戎

表中缺書敬之傳云文宗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
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

東南

時號楊家三喜唐摭言云女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似長子名戎而詩意以士龍比戎則戎爲戴第未可詳考鄭覃兼祭酒表載於開成元年然則戎戴登科亦在開成初戴稱前秀才者如唐摭言得第謂之前進士之例也選舉有三史科

潼關地接古宏農

後漢書志宏農郡湖縣有闕鄉華陰縣注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

關是也水經三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潘岳西征賦發闕鄉而警策勅黃卷以濟潼廣韻闕俗作闕國史補楊氏自震號關西孔子葬於潼關亭至今七百餘年子孫猶在闕鄉故宅天下一家而已 萬里高飛雁與鴻桂樹

一枝當白日

朱旦送戴

芸香二代繼清風

招戎一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

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按後漢崔駰三世繼爲著作卽祕書之仙職見事文類聚但史傳止云沈淪典籍世有美才而已俟再考

舟尚惜乖雙美

見哭蕭詩

綵服何由得盡同

困學紀聞陳思王靈芝篇伯

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不知伯瑜按韓伯瑜之孝見說苑老萊子詳三卷崔處士詩仙舟唐人每以言仕進二句言兄弟同登之不易得也 誰憚士龍多笑疾美髭終類晉司空

晉書陸雲傳吳平入洛機初詰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

笑不能自己張華傳華封廣武侯進中書監拜司空陸機兄弟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

珍做宋版印

戲贈張書記

疑即祭文之張王審禮亦王茂元婿也互詳祭張氏女文此蓋張與其婦

相離故戲贈之張於開成五年挈婦至京與篇中關河遠道等字不合頗似張自岐下至涇原相晤所作

故酌編此

別館君孤枕空庭我閉關池光不受月野

暮一作氣

欲沉山星漢秋方會關河夢幾還危絃傷遠道明

鏡惜紅顏古木含風久與搖落詩第五句同平蕪盡日閉心知

兩愁絕不斷若尋一作環環周書三王上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傳休奕怨歌行情思如循

環憂來不可遏

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

新書選舉志科目之中有明經

明經之別又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

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小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兼通

孝經論語

建國宜師古

書事不師古以興邦屬上庠禮記有虞氏養國老於

上庠從來以儒戲

禮記哀公曰終沒吾世弗敢以儒為戲

安得振朝綱叔世

何多難

左傳叔向論鑄刑書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田曰以下敘次明白音節跌蕩

茲基遂已

亡泣麟猶委吏歌鳳更伴狂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昭王時見楚政無常伴狂

不任屋壁餘無幾

漢書藝文志書百篇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臧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孔安國尚書

序我先人藏家書於屋壁

焚阮逮可傷

史記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敢有臧詩書百家語者悉詰守尉雜燒之又曰始皇曰諸生或為詆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

阮之挾書秦二世

漢書惠帝四年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徐曰謂秦二代皆有此律非

專指壞宅漢諸王

漢書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

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悉得其書

草

草臨盟誓區區務富強微茫金馬署

史記東方朔傳金馬門者宦署

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漢書東方朔公孫宏皆待詔金馬門後漢書馬援傳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

之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

狼籍鬪雞場

鬪雞習見事此當有切學校者俟考如漢書睦孟魯

國蕃人少好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西京雜記魯共王好鬪雞尚非所用

盡欲心無竅

〔史記〕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餘詳寄羅劭與皆如面正牆驚疑豹文鼠

〔爾雅〕豹文鼯鼠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即終軍知之賜絹百匹〔三輔決錄〕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得鼠身

如豹文熒有光澤惟實攸以見爾雅對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按〕說文作鼯從鼠冬聲何曰言學陋貪竊虎皮

〔陰符經〕羊質虎皮者柔〔揚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豺一作狼何曰言無實田曰皆言以偽亂真南

渡宜終否〔易〕物不可以終否〔朱〕謂晉元帝渡江西遷冀小康〔西都賦〕輟

西遷〔詩〕沔可小康〔朱〕謂陳後主歸隋〔北史儒林傳〕隋文平一寰宇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

多中州儒術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不悅儒術至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策非方正士〔漢書〕

文帝紀〕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貢絕孝廉郎〔漢〕時詔令二千石舉

策所貢皆不得人海鳥悲鐘鼓〔莊子〕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

鳥乃眩視憂悲三日而死即國語爰居狙公畏服裳〔莊子〕猿狙而衣以周公之

後謙何曰海鳥狙公駭於所不聞見也〔按〕言放蕩成風深長禮法拘苦蓋清談之流毒下數聯皆此意多岐空

擾擾〔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楊子曰亡一羊何追者之衆曰多岐路既反曰亡之矣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也

大道以多岐亡羊幽室竟俛俛〔禮記〕洽國而無禮譬猶瞽之學者以多方喪生

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疑邈莫音為時範虛空作士常
朱曰指何平叔王夷甫諸人

也何由羞五霸漢書董仲舒傳仲尼之直自些些些些同二皇

一作王咎說文昔也玉篇口毀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霸於稷下按本文三三王字韻復直咎

三皇義固可通如莊子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別派驅楊墨他鑣並老

莊詩書資破冢莊子儒以詩禮發冢詩固有之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儒以金椎控其頭徐別其頰無

傷口中珠按莊子法制困探囊莊子將為法篋探囊發贖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

肩鏑然而巨盜至則負贖揭篋擔囊而趨謂不能禁其弊周禮仍存魯
左傳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隋師果禪唐鼎新麾一舉
書右秉白旄以麾

曰一戎衣革故法三章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史記高祖本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約法三

章耳餘悉除去秦法星宿森文雅
錢曰下二聯言人才之盛風雷起

餘互見故番禺侯退藏縲囚為學切
漢書夏侯勝黃霸皆下廷尉繫獄當死

漢書崔瑗繫東郡發于獄獄掾掌故
一作受經忙
史記

善為禮暖閑考訊時輒問以禮說掌故固受經忙史記

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詔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按掌故掌故事也周禮夏官掌固與此大異乃後世此

或亦作固蓋故實固實古字每通用夫子時之彥先生蹟未荒注鄭氏曲禮

人教學者此言先生之蹟得爾則未荒田曰入題婉而入褐衣終不召漢書婁敬曰臣

褐衣褐見後漢書陳元傳臣如以褐衣召見誦孔氏之正道白首與難忘漢書藝文志幼

首而後能言按一感激誅一作非聖孝經五刑之屬非聖人

皓首窮經事習見聖哲之書不好也後漢書周燮不讀非聖之書棲遲到異棖禮記五十異棖玩此

得仕片辭褒有德一字貶無良范甯敦梁傳集解序

之貶辱過燕地尾箕分棖也史記孟市朝之撻燕地尾箕分棖也史記孟燕地子傳騶衍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

弟子之座而受業築西河重卜商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居

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世家一文侯受子夏經藝客式閭真道在擁彗信謙光自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注外舅太原公亦受經於公也按新書李栖筠傳拜浙西都團

練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為之師

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此云太原公受經亦其類耳獲預青衿列詩青叨來絳帳

旁見過故崔雖從各言志還要大為防禮記大為之

充海宅坊民猶踰之勿謂孤寒棄深憂訐直妨叔孫讒易得盜跖暴難

當詳莊子盜路篇正義曰路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故古謂之盜路何曰望劉之裁其許直扶

而進之也抑劉亦許直故不合雁下秦雲黑蟬休隴葉黃

點時地見送行意莫渝一作巾屨念爾雅渝變也巾屨取容

許後升堂田曰去禮記疏坊字或土旁或阜旁古字通用

李又貞榕齋語錄續集敘經學興廢意極剴至語尤清警田曰委蛇斷續文統離合興衰無不備載

四皓廟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秦始皇時見秦政虐共入商維隱地肺山按終南山

商維山皆有廟詩不重廟字

羽翼殊勳棄若遺史記留侯世家高帝欲廢太子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太

子卑辭安車固請宜來來以為客從入朝則一助也於是使人奉

太子書迎此四人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有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

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

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

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力也晉書閻纘上書曰漢高欲廢太子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詩棄子如遺

皇天有運我無時廟前

便接山門路不長青松長紫芝高士傳四皓作紫芝之歌紫芝隱居之物青松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一 中華書局聚

棟樑之器故云舊書文宗子傳長子永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封魯王六年以庾敬休兼魯王傳鄭肅兼王府長史李踐方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冊為王太子以王起陳夷行為侍讀開成三年上以太子不循法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宰臣及眾官論諫意稍解官屬及宦官宮人等數十人連坐死竄其年十月暴薨勅王起撰哀冊諡莊恪王德妃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明也既薨上意追悔

浩曰此為輔導莊恪太子者歎也王德妃已為楊賢妃譖死太子危疑之際竟無人能建羽翼之勳者哀冊中云憂兢損壽蓋文宗已即悔之有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之痛詩借古致慨其為警切余初以敬宗為皇太子文宗得迎立皆由於裴晉公乃以此章為午橋綠野高歌放言借慨舍近而求遠是為誤矣

宮中曲

雲母瀘

呂據切

宮月

朱曰宮月逗出雲母窗如瀘漉然

夜夜白於水賺得

羊車來

晉書后妃傳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多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取竹葉插戶

以鹽汁灑地引帝車

低扇遮黃子

朱曰文選南都賦中黃石引博物志石中黃子黃石

脂額黃想用之故曰遮黃子

水精不覺冷自刻鴛鴦翅蠶縷茜香

濃正朝纏左臂

爾雅茹蘆茅蒐注曰今之蒨也可以染絳蒨即茜晉書后妃傳武帝多簡良家子女

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青天東觀漢記和熹鄧皇后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瑯瑘有若鐘乳狀乃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及天

王之夢昨夜蒼龍是史記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汝成之

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浩曰首二長夜清冷之態三四定情羞澁之容水精四句綢繆繾綣正寫承恩也結句昨夜二字應轉羊車之來宮中如曰

宮廷此作為祕省得趨朝瞻天之寓言也

無題二首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一作西畔桂堂東馮默菴曰首二句妙

次聯襯貼流麗圓美西崑一世所效然義身無綵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漢書西域傳通犀翠羽之珍如滄曰通犀謂中央色白通兩頭抱朴子通天犀

隔座送鉤一作春酒暖

角有白理如綆置粟中雞往啄輒驚南人呼為駭雞犀

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鉤法此也

即時伸由是號拳夫人居鉤弋宮列仙傳云病臥六年右手拳召到帝披其手得玉鉤手得展周處風土記臘日飲祭之後叟嫗

兒童為藏疆之戲分為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令奇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按古皆

作藏疆後多作藏鉤字異而事同也隔座送鉤者送之使分曹藏今人酒令尚有遺意道源泥下三字而以為酒鉤非也

射覆蠟燈紅宋玉招魂菝蔽象碁有六簿此分曹並進道嗟

余聽鼓應一作官去走馬蘭臺類轉一作蓬舊書職

書省龍朔初改為蘭臺光宅時改為麟臺神龍時復為祕書省御

史臺魏晉宋名為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唐因之此云走馬

蘭臺必為祕書即時也漢制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故後代營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鄰是以互稱耳舊解

謂義山此時得侍御史誤甚淮南子見飛蓬隨風遠颯揚按

為車以類取之魏武帝詩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颯揚按

韻取也玉篇手取

也不可實代鉤字

浩曰女聯言身不接而心能通五六正想像得之與下章偷看相應非義山身在其中也意味乃佳

聞道閨門萼綠華真誥萼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

何山也女子年可一十上下青衣顏色絕

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此往來一月輒六

過來與權尸解藥按萼綠華曰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

道女羅郁也而南史羊欣泰山南城人祖權晉黃

昔年相望

見送從

偷看吳王苑內

抵天涯豈知一夜秦樓客

翁東川

花西施

（趙臣瑗山滿樓唐詩七律箋註曰）此義山在王茂元家竊窺其閨人而為之或云在令狐相公家者非也觀次首絕句固自寫供招矣又何疑焉（浩曰）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有寄託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此二篇定屬艷情因窺見後房姬妾而作得毋其中有吳人耶趙箋大意良是他人苦將上首穿鑿不知下首明道破矣鼓吹合諸無題詩而計數編之全失本來意味可大噱也（又曰）秦樓客自謂婿於王氏也但義山兩為祕省房中官一在開成四年是年即出尉宏農一在會昌二年而王茂元於武宗即位初由涇原入朝會昌元年出鎮陳許則踪跡皆不細合矣或茂元在鎮更有家在京或係王氏之親戚而義山居停於此頗可與街西池館及可歎等篇參悟亦大傷輕薄矣

鏡檻

本集諸本皆作鏡所見才調集二本一作鏡注曰或作錦一直作錦（程曰）謝朓詠鏡臺詩玲

瓏類丹檻此鏡檻當是鏡臺（徐曰）錦檻錦棚也開元遺事長安富家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結錦為涼棚設坐具召名姝間坐遞請為避暑會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即此會也玩全篇語義與此頗合（按）謝朓詩初學記於鏡臺采之程說近是故且從舊本徐說於全篇亦似但不必

過泥林亭

鏡檻芙蓉入香臺翡翠過拾遺記石虎春雜寶異香為

曰芳塵臺此句泛用可也徐曰芙蓉翡翠皆喻名姝撥絃驚火鳳春秋演孔圖鳳火

有裴神符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精也通典貞觀末

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交扇拂天鵝世說劉嘉

月詰謝公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

國獻丹鶴夏至取鶴羽為扇二美女更搖此扇侍于王側本草

鷓一名天鵝大鷓也此言羽扇字習見隱忍陽城笑登徒子好色賦嫣然喧

傳郢市歌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仙眉瓊作葉眉以葉

元帝詩柳葉生眉上御覽引上佛髻鈕為螺南史扶南國傳

原經曰眉竺仙住南岳餘未考佛髮青紺色衆

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僧五里無因霧

佛經佛髮青而細如藕莖三絲一句狀其粧飾後漢書張楷字公超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成市後華陰山南

遂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見重有

漢樂府董逃行自兔長踰搗海上得綃多見送從玉集

藥蝦蟇丸奉上陛下玉梓

胡沙割寰宇記邢州貢解玉沙齊東野語玉人攻玉必以

合二交水此岸有沙細潤可以澡灌隋代常進後

宮雜以香藥以當豆屑號曰玉女沙亦可取證

犀留聖水

磨〔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聖水谷〔二輔黃圖〕冰池在長安西舊圖云西有滂池亦名聖女泉蓋冰滂聲相近傳說之誤

也〔按〕冰池之為聖女泉宋敏求長安志亦云聖水泉出咸陽縣西昆明池北平地上也其餘聖水事甚多細玩以上四句供藥剩者借言飲食已畢得綃多者取更衣之義綃至輕明正切夏衣玉謂玉顏胡沙喻拭面之物犀謂犀齒聖水磨喻漱齒之態其遣詞

致為詭僻斜門穿戲蜚小閣鎖飛蛾貯之別室騎檐昌艷切侵鞞

卷〔說文〕檐衣蔽前〔釋名〕輶蔽膝也又曰跪檐車帷約憶〔按〕檐本衣名騎檐則被於馬者暫休故卷之

鉶〔釋名〕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以隱蔽形容也憶憲也御熱也〔蒼頡篇〕帛張車上為憶〔南史〕鮑泉傳〕常乘高憶

車〔說文〕鉶吡圓也五禾切〔廣韻〕刃也去角也二句謂休其車騎此十字以故犯聲病為戲傳書兩行雁

取酒一封馳〔漢書西域傳〕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駝謂遣使更延他人取酒以備宴

橋迴涼風壓溝橫夕照和待烏燕太子見後駐

馬魏東阿見後代元城吳令〔徐曰〕待烏謂烏棲承上夕照駐馬亦取日既西傾之義〔按〕此義山自寫遙望之情

想像鋪芳縵〔文選〕雪賦〕援綺衾兮坐芳縵〔按〕西京賦采色織縵雪賦本作縵或作縵誤

依稀解醉羅詳下曲池以下散時簾隔露〔鮑照詩〕珠

臥後幕生波幕動如波紋猶燕臺夏詩輕帷翠幕波迴旋也梯穩從攀桂〔淮南子〕月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三 中華書局聚

中有桂樹（虞喜安天論）俗傳月中有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形桂樹後生焉

弓調任射

莎（北史豆盧寧傳）嘗與梁仙定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御覽）引述異記昔戰國時魏國苦

秦之難有民征戍不返其妻思之而卒冢上生木枝葉皆向夫所在而傾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若石竹而節節相續

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嬌草人呼為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按）月娥亦言嬌獨二句定指女冠用意頗幻否則語不倫矣

今本述異記嬌草誤作霜草寡婦莎誤作寮莎幾無從考索耳前云仙眉佛髻亦以女冠也

豈能拋斷夢

聽鼓事朝珂（徐曰）唐六典載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一刻鼓聲絕皇城開第一擊鼓聲絕宮城及左右

延明乾化門開第二擊鼓聲絕宮殿門開則百官集矣（隋書志）異小錄馬周請置街鼓時人呼為擊擊鼓（按）詳馬周傳（隋書志）

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馮鈍吟曰）此首頗直用事有未詳處（浩曰）細為剖晰姿態全王王書則羨其嬉遊晚而想其歡會身屬旁觀饒涎難禁意

纖語解易使人迷耳玩結句當作於為校書時其後雖頻在京無此歡踪矣

曲池

（按）即曲江也漢書宣帝紀注立廟於曲池之北後人謂在曲江之北也又名曲水唐書及詩文

中曲池曲水習見如本集曲水閑話是也長安志街東第四街之最南名曲池坊坊南街抵京城之南面

以近曲江園故名

日下繁香不自持

〔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日下字本此而日爲君象後人以之稱

京師月中流艷與誰期迎憂急鼓疎鐘斷分隔休燈

滅燭時

〔史記滑稽〕淳于髡傳曰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鳥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

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

張蓋欲判江灩灩

判同拚言登舟張蓋而歸朱氏乃引

搜神記趙炳臨水求渡船人不許乃張帷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之事非所用也炳後漢書方術傳作炳

迴頭

更望柳絲絲從來此地黃昏散未信河梁是別離

〔李陵別蘇武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浩曰〕此宴飲既罷有所不能忘情之作與上章略同非義山將行役也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勸君莫強安

蛇足一醜芳醪不得嘗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

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

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

〔浩曰〕此調尉宏農作也義山雖赴涇原未切薦剡仍俟拔萃釋褐則此行爲畫蛇足矣徒以是爲令狐輩所怒鴻博不中選校書不久居則終亡其酒矣祕省乃清資故曰芳醪詩言中路少需何遽非我所長而乃誤落岐途者才命相妨有不自知其然者也抵摧吞吐字與淚俱吳氏發微已窺及此徐氏駁之曰義山伉儷情深何得以此橫加不知琴瑟之情功名之感兩不相礙玩祭外舅文亦微見不能藉力之意文人一端不檢爲累終身良可歎也已

次陝州先寄源從事

〔舊書志〕陝州陝郡本宏農郡屬河南道陝號觀察使

所洽

離思羈愁日欲晡東周西雍此分途

〔公羊傳〕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

陝而西召公主之〔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陝縣有陝陌注曰博物記二伯所分

迴鑾佛寺高多少

〔舊書紀〕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京畿駕幸陝州十一月還京〔徐曰〕佛寺必還京後建以報功者

望盡黃河

一曲無

〔爾雅〕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直一曲〔水經〕河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

〔潛〕曰佛寺高居比源黃河一曲自喻屈就縣尉毫不着迹但覺雄渾

荆山

〔元和郡縣志〕號州湖城縣荆山在縣南卽黃帝鑄鼎之處〔新書志〕覆釜山一名荆山朱曰明一

統志收此詩於富平荆山非是〔按〕荆山有三一在漢左馮翊懷德縣南禹貢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

一在荊豫界南條之荆下和得玉處也漢書郊祀志
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此則唐志
湖城縣之覆釜也韓昌黎詩
荆山已去華山來即此山也

壓河連華勢辱顏司馬相如大人賦鳥沒雲歸一望

間楊僕移關三百里漢書武帝紀元鼎二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宏農縣應劭曰時樓

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注楊僕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

可能全是為荆山浩曰借慨己之由京調外也不直言恥居關外而故迂其詞使人尋味

任宏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還一作京元和郡縣志宏

農縣望號州郭下本傳調補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餘詳年譜舊書文苑孫逖傳

曾孫簡範並舉進士會昌後兄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必此孫簡傳未詳核耳

黃昏封印點刑徒愧負荆山入座隅却羨卞和雙

剛足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于楚山獻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則和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復相曰石也則左足

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寶玉焉名曰和氏之璧按三世楚王他本不同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五 中華書局聚

此從太平御覽所引韓子也荆山借用玉受誣比民受冤又蔡邕琴操云荆王割之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亦可與將罷去為喻 一生無復沒階趨韻語陽秋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路諾虎扼腕不平之氣有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己不能賞此語之工也

曲江史記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隄州索隱曰隄即確字謂曲岸頭也在杜陵西北五里舊書鄭注傳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嘗吟杜甫江頭篇知天寶以前環曲江四面有樓臺行宮廨署心竊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入

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康駢劇談錄曲江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其

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之節賜宴臣僚

京北府大陳筵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每歲傾動皇州以為盛觀雍錄唐曲江本秦隄州至漢為樂

遊苑隋營京城以其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

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晉書樂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

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舊書樂志子夜歌聲過哀苦

金輿不返

金輿不返

金輿不返

傾城色

漢書李夫人傳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

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

晉書宦人孟玖

諧陸機於成都王穎機被收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老憂王室泣銅駝

晉書索靖知天下將亂

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華氏洛陽記

天荒

地變心雖折若比傷

舊作陽今從戊籤

春意未多

浩曰朱氏謂前半追感明皇貴妃臨幸時事後半謂王涯等被甘露之禍非也凡詩須玩其用意用筆正陪輕重乃可引事

證之今次聯正面重筆即所謂傷春五六乃陪筆耳此蓋傷文宗崩後楊賢妃賜死而作也文宗后妃舊新書竟無傳可考今

據安王溶楊嗣復傳安王溶穆宗第八子也楊賢妃有寵於文宗晚稍多疾陰請以安王為嗣密為自安地帝謀於宰相李珣

珣非之乃立陳王成美妃與宰相楊嗣復宗家及仇士良立武宗遂適此事諧而殺之詩首句謂文宗次句謂賢妃三四承上

五六則以甘露之變作襯而謂傷春之痛較甚於此蓋文宗受制閹奴南司塗炭已不勝天荒地變之恨孰知宮車晚出并不

保深宮一愛姬哉語極沉鬱頓挫朱氏誤會故解至末聯而其詞窮矣余深味此章與下章楊賢妃之死也必棄骨水中故以

王涯輩棄骨渭水為襯實可補史之闕文非臆度也四句似亦以棄骨水中故云分波

景陽井

陳書隋軍陷臺城張貴妃與後主俱入於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勝於青溪中橋

〔南史〕後主逃於井軍人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晉

王廣命斬貴妃於青溪中〔按〕玩史文是斬麗華棄諸溪水也

景陽宮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

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困學紀聞〕墨子謂西施之沉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

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楊慎曰〕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牧之云西

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安知不謂子胥乎皮日休詩不知水葬歸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李義山景陽井詩亦叶此意〔按〕牧之云

一舸則必非子胥必謂隨范少伯也此章只用水葬以痛楊賢妃不必辨水葬之可信否也舊本皆與上首接編猶可悟其一時一

事之作所箋確矣長安志云文宗章陵陪葬楊妃封妃封字既有誤詳觀史文必無仍令陪葬之事此訛傳也

〔又按〕畢中丞新校長安志陪葬楊賢妃沉案會要云章陵無陪葬非愚謂會要實足相證並非臆斷

王谿生詩箋註卷之二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胡重子健參校

詠史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韓非子）秦穆公問由余曰古之

明王得國失國何以故余對曰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何須琥珀方為枕（後漢書王符傳注）廣

雅曰琥珀珠也生地中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蜀賓及大秦國（西京雜記）趙昭儀上皇后飛燕襪三十五條中有琥珀

枕豈得真一作待珍珠始是車（史記田敬仲世家）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

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運去不逢青海馬一作鳥誤（吐谷渾西域傳）

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力窮難拔蜀山蛇（華陽國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

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覽其尾擊之不得五人相助大呼扯蛇山崩壓五人及秦五女因命曰五婦山（按）句意本劉向災異封

事去仗則幾人曾預南薰曲（禮記）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終古蒼

梧哭翠華（禮記）舜崩于蒼梧之野（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注曰以翠羽為葆也華葆也

玉谿生詩箋註 卷二 一 中華書局聚

帝紀) 宜州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伐以虎魄瘞金瘡命碎分賜諸將

〔朱曰〕史稱文宗恭儉性成衣必三澣可謂令主矣迨乎受制家奴自比周報漢獻故言儉成奢敗國家常理帝之儉德豈有珀枕珠車之事今乃與亡國同取深可歎也義山及第於開成南薰之曲嘗聞之矣其能已於蒼梧之哭耶全是故君之悲託於詠史耳姚曰青海馬惜駕馭者無英雄蜀山蛇恨盤結者增氣燄〔浩曰〕合采朱氏姚氏之解已明爽矣文宗儒雅好詩夏日與學士聯句帝獨諷柳公權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見舊書傳結聯統美其好文方得大體不可專指義山得第之年恩賜詩題也

垂柳

娉婷小苑中婀娜曲池東

〔魏文帝柳賦〕柔條婀娜而蛇伸

朝珮皆垂

地仙衣盡帶風七賢寧占竹

〔晉書〕阮籍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共為竹林

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三品且饒松

〔白香山從龍潭寺至少林寺詩〕九龍潭月落杯酒三品松風飄管

絃考少林寺有則天皇后封三品松五品槐見〔嵩山志〕及〔宋范純仁游嵩山聯句〕或更有他事歟

腸斷靈和

殿先皇玉座空

〔南史〕張緒少有清望吐納風流每朝見武帝目送之劉峻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

甚長狀若絲縷帝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揚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

〔浩曰〕此借喻朝貴之為新君所斥者語意顯豁當在文宗後作或者垂柳即垂楊暗寓嗣復之姓與

與同年李定言曲水閒話戲作

〔朱曰〕許渾集有李定言

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遷右史詩當即其人〔按〕鼓吹選本作送李宣殿院歸闕而許集先有送定言

南遊詩似定言
名宣抑誤刊歟

海燕參差溝水流

〔卓文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日
溝水頭濺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同君

身世屬離憂相攜花下非秦贅

〔漢書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按〕贅婿古

所賤始皇發贅婿賈人遣戍漢文帝時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為吏

對泣春天

舊皆作春天朱本一作風

前類楚囚

〔左傳〕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書〕王導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

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討復神州何至作

楚囚相

碧草暗侵穿苑路珠簾不捲枕江樓

〔西京雜記〕昭陽

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莫驚五勝

舊本作五勝或云南宋本作五勝又聞他本有作玉勝

豈戍籛訛

埋香骨

〔按〕玩曲水之意當作五勝〔史記〕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

不勝以為水德之始〔漢書〕律歷志秦兼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解只以五勝代水字猶老子云上善若水而唐人賦水直以上善稱之也言莫驚香骨竟棄水中即得葬地下悲苦均耳又何擇焉似與曲江一首同意然水中不可言埋白頭字亦無着且必不可云閑與戲也若云作玉媵追悼亡妾戲其地下傷春亦有白頭之歎然意義大減故究難定其孰是也白頭似即用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浩曰〕諸家疑李定言亦王茂元婿似也更以為同悼亡則非蓋別有所感耳三四謂原非秦贄何至不得居官而相對泣耶蓋以婚於茂元致累故云然也五六正詠曲水境地恰緊接出埋香玩起聯是兩人皆將出遊也

井泥四十韻

皇都依仁里〔朱曰〕在東都白氏長慶集有宿崔十八依仁新亭詩西北有高齋〔何

文選古詩西北有高樓篇注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居也發端本此舉仁者君之事也故假里名寓意〔按〕何說昨日主人氏治井堂西陲工人三五足見讀書之細

輦輦出土與泥到水不數尺積共庭樹齊他日井

甃畢〔易〕井甃无谷修井也用土益作堤〔何曰〕以比沙堤曲隨林掩映繚

以池周迴〔田曰〕句法古老文在其中下去冥冥穴上承雨露滋寄

辭別地脈〔史記〕蒙恬曰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因言謝泉扉昇騰不自

意疇昔忽已乖田曰用意見此伊余掉行鞅左傳藥伯曰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行行來自西一日下馬到此時芳草萋四面多好

樹旦暮雲霞姿晚落花滿地幽鳥鳴何枝蘿幄既

已薦山樽亦可開待得孤月上如與佳人來狀井泥昇

騰許多生態妄想義門謂用騷人求女之意非也因之一作茲感物理惻愴平生懷

二句一篇之主以下雜拉繁亂集中至頽唐之作茫茫此羣品不定一作動誤輪與蹄

堯舊皆作喜程曰應作堯得舜可禪喜得亦通然發端不宜不以瞽

瞍疑杜牧秋娘詩後幅亦然但彼敘秋娘事已居大半此則借題取興用意却在中後禹竟代舜立

其父吁咈哉書僉曰於鯀哉嬴氏并六合所來因不

韋史記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

時生子政子政漢祖把左契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王弼注曰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也徹司人之過也按輔嗣之說如此而本

文殊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後人以言王者受命用之熟矣然禮記獻粟者執右契疏曰右為尊以先書為尊故也戰國策有操

右契而責德於秦魏之語是責人者操右契也漢時銅虎符右留京師左與郡守亦右尊於左也老子本讓而不爭之意有德則天心歸之自然司契何事早爭召怨哉後世則以左為重舊書志符寶即凡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與老子本義自異今偶為晰之

自言一布衣史記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當塗**

佩國璽漢書元后傳初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軹道奉上始皇璽高祖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後漢書徐璆傳注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魏志曰馬令李雲上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當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象魏兩觀闕是也又曰文帝受禪漢獻帝遣使者送璽綬

本乃黃門攜後漢書袁紹傳

檄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饗餐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巧攜養因臧買位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注曰曹瞞傳及郭頒代語

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

長戟亂中原史記樛里子傳長戟居前疆弩在後漢書鼂錯傳平地淺水可

何妨起戎氏戎氏統言諸胡如前趙劉氏之為匈奴後趙石氏之

不獨帝王爾臣氏後秦姚氏之為羌皆其類也詳晉書載記

下亦如斯伊尹佐興王不藉漢父資列子伊尹生乎空桑呂氏春秋

有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

白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獨異志伊尹無父按古來稱人曰漢如北史斛律金傳爾所

使多漢刑劭傳此漢不可親近及好漢醉漢磻溪老釣叟坐之類此言無丈夫為父也易乾卦萬物資始

為周之師尚書大傳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拜之尚父曰望鈞得魚腹中有玉璜刻曰周受命呂左檢德合於今

昌來提水經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注曰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谿中有泉謂之茲泉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

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几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交平石釣處其投竿踞餌兩膝遺蹟猶存屠狗與販

繒突起定傾危史記樊噲傳以屠狗為事長沙啓封土灌嬰傳睢陽販繒者也

豈是出程姬漢書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

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發悟己之繆幸帝問主人翁有

自賣珠兒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

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上從主飲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

主人翁主自引董君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味死再拜謁因叩頭謝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翁飲大驩樂於是董

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武昌昔男子老苦為人妻道源曰搜神記漢哀帝時豫章有男子

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武昌則未詳按豫章事見漢書五行志武昌或南昌之訛豫章郡首南昌縣也未定是否徐氏引武

都丈夫化女子蜀王有遺魄今在林中啼見哭蕭淮南為蜀王妃亦非

雞舐藥翻向雲中飛〔神仙傳〕入公與淮南王安白日昇天

昇天故雞鳴天上犬吠雲中大鈞運羣有〔賈誼鵬鳥賦〕大鈞難以

理推顧願一作於冥冥內為問秉者誰我恐更萬世

此事愈云為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韓非子〕故

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揚子〕或問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異經〕西北有獸狀似虎

有翼能飛便斂食人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鳳凰不五色

聯翼上雞棲〔詩〕雞棲于埘〔何曰〕此四句方是本旨猛我

欲秉鈞者竭來與我偕〔曾子歸耕操〕竭來歸耕歷山盤

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车竭來今〔說文解字〕竭去也浮雲不相顧〔何曰〕浮雲蔽日之

蔽賢猶浮雲之郭日月也〔按〕九辯云何汜濫之浮雲兮焱寥

沈誰為梯〔楚辭九辨〕沈寥兮天高而氣悒悒夜參將一作

半〔何曰〕用長夜漫漫何時日意但歌井中泥

〔胡震亨曰〕嘗讀元微之古諷各篇怪其講道理着魔不謂此趣士亦復爾爾〔朱曰〕易云井泥不食故以起興深刺世之沉

洿下才而幸居高位者中幅雜言古今升沈變態難以理斷後
慨小人乘權君子失位三歎於浮雲蔽天而不可梯也（錢曰）
取義僻而無味（程曰）劉孝威筮篋謠云從風暫靡草富貴上
昇天不見山巔樹摧圮下為薪豈甘井中泥上出作埃塵詩意
本此（浩曰）行行來自西自長安至東都也邈其遊踪玩其
引古蓋當文宗崩武宗立楊嗣復輩遠斥江湘李德裕由淮南
入相之時語雖雜
拉尚有線索可尋

送千牛李將軍赴闕五十韻

（舊書職官志）
千牛刀即人主

防身刀也後魏有千牛備身後代因之唐置左右千
牛衛有大將軍正三品將軍從三品中郎將正四品
下階備身左右正六品下階又曰備身左右衛官以
上王公以下高品子孫起家為之此李千牛當是已
為從三品之將軍故詩有紫綬及趨朝出位之語非
起家為之者集有少將詩可證千牛乃西平王之孫
程氏遂以李聽之子孫官千牛將軍者實之徐非嫡
長誤矣表多闕略無可全考至招國李家余揣其為
李執方家茂元妻之族
也徐氏取以證此尤誤

照席瓊枝秀

見安平
公詩

當年紫綬榮

（呂氏春秋）士有當年
而不耕者（高誘訓解）

當其丁壯之年（史記）蔡澤曰結紫綬於腰（舊書輿服志）一二品
三品紫綬（按當年正當妙年見垂柳朱氏謂指李令誤紫綬不可

引漢書相國丞相太尉
至徹侯皆金印紫綬也

班資古直閣

一作閣（通典）梁置左右
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

儀從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至隋置備身府

勳伐舊西京在昔王

綱紊因誰國步清

詩國步頻

如無一戰霸

左傳一戰而霸

安有

大橫庚

史記文帝本紀大臣使人迎代王王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子為天王夏啓以昌注曰以荆灼龜文正

庚橫也

內豎依憑切凶門責望輕

淮南子將軍受命辭而行乃爪鬣設明衣鑿

凶門而出史記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按以下敘致亂之由定亂之業余悉為訂正舊書宦官傳自魚朝恩誅宦官不復典

兵德宗以親軍委白志貞志貞多納豪民賂補為軍士取其傭直身無在軍者通鑑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司農卿段

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此聯正指其弊

中台終惡直

漢書東方朔傳願陳泰階

六符以觀天變注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

士庶人後漢郎顛傳三三公上應台階左傳惡直醜正

上將更要盟

左傳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八公羊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按朱泚之為涇原亂兵所奉由於曾帥涇原也舊書傳及通鑑云楊炎獨任大政專復恩讎奏

請城原州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涇原節度段秀實以為未宜與事召寇炎以其沮己徵入為司農卿以李懷光代之涇原將劉

文喜不受詔上疏復求秀實不則朱泚乃以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受詔及文喜授首加泚兼中書令而以姚令言為涇原留使泚自

涇州還鎮鳳翔朱滔以蠟書遺之欲與同反馬燧獲之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京泚惶恐請罪上曰千里不同謀非卿之過

因留長安私第賜予甚厚以安其意是則泚之鎮涇原由於楊相
惡秀實之直言泚之居京師由於滔之約與同反切指二事以見
禍生有源並非泛論丹陛祥烟滅皇闈殺一作氣橫喧闐衆狙

怒莊子狙公賦芋朝三而暮四衆舊皆作入容易八鸞驚蠻殊無謂

必入鸞之誤竟為改正詩八鸞玲瓏宋書禮志漢制金根車駕
六黑馬施十二鸞五時副車駕四馬施八鸞韻會鸞通作鸞通

師及將發澹水犒師惟糲食菜餞衆怒蹴而覆之鼓譟還趣京師
上出金帛二十車賜之賊已入城不可復遏召禁兵禦賊無

一人至者乃自苑北門出幸奉天此謂偏師作亂遽驚鑾御檣

杙寬之久左傳顛頊氏有不才子謂之防風戮不行家語

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檣杙舜投之四裔以禦魑魅素來矜異類國語異德則異類此去

豈親征檣杙句謂久優容泚而居之京師也舊書傳及通鑑

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
矣請召使同行上倉猝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亂

兵謀乃迎泚於晉昌里第入居含元殿徙白華殿防風句謂不從
公輔之言也又言於兇徒素事姑息然此時豈親征之比何可尚

留此禍種哉捨魯真非策禮記孔子曰居邠未有名會無

力牧御帝王世紀黃帝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寤而數

日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

泚傳)及(通鑑)云源休引符命勸泚僭逆及圍奉天時遣使環城招誘公卿士庶笑其不識天命

大鹵思龍

躍(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穀梁傳)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一行并州起義堂頌)高祖龍

躍晉水鳳蒼梧失象耕(論衡)舜葬蒼梧象為之耕(文選)吳都賦注)越絕書曰舜葬蒼梧象為之

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按)水經注會稽山上有禹冢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而越絕書禹葬會稽教民鳥田舜死蒼梧

象為民田相類而有異也靈衣沾愧汗(楚辭九歌)靈衣兮(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儀馬困陰

兵(舊書紀)朱泚據乾陵作樂辭多侮慢(通鑑)賊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朱曰)似暗用昭陵石馬事詳後復京(按)儀馬具

馬之儀(漢書郊祀志)不寓車馬寓車馬謂寄其形於木也陵廟石馬義同(通鑑)開成元年遇立仗別給儀刀注曰具刀之儀而已

其義亦同乃源師引甘澤謠許雲封乘義馬入長安而改義為儀謬哉(程曰)原廟之衣愧為沾污儀仗之馬難於陰助別

館蘭薰酷深宮蠟燭明黃山遮舞態黑水斷歌聲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西京賦)繞黃山而款牛首(書)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此一聯自奉天迴思長安言宮館皆

為賊據歌舞皆為賊娛而帝困於奉天也非朱泚初入宮燭炬星羅之事縱未移周鼎(史記)周本紀)秦

昭王取九鼎寶器而何辭免趙坑(史記)秦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坑降卒四十

餘萬此言縱未能滅我王室而困守圍城何以免害是泛論非有所專指也長平本殺降事今借用之(舊書傳)建中四年十月泚

玉谿生詩箋註 卷二 七 中華書局聚

僭即偽位稱大秦皇帝十一月泚解圍入長安明年為興元二年正月一日更號曰漢當圍奉天時僭稱秦故用二秦事以切之

空拳 一作拳 **轉鬪地** 漢書李陵傳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注曰拳弓弩拳也與養同去權反又

音眷司馬遷傳張空拳冒白刃注曰拳弩弓也矢盡道窮士張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拳則屈指不當言張 **數板不沉**

城 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二版 **且欲憑神算** 後漢書王渙傳京師稱數

以為渙有神算此取神明之意 **無因計力爭** 舊書渾瑊傳以飢弱之眾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入憂不

濟公卿以下 **幽囚蘇武節** 漢書蘇武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又徙北海

上使牧羝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棄市仲由纓** 史記石乞盪擊攻子路曰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通鑑盧杞言於上曰朱泚必不為逆願遣大臣入京宣慰金吾將軍吳淑請行遂奉詔詣泚泚殺

之泚召段秀實等議稱帝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賊眾爭前殺之劉海賓岐靈岳等相次死泚圍城時龍武大將軍呂希倩戰死將軍

高重捷為賊伏兵所斬舊書李晟傳上還京晟表 **下殿言終**

驗 梁書武帝紀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足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乃斬曰彼亦應天

耶增埠事早萌 原注先時桑道茂請修奉天城通鑑建中元年六月術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

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築奉天城舊書方伎傳帝倉卒幸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已卒

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命築奉天城舊書方伎傳帝倉卒幸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已卒

命祭之坤同陣城上女牆也（左傳）授兵登陣（漢書劉向疏）增埧為高蒸雞殊減膳（晉四王故事）惠帝還

洛陽道中有老人蒸雞素木盤中盛以奉帝（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齋日三舉

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戒邦有大故則不舉（漢書宣帝紀）今歲不登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晉書成帝紀）詔太官減膳

麴異和羹（晉書愍帝紀）建興四年冬京師飢甚米斗金二兩（晉書）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荆書傳）奉天圍久食且盡以蘆

根而進之以上全敘圍奉天事否極時還泰屯餘運果亨根而進之以上全敘圍奉天事否極時還泰屯餘運果亨

流離幾南度（舊書紀）興元二年二月李晟表李懷光反狀（舊書紀）興元二年二月李晟表李懷光反狀

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而通鑑云淮南節度使陳少遊修塹壘繕甲兵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築石頭城繕館第數十修塹壁

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此即舊書韓滉傳倉卒得西平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此即舊書韓滉傳倉卒得西平

書紀（上南幸梁州李晟大集兵賦以收復為己）神鬼收昏黑（舊書紀）上南幸梁州李晟大集兵賦以收復為己（舊書紀）上南幸梁州李晟大集兵賦以收復為己

任八月論功晟以合川郡王改封西平郡王神鬼收昏黑任八月論功晟以合川郡王改封西平郡王神鬼收昏黑

姦兇首（去聲）滿盈官非督護貴（通典）漢初置西域都護為加官也使護西域三十六國

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師以丈人貞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師以丈人貞

書曰廣州西南別置督護專征討之（易）師貞丈人吉（舊書）書曰廣州西南別置督護專征討之（易）師貞丈人吉（舊書）

傳（晟引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朔方節度李懷光自河北赴難）軍咸陽詔晟與之合軍懷光陰與泚通晟懼為所併乃徙屯渭橋

懷光果叛晟以孤軍獨當二賊徒以忠義感人心故英豪歸向覆載還高下寒暄急改更

自出幸至還宮馬前烹莽卓王莽董卓壇上揖一作挹韓彭韓信彭越

〔按〕挹與揖通荀子議兵篇湯武之誅桀紂拱挹指麾〔舊書紀〕興元元年五月晟大破賊追擊至白華朱泚姚令言遁去晟收復

京師渾瑊戴休顏亦破賊於咸陽六月晟上收京露布涇州田希鑿斬令言幽州軍士韓旻斬泚並傳首至行在扈蹕

三才正回軍六合晴〔舊書紀〕七月壬午車駕至自興元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衆扈從李晟

駱元光尚可孤以其衆奉迎步騎十餘萬旌旗數十里都民歡呼感泣李晟見於三橋自陳收復之遲上慰勞遣之此時

惟短劍仍世盡雙旌〔新書志〕節度使賜雙旌雙節〔程曰〕謂晟在當時只知用兵雖家室為賊

所賞皆所不惜故能成功而子孫各以功名顧我由羣從猶顯愿憲愬聽皆為節度聽子琢亦為節度使

通〔舊書傳〕晟配享德宗廟廷其家逢君歎老成慶流歸編附屬籍羣從從兄弟也屢見史書

嫡長〔金石錄〕裴度撰西平王碑載西平十二子愿聰摠孫憑如憲朔懿聽聽甚愨唐史宰相世系表同而新舊史傳皆云

有十五子也舊史云何仙皆無錄早世豈以何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石撰李聽碑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有未名而卒者爾

〔按〕神道碑乃太和元年奉勅撰必可據也何既早世未必有後凡西平子嫡出庶出皆無可考此嫡長似為愿子舊紀德宗詔西

平郡王李晟長子愿賜勳上柱國與晟門並列戟也杜牧之分司洛陽司徒愿罷鎮閑居牧之有李尚書席上作則有家于東都也

新書表列聽子璋璋璿璿六
人慕子璿一人其餘傳表皆缺
詒厥在名卿詩詒厥孫謀隼擊

須當要已見重有感矣時孫寶以姦惡之人問掾侯文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

默然此云當要暗用其事鵬搏莫問程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趨朝排玉座舊書志凡受朝之日千牛將軍則領備身左右昇殿而侍列於御座之左右新書儀

衛志朝會有千牛仗以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右為之皆執御刀弓箭升殿列御座左右出位泣金莖魏略

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虞駱駝銅人承露盤漢晉春秋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餘見陳後宮幸

藉梁園賦史記梁孝王世家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正義曰苑園在宋州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西京雜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雀洲鳧渚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一又曰王遊於志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叨蒙許氏評後漢書許劭與從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

月輒更其品題故中郎推貴壻見送裴十四定遠重時英

後漢書班超封定遠侯政已標三尚按家語孔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從其所王夏后氏以金德

王尚黑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周人以木德王尚赤此三代所以不同三尚用此上云泣金莖者千牛當於文宗晏駕時罷歸今武宗

立朝政一新不啻三代之各易所尚而千牛將起用矣人今位舊注引忠實文相似而猶誤又改引三尚署則謬矣

玉谿生詩箋註卷一 九一中華書局聚

一鳴〔史記滑稽淳于髡傳〕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長刀懸月魄〔新書車服志〕千牛將軍執金披豁

裝長刀餘見街西池館快馬駭星精〔爾雅〕天駟房也注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漸深眷睽離動素誠蕙留春晚〔玉簫〕晚於阮切晚〔楚辭〕白日晚晚其

將入兮蕙開於夏令故曰留春此與惜別夏仍半似合松待歲崢嶸〔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惆

悵而哀離似有異縣期迴雁〔古樂府〕他鄉復異縣〔徐靈期〕南岳記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

為首嶽麓為足〔輿地志〕衡山一峯極高雁不能過遇春北歸故名迴雁或云峯勢如雁之迴〔通典〕衡州湘潭縣有南岳衡山〔新書志〕元和後登時已飯鯖〔抱朴子自敘〕入齋酒饋候洪亦

湘潭屬潭州〔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婁護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去程

風刺〔七跡〕切刺別夜漏丁丁庾信生多感〔庾信哀江南賦〕楊朱

死有情〔取路岐〕之意絃危中婦瑟〔古樂府相逢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

挾瑟上高堂甲冷想夫箏〔樂苑〕想夫憐羽調曲也〔國史補〕于顛以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

孰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訛耳此會與秦樓〔向直〕取想夫之義自謂離其家室也餘見無題五古

鳳俱聽漢苑鶯〔言歸期〕當在春洛川迷曲沼烟月兩心傾〔點〕

鳳俱聽漢苑鶯〔言歸期〕當在春洛川迷曲沼烟月兩心傾〔點〕

洛中送別

〔魏志管輅傳注〕水
火之難登時之驗

〔田曰〕跳動激發筆驅風雲人擬義山於少陵於此信之
曰〕此章在洛陽作李千牛亦茂元督時將赴闕而義山將南
遊也前半頌美先世後幅趨朝二句謂其官京師而暫歸也幸
藉二句謂切其賞譽中郎二句實指千牛為王督異縣二句謂
我將往異鄉迴雁峯前今日過別遽邀餞飲也庾信以情江南
楊朱以悲岐路中婦瑟想夫箏則謂己之與其妻別也寓關姻
婭不妨語之昵耳會與二句訂歸期也語意全為明白朱氏輩
以迴雁為雁書以絃危二句為悼亡遂至前後皆不可通
又曰〕語皆覈實字盡精澁大氣鼓蕩渾
重若輕竊意追敘太繁未免貪使才耳

崇讓宅東亭醉後沔然有作

〔韋氏述征記〕
洛陽崇讓坊有

河陽節度使
王茂元宅

曲岸風雷罷東亭霽日涼新秋仍酒困一作困病幽興

暫江鄉搖落真何遽〔楚詞九辯〕悲哉秋之為氣
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交親

或未亡舊皆作亡朱本作忘忘字似是
詩箋亡之言忘也本可通用一帆彭蠡月〔禹貢〕
揚州

彭蠡既縮陽鳥攸居孔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居
此澤〔陸氏釋文〕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按〕今在九江郡界

〔正義曰〕是江漢合處〔荊州記〕宮庭湖即彭蠡澤也〔按〕余初以義山至潭州必渡洞庭疑其却用吳錄之說今以江路往來或

果經彭蠡不可妄斷通典曰彭蠡在江州潯陽郡之東南九江在郡西北數雁塞門霜俗態雖

多累仙標發近狂〔漢書〕梅福九江壽春人也為郡文學補南宮曰尉後去官歸壽春至元始中福一朝

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北史儒林王孝籍傳〕謝相知之病無官可以免

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按〕梅福之狂指福上言變聲名佳事輒報罷成帝時王氏浸盛復上書譏切終不見納

向在身世玉琴張〔漢書〕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取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萬古

山空碧無人鬢免黃驊騮憂老大〔魏武詩〕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壯心已鷓鴣妒芬芳〔離騷〕悲鷓鴣之先鳴兮使百草之為不芳王逸曰常以春分鳴也音題決〔漢書揚雄

反離騷〕作鷓鴣師古曰鷓鴣字也一名子規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鷓音大系反鷓音桂鷓字或作鷓一音題決〔廣韻〕鷓鴣春

分鳴則衆芳歇秋密竹沉虛籟〔章氏述征記〕崇讓坊出大竹及桃孤蓮汨

一作晚香〔日沉曰汨皆因風雷初罷〕如何此幽勝淹臥劇清漳〔劉楨詩〕余

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浩曰〕集中江鄉之遊一為開成五年辭尉任南遊一為大中二年歸自桂管途經江漢皆詳年譜此章當屬開成五年四句

幽興暫江鄉言將暫詰江鄉與異縣其迥雁同為預擬之詞搖
落句謂罷官慨入官未久已遭失意交親句謂所親或未忘我
將往依之一帆二句預擬江鄉之程俗態四句言尉乃俗吏耳
以活獄忤上官何其狂也唐人每云仙尉矣聲名佳句虛說亦
可或即指獻州刺史之篇去職他遊猶之不調更張且將寄人
幕中與仕於京朝判然矣萬古四句言高隱未能徒畏遲暮未
四句應轉首聯以物態之摧抑比己之志不得舒因疾羈留也
數章中頗相貫通但與陶進士書九月初東去之前又有東西
往來小蹟耳若屬大中二三年作則搖落句謂鄭亞據貶交親
句及下聯謂更至江鄉訪舊求遇也仙標近狂謂選尉整屋地
多仙跡近京師也以下皆撫身世而感數之解亦可通但細跡
總屬難詳也他篇少可互證且其時意緒無聊與此之傲兀激
昂又有不同故酌移數過而附編於此又曰江鄉之遊大
旨確得而篇章紛雜艷情居多無可細編皆彙入第三卷也此
時南游及桂管歸程之外惟閑居永樂數年當更有行
役之事然詩云我獨邱園坐四春更何從憑虛妄測耶

酬別令狐

英華作
令狐入

補闕

綺早為補闕此服闋
起為原官也詳年譜

惜別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諫草更賦贈行

詩

謂夏半告別預期秋歸不料秋始成
行更勞賦贈也此解方與五韻合

錦段知無報

張衡四
愁詩美

人贈我錦繡段何
以報之青玉案

青萍肯見疑

魏志陳琳答曹植牋君侯秉
青萍干將之器按呂氏春秋

青萍豫讓之友也為趙襄子驂乘因遇豫讓退而自殺典論曰三
劍三刀惜乎不遇薛燭青萍也是青萍以人名劍如干將之類矣

玉谿生詩箋註

卷二

十一中華書局聚

〔史記〕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驪注曰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鄒陽書又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又曰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入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人吾一作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此相眄之跡乃句意所用

句入老杜集何以辨〔後村詩話〕於升沈得喪之際婉而成章 警露鶴辭侶〔風土記〕鶴性警於草上滴滴有聲即高鳴相

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吸風蟬抱枝〔家語〕孔子曰蟬飲而不食〔莊子〕

姑射神人吸風飲露〔温嶠蟬賦〕飢踰晨風渴飲清露此借寫景言跡雖暫離心仍永託 彈冠如不問〔漢書〕

王吉傳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又蕭望之傳〕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又到掃門時〔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

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王拜為內史〔楊曰〕結句悽惋其詞卑其志苦矣

〔浩曰〕與陶進士書九月東去景態相合也纏綿之中半含剖白與令狐交誼之乖大可見矣

臨發崇讓宅紫薇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羣芳譜〕紫薇四五月始花開

一樹穠姿獨看來秋庭暮雨類輕埃

謝接續可至八九月謝朓觀雨詩散漫似輕埃不先搖落應為有按英華作應有待亦非愚意謂

應為有我來看故不先搖落耳已欲別離休更開桃綬含情依露井

後漢書輿服志注引丁孚漢儀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花縹三采梁武帝賦或帶桃花之綬桃綬泛用不拘品秩餘見後判春

柳綿相憶隔章臺見回中牡丹天涯地角同榮謝豈要

移根上苑栽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二千餘種植其中

浩曰中書省為紫微省而祕書省隸中書之下也白香山詩紫微花對紫微郎此章暗用薇省寄慨四句深恨別離兼憶家

室結則強作排解也

過伊僕射舊宅舊書傳伊慎兗州入大歷以後累討哥舒晃梁崇義李希烈吳少

誠前後多戰功封南兗郡王節度安黃等州安黃置奉義軍額為奉義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憲宗即位

入真拜右僕射後兼右衛上將軍元和六年卒按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安黃節度治安州而當慎

入觀時詔其子宥領安州刺史見權德輿所撰神道碑南兗郡有作南兗者誤舊唐新書志表元和元年

罷奉義軍節度使升鄂岳觀察為武昌軍節度使治鄂州管鄂岳蘄黃安申光等州五年罷節度使置鄂

岳都團練觀察使又按此宅在舊治之地義山至江鄉而過之非如長安志所載街東光福坊有伊慎

也宅

朱邸方酬力戰功漢書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按朱明朱邸在京在外可通用南史

謝朓謝朓華筵俄歎逝波窮迴廊簷一作斷燕飛出

一作去又一作入誤小閣一作塵凝人語空集中雙聲疊韻甚多此聯尤巧變者幽淚

砌非欲乾殘菊露一作餘香猶入敗荷風深秋之景何能

更涉瀧江去獨立寒沙一作流今弔楚宮瀧為江水通稱見送從翁

東川楚宮遠在巫峽入蜀乃經何能更涉弔哉

田曰哀音清苦但多亮節而少微情一結猶存風雅浩曰

田評不曉用意耳高錯出鎮鄂岳義山當至其地題以舊宅寄慨結云更涉瀧江高已由鄂岳遷鎮西川義山不更涉江而上矣故有寄成都從事之作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自注時二公從事商隱座主府一作所

紅蓮幕下紫梨新文選蜀都賦紫梨津潤善曰西京雜記上林有紫梨楊慎曰選注不言其狀蜀

有梨樹花以秋日紅色唐李邕有進紫梨表可証按下文二江切蜀紫梨詞賦屢見非專蜀產孫楚秋賦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

此以紀秋命斷湘南病渴人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縣注曰衡山在東南舊書志潭

州長沙縣漢臨湘縣湘潭縣漢湘南縣地（按）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朔山皆東北流至會洞庭湖水而東北入大江故自桂州至衡潭皆可曰湘南韓昌黎送桂州嚴大夫詩茲地在湘南也然桂州究多稱嶺南而長沙連郡則皆據古稱湘南此句定指潭州朱氏謂桂管非矣
餘見送裴十四

今日問君能寄否二江風水接天津

（揚雄蜀都賦）兩江珥其前（南史）江祏及弟祀劉胤劉晏俱候謝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餘詳招國李十將軍

（浩曰）商隱座主高錯也題之書法必高苗二人從事成都也余初疑其爲成都人又據舊書紀高錯爲河南尹而以天津指

東都洛水今知皆其誤也舊書紀開成三年五月以吏部侍郎高錯爲鄂岳觀察使至四年七月又書錯尹河南舊新書傳錯

於三年轉吏部侍郎五月出爲鄂岳觀察卒皆不敘尹河南也錯兄銖太和九年五月以給事中觀察浙東舊書紀傳同紀於

銖他無所書傳則云開成三年入爲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爲河南尹是四年傳文之銖卽紀文之錯而有一誤矣且錯三年

方至鄂岳豈四年卽內召尋又出尹耶紀又不書何人代領鄂岳也與陶進士書係五年九月解錯爲夏口公則必尚在鄂岳

而錯尹河南之紀文洵不可據矣至會昌元年觀察鄂岳者爲崔蠡見爲濮陽陳許舉代狀今就詩釋之首句言秋深入幕末

句以二江比二從事天津泛言霄漢言從此上升也次句義山在湘南寄詩也更合檢舊新書紀傳表通鑑開成二年十月李

固言罷相節度西川會昌初入朝會昌六年四月西川節度使爲崔郾大中元年李回罷相爲西川節度使二年二月責授湖

南觀察是時卽杜棕節度西川然則會昌朝數年鎮西川者史文多所闕軼如崔郾鎮蜀見紀文而傳渾云歷方鎮此必高錯

於五年深秋時遷鎮西川紀傳皆闕之耳以詩証補必不誣矣
詩見成都文類亦一証也〔又按〕舊紀言開成政事最詳於

近代然疎略已不免故
徵事箋詩其費鉤校也

贈劉司戶蕢

〔舊新書傳〕劉蕢字去華幽州昌平人
寶歷二年進士博學善屬文尤精左

氏春秋好談王霸大略耿介嫉惡慨然有澄清之志
太和二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蕢切論黃
門大橫將危宗社考官不敢留蕢在籍中物論喧然
不平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皆表蕢幕府

授祕書郎而宦人深嫉蕢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參軍卒〔按〕舊傳蕢終使府御史此從新傳

江風揚

一作非浪動雲根〔唐音癸籤〕雲根六朝人先用之宋
孝武登樂山詩屯烟擾風穴積水瀾

雲根〔按〕晉張協雜詩雲根臨入極雨足灑四溟已
在前矣但景陽是狀積雨尚非實境宋孝武方指石

白日昏

〔碇同〕〔玉篇〕碇石也〔陸曰〕江風吹浪而山為之動
日為之昏只十四字而當日北司專恣威柄凌夷一齊

寫已斷燕鴻初起勢

昌平燕地對策為進
身之始謂不留籍更驚騷客後

歸魂

時在楚地故
以騷客目之漢廷急詔一作誰先入〔漢書賈誼傳〕

年後歲餘文帝思誼
徵之至入見餘詳後

楚路高歌自欲翻

用接輿
歌鳳事萬里相

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

〔道源曰〕東坡句九
重新掃舊巢痕本此

〔浩曰〕義山與司戶相逢之跡詳年譜矣玉泉子云劉蕡楊嗣復門生也中官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昔與蕡及第時猶未風耳竊疑義山赴潭司戶必因謁座主來潭故得相晤而於春雪時黃陵送別也

潭州

〔水經注〕臨湘縣北昭山山下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潭無底亦謂之湘州潭〔舊書志〕秦漢

為長沙郡國晉置湘州隋為潭州以昭潭為名屬江南西道

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

〔陸曰〕所言在今故曰

今古湘淚淺深滋竹色

〔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啼以涕揮竹竹盡斑〔述異記〕湘水岸有

相思宮望帝臺舜歿葬蒼梧二女追之不及慟哭淚下沾竹文悉斑斑然〔水經注〕大舜陟方二妃從之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

出入瀟湘之浦楚歌重疊怨蘭叢

〔史記〕屈原列傳楚人既咎子蘭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

之〔又曰〕令尹子蘭大怒朱曰楚辭九歌稱澹蘭者不一故曰重疊

陶公戰艦空灘雨

〔晉書〕陶侃

傳侃為江夏太守加督護拒陳恢以運船為戰艦所向必破後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八州討杜弼平蘇峻封長沙郡公朱伺傳侃以

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

賈傅承塵破廟風

〔史記〕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鸚鵡飛入舍

止於坐隅楚人命鸚曰服生以長沙卑濕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西京雜記〕鸚鵡鳥集其承塵〔釋名〕承塵施于上以承

塵土也〔水經注〕湘州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上斂下大狀似壺旁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坐形流

俗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寰宇記）賈誼廟即誼宅

目斷故園人不至

松醪一醉與誰同

（本草）松葉松節松膠皆可為酒（陸士衡詩）瓦壘酌松醪

（徐曰）此作於楊嗣復出為潭州時三指文宗四指武宗放逐諸臣叢蘭指贊皇門下也疑嗣復鎮潭義山曾至其幕

（一浩曰）徐說約略得之矣舊書傳通鑑嗣復於武宗即位之年五月罷相守尚書九月出為湖南觀察明年三月遣中使往殺嗣復李珣宰相李德裕崔珙崔鄂等極言乃再貶潮州刺史餘互

詳前諸篇此章在潭州作中二聯皆從潭境借古以喻今也首云暮樓空結云人不見是義山有意中之人也時惟贊皇得君

當國會昌一品集有論救三狀獻替記曰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蓋德裕雖與嗣復不協而以公義力救其時之誣二王

與賢妃及嗣復者固中人為多也徐氏以叢蘭指李黨非然矣

（又曰）湘淚句雖故君常語然武宗云嗣復全是希楊妃意故以此楊妃點明嗣復得罪之根下句謂嗣復重疊被讒尤工

切也余疑楊妃死在嗣復出鎮後者於此亦可參悟

（又曰）校定年譜嗣復貶潮之時義山漸已還京故此段遊跡往來終難得其細確

杏花

上國昔相值亭亭如欲言

（文選長明賦）澹偃寒而待曙今荒亭亭而復明注曰亭亭遠

貌異鄉今暫賞賑賑豈無恩

（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注曰相視貌四句扇對

起援去聲少風多力謝靈運集有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云插槿當列埔即今之權籬也牆高

月有痕為含無限思一作遂到不勝繁二句

之仙子玉京路魏書釋老志道家言上處玉京為神王之主京下在此紫微為飛仙之主度人經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為諸天仙說此生主一作人金谷

天得道真經按唐人每以玉京喻科第事主一作佳人金谷

園晉書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水經注石季倫金谷詩集敘云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眾果

竹栢藥草蔽翳幾時辭碧落誰伴過黃昏鏡拂鉛華膩博物志燒

鉛成胡粉洛神賦鉛華不御爐藏桂燼温北堂書鈔引傅休奕七謨瑤席玉饌蕙藉桂薪拾遺記

西王母與燕昭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張協詩尺燼重尋桂終應催竹葉張華輕薄

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張景陽七命豫北竹葉先擬詠桃根樂府集桃葉妹曰桃根今秦淮口有桃

葉渡餘詳後燕臺莫學啼成血禽經子規夜啼達旦血漬草木臨海異物志杜鵑鳴晝夜不止取母血

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從教夢寄魂吳王采香徑吳地志香

人採香於山因以為名故有采香徑失路入烟村山吳王遣美

朱曰因杏花而寓失路之感玩首末可見陳帆曰疑為令狐綯排笮而作援少風多牆高月淺喻己之援引無人而彼之

門牆忽峻也下遂言含意未申對此發之程曰此追憶及第以來之情事而數末路之不得所也浩曰二說近似而非

余謂必寓座右府中之慨也進士曲江游賞杏園宴慈恩塔下題名見唐摭言諸書故因杏花感觸也亭亭如欲言指絢向夏

口公三道李商隱者而不為薦託之辭也眠眠豈無恩何今日異鄉暫遇恩不我施哉援少四句謂其受譖而疎我有跡故含

情寄慨也令狐與高雅善必以背恩言之矣仙子四句謂是仙官恩地出就外任而我未依之也鏡拂四句喻己之美才熱腸

終望與之合歡而且暫遊江鄉也或以咏桃根比先寄詩高苗二從事結則謂啼雖深切夢竟低迷何素切采取之處乃至失

路無聊乎如此看去通篇融洽情味深長否則有可通不可通者凡集中託意之作不得真解則觸處迷悶一為悟出何嘗不

明顯

岳陽樓

通典青草洞庭湖在岳州巴陵郡岳陽樓城西門樓也

欲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陽樓可憐萬里堪

乘興枉是蛟龍解覆舟

本數長路風波却用反託晦之覆舟謂所望又變更也

離思

氣盡前溪舞

見回中牡丹

心酸子夜歌

見曲江

峽雲尋不得

用巫峽朝雲詳後代元城吳令

溝水欲如何

見同年

朔雁傳書絕

程曰雖用蘇

武事其義理則用庚子山賦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粧臺留釧也

湘篁染淚多見潭州無由

因一作見顏色還自託微波洛神賦託微波而通辭何曰通首是寫離中之思非單寫離字

程曰離騷古樂府多託婦人女子以為言唐人往往效之如獻主司則曰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辭碎聘則曰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此詩亦其類也怨有力者之不加物色浩曰首嘆氣竭心酸文謂不能追尋已相離

絕猶何能更涉瀟江之意也五謂音書不至六點明湘中結言雖不得見猶欲通詞言情與命斷湘南病渴人同一意緒徐氏謂為令狐作非矣

楚宮何曰宮疑作厲程曰詩與楚宮無涉當作厲按舊本皆作宮

湘波如淚色漻漻戰國策食湘波之魚莊子漻乎其清道德指歸論偕偕漻漻消如冰釋楚

厲一作迷魂逐恨遙鬼無依則為厲楚厲謂屈大夫正字通厲周禮俗本譌作禱楓樹

夜猿愁自斷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九歌山鬼援啾啾兮狷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女蘿山鬼語相邀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水經注汨水又西為屈潭即羅淵也淵潭以屈為名甄烈湘中記屈潭之左玉筍山屈原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空歸腐敗猶難復

後漢書樊宏卒遺敕薄葬以為棺槨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檀弓復盡愛之道也注曰復謂招魂更困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腥臊豈易招韓非子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惡臭但

使故鄉三戶在左傳哀公四年以界楚師于三戶注曰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史記項羽本紀楚南公

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索隱曰韋昭以為楚三大姓昭屈景也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二說皆非左氏云云則是地名不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

耶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識按三戶自以地名為正而此詩仍用

三姓綵絲誰懼長蛟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

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士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

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君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

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回依言後乃復見感之今人作粽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詩言楚鄉人類不絕誰惜綵

絲而不以之懼蛟龍乎

浩曰雖直詠三閭而自有寄慨顧俠君何義門陸圃玉皆以為傷王涯等棄骨渭水固為近是愚意題作楚宮豈兼因楊賢妃棄骨水中而觸類鳴冤乎

首句暗寓湘妃啼竹之意

破鏡白帖引古絕句破鏡飛上天謂殘月

玉匣清光不復持菱花散亂月輪虧飛燕外傳昭儀奏上三十六物

中有七出菱花鏡一匣秦臺一照山雞後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

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
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核（異苑）山雞愛其毛羽映水
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便是孤鸞罷舞時見
大鏡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
後宮與山雞事相類

（浩曰）以衡鑒言選才古今通例也詩謂鏡光散亂照山雞而
頓棄孤鸞必為間之於座主者寄慨詳年譜及前諸詩余初疑
為令狐細玩必非或以為悼亡更誤

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

夢作朱本作夢後作然當從舊本

初夢龍宮寶燄然（梁四公記）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中有
龍宮梁武帝問杰公公曰此東海龍王第

七女掌龍王珠藏按龍宮百寶所聚不拘一處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蓬

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方言）箇枚也（集韻）亦作个俗
作個（郭璞遊仙詩）左挹浮邱袂

右拍洪厓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

又過瀟湘雨雨打湘靈五十絃（楚辭遠遊）使湘靈鼓
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瞥見馮夷殊悵望（山海經）海內北經從極之淵冰夷都焉
人面乘兩龍注曰冰夷馮夸也即河伯也

〔按〕諸書言馮夷怪詭不一而聖賢冢墓記曰馮夷者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而為河伯似為此所取義 鮫

綃休賣海為田 見送從翁東川與海上此 亦逢毛女無

慘極 〔列仙傳〕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

此似即他詩所謂湘川相識也 龍伯擊將華嶽蓮 〔博物志〕河圖玉版云龍伯國八

千歲而死龍伯頂上馮夷岳蓮頂上手毛女謂所思者仍為貴人據之也龍伯而擊嶽蓮失山水之性矣 恍惚 恍惚同

無倪明又暗 〔老子〕惟恍惚 低迷不已斷還連 〔嵇康養生論〕夜半而

坐則低迷思寢二句摹夢態極精 覺來正是平階雨未 一作背寒燈枕

手眠 通首不及二秀才蓋本與友人叙事訴懷却諱之於言外而託為聽雨忽夢之作時固未解衣而寢也或謂獨背寒

燈則一秀才已去乃不點題而襯題之法不知聽雨平階固未嘗有去者是為誤會耳

〔錢曰〕此係律詩唐人律詩不對者頗多 〔浩曰〕假夢境之變幻喻身世之遭逢也首二句比宮闕之美富三四比為祕省

清資仙人指注擬之天官必非猶謂座主也五六比外斥為尉尚得聞京華消息而地已隔矣七八指湘中之遊九似以馮夷

比楊嗣復取宏農華陰之居也十喻又有變更我無所依猶海上絕句之數充海也十一二謂得見意中之人而終不可攀十

三十四虛寫總結其必作於湖湘歸後審矣或謂仙人指令狐綯毛女指茂元女細玩不符河伯之解余亦自嫌太鑿然義山

用事隱僻却似得之此箋未必句句貼合而大意不誤也詩
係古體古體原有似律者觀初唐人集便曉丹庸故為高論

七月二十九日崇讓宅讌作

露如微霰下前池

風舊作月朱曰西豁叢語作
風何曰此日安得有月

過迴塘

萬竹悲

分文選南都賦
分背迴塘

浮世本來多聚散紅蕖何事亦

離披

錢曰情深於言義山所
獨何曰前半自是變體

悠揚歸夢惟燈見
濩落生

涯獨酒知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愕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注曰瓠司馬
音護籟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程曰一

濩應作瓠按濩落
亦習用即瓠落之義

豈到白頭長只爾嵩陽松雪有心

期

此在崇讓宅讌別而下半全從閨中著筆時義山與妻京洛
分處結言終圖偕隱凡集中寄內詩亦皆隱其題不獨此篇

浩曰題紀月日似與上章連也會昌元年義山自江鄉還京
二年始又拔萃此必元年七月之作又曰以上諸篇未必

年月前後悉符但
得其大要足矣

華州周大夫宴席

原注西銓按舊本皆作西
鈴當誤朱本作西銓周大夫為

周輝文集有為汝南公表舊書傳周輝字德升長
慶二年擢進士第至開成二年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正拜中書舍人武帝卽位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職官志吏部

三銓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一人分中銓東銓唐會要乾元二年改中銓為西銓按杜牧之周墀墓誌

銘云武宗卽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愚意開成時墀似曾以本官權判銓事舊書傳中如鄭

肅權判吏部西銓出為陝號防禦觀察之類頗多義山似曾為所注擬故特標明但史傳卽或漏書墓誌

何亦不敘是則未可定也據唐撫言會昌三年王起再主文柄墀以詩寄賀其時猶刺華州也

郡齋何用酒如泉裴秀詩有肉如飲德先時已醉眠

謝靈運詩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 若共門人推禮分戴崇爭得及彭

宣漢書張禹傳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沛郡戴崇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

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此似席間有同出門下而其人已稍尊貴者故以戴崇自比以彭宣比其人言外慨己之

蒙厚遇而位不進非怨周大夫疎之也

鸞鳳

舊鏡鸞何處見陳後宮衰桐鳳不棲金錢饒孔雀南州異物志孔

雀背及尾皆圓文五色相繞如帶千錢
錦段落山雞〔倉頡解詁〕鵝義似鳳凰〔南越志〕增城縣多鵝鵝

山雞也鮮明五色
王子調清管見送從翁東川天人降紫泥〔西京雜記〕武都紫泥為

璽室加綠綈其上隴右記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貢之用封璽書一句以鳳笙鸞書分頂豈無雲路分

相望不應迷

〔浩曰〕上半喻己之不得所依讓不如我者之得意也下半喻得為清資之官可望高躋雲路王子義山自謂天人注擬之天官也玩其情味必從江鄉還京拔萃重入祕省時作無疑矣

贈子直花下是會昌二年子直為戶部員外郎時詳年譜

池光忽隱牆花氣亂侵房屏緣以絹切蜨留粉窗油

蜂印黃官書推小吏〔舊書志〕每郎中各有令史書令史並流外也令史掌案文簿侍史

從清郎〔後漢書〕鍾離意傳藥崧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

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一人蔡質漢官儀尚書郎伯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史從至止車門還

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燠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北史〕袁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受升酒之遺尚書邢劭戲呼為清郎互見

酬令狐並馬更吟去尋思有底忙

見寄玉谿生詩箋註

卷二

九一中華書局聚

哭劉蕡

上帝深宮

一作居

閉九閨

見日高

巫咸不下問銜冤

離騷巫咸

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何曰以文義論之當作巫陽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

延羣神從來用巫咸者殆因此而訛按一史記封禪書殷太戊世巫咸之興自此始注謂以巫咸為巫覡蓋巫咸是殷臣以巫接神

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也山海經海外西經巫咸國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而巫陽之名見海內西經諸巫中呂氏春秋巫咸作筮

史記天官書注巫咸本吳人家在蘇州常熟海隅山上巫咸之說不同而其為巫一也巫陽固同類而招魂帝告巫陽王逸曰女曰

巫陽其名也句意尚未據謂其死用巫咸正合不可疑也黃陵別後春濤隔

黃陵必誤今改定餘詳下 盜浦書來秋雨翻

詳下合之江風吹雁黃 有安仁能作詠

絕麗尤善為哀詠之文 何曾宋玉解招

魂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二句痛其竟死不得再延 平生風

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

檀弓孔子曰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舊

哭劉司戶二首

司戶之卒當在會昌二年詳年譜考舊新書傳牛僧孺於開成四年

書傳令狐楚牛僧孺待如師友一新書傳皆以師禮禮之按况義山乎

鎮襄陽會昌二年徵為太子少保留守東都則黃在其幕當開成會昌際也玩詩語雖貶柳州而實卒於江鄉似未至貶所也粵西文載言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乃後人偽託者

離居星歲易失望死生分酒甕凝餘桂

桂酒見楚辭袁曰王建

集中有與去華絕句言其病酒此故云

書籤冷舊芸

徐曰黃表授祕書郎

江風吹雁

急山木帶蟬曛

想其卒於江鄉之景物所謂迴首也

一叫千迴首天高

不為聞

有美扶皇運無誰薦直言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

魂盜浦應分派

漢書志廬江郡尋陽縣注曰江自尋陽分為九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舊書志江州

隋九江郡理潯陽縣隋時改潯城縣武德時復名郡國志有人此處洗銅盆忽水漲失盆投水取之見一龍啣盆奪之而出故曰

盆水又曰源出青盆山因名

荆江有會源

岳陽風土記鼎澧沅湘合諸蠻南黔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

與荆江合通鑑注大江自蜀東流入荆州界謂之荆江口并即洞庭水與江水會處二句似喻劉與己跡不同而心相合

并

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

姚曰此恨只堪訴與潯浦荆江耳然將此二水都化為恨淚亦訴

冤不盡也

〔浩曰〕容齋續筆引義山詩而曰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黃及見之否今考之其為及見審矣二章結句皆倍沉痛○一又曰一義山重疊致哀細味之實一時所作或有代人之作而並存者如後漢書竇融待從事班彪以師友之道陶謙接鄭元以師友之禮若七律結聯用此類意似非義山分誼矣是豈愚之多所惑乎

哭劉司戶黃

路有論冤謫

〔何曰〕言行路為之嗟傷

言皆在中

〔陟仲〕

興空聞遷

賈誼

〔史記賈生傳〕文帝召以為博士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後疏之乃以為長沙王太傅

不待相

孫宏

〔漢書公孫宏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宏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

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至元朔中為丞相封平津侯〔程曰〕宏

以再徵擢用至相苟黃不死未必不然所以曰不待也〔按〕遷誼不必拘看猶前贈詩漢廷急詔之意二句言遠斥之後不能復徵

用江潤惟迴首天高但撫膺

〔何曰〕五

去年相送地

春雪滿黃陵

〔水經注〕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又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太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

之黃陵廟〔通典〕岳州湘陰縣有地名黃陵即二妃所葬之地〔韓昌黎黃陵廟碑〕自前古立以祠舜二妃者

妓席暗記送同年獨孤雲之武昌

〔新書〕宰相世系

表獨孤雲字公遠官至吏部侍郎核其世次即此人也又見舊書咸通十三年紀文

疊嶂千重叫恨猿長江萬里洗離魂武昌若有山

頭石為拂蒼苔檢淚痕御覽引輿地志武昌郡奉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如人立者古

今相傳云昔有貞婦其夫遠赴國難攜弱子餓送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為石因此為名

徐曰詩中無妓席意妓席暗記四字必義山曾任武昌因獨孤去而追感也浩曰詞意沉痛必非徒感閉情也座主觀

察武昌遷鎮西蜀義山不能依倚必有隱恨故於讌送同年大鳴積憤聲與淚俱所暗記者此也聊以妓席晦其迹耳上二句

即從武昌悵望蜀中之情景非紀客蹤也此種箋釋是為以意逆志乎又曰寄在朝四同年獨孤與焉此似在前也無可

定編聊附於此

贈別前蔚州契苾使君自注使君遠祖國初功臣也舊書志河東道蔚

州興唐郡本隋雁門郡之靈邱縣領縣三靈邱飛狐興唐契苾必何力傳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貞觀

六年何力率眾千餘家詣沙州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將軍後封涼國公舊書

紀一會昌二年詔契苾通何清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按時因討回紇也回紇傳清朝銀州刺

史通蔚州刺史會昌一品集云通本蕃中王子諳識虜情先在蔚州任使已熟通鑑云通何力五世孫新

書志天德軍在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合之詩中第七句必二年赴天德時贈送之作通後節

度振武見文苑英華制書類

何年部落到陰陵

舊書北狄傳貞觀時鐵勒契苾回紇等十餘部落相繼歸國請列為州縣太宗各

因其地置瀚海燕然幽陵等凡一十三州按何力內附在其前也
漢書匈奴傳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舊新書志

關內道豐勝一州界有陰山隴右道庭州奕一作亦有陰山庚信五聲調曲陰陵朝北附奕一作

世勤王國

史稱

左傳求諸侯莫如勤王舊書傳何力三子明光貞明襲涼國公新書傳明子聳襲爵

夜掩

牙旗千帳雪

舊書傳貞觀七年同征吐谷渾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何力欲傾其巢穴乃自選驍兵千餘

騎直入突淪川襲破牙帳龍朔

朝飛羽騎一河冰

舊書傳元年為遼東道

行軍大總管文于鴨綠水其地高麗之險阻莫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眾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趨即渡兵鼓譟而進賊

遂大潰斬首二萬級餘眾盡降寰宇記青塚在振武軍

金河縣西北漢王昭君葬於此地其塚

狄女壺漿出白登

漢書高帝自將兵逐匈奴上草色常青冒頓縱精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注曰白登在平城東南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新書傳子明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誘附二萬帳徐曰二三

四何力事五六子明事所謂奕世勤王也

日晚鷓鴣泉畔獵

新書志豐州西受降城北二百里自鷓

雞泉又同紇傳貞觀中回紇南踰賀蘭山境遣使獻款於是路
鐵勒十一部皆來歸命乃詔磧南騰鶻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

人遙識一作到都鷹史記酷吏傳到都行法不避貴戚號
曰蒼鷹景帝拜為雁門太守匈奴竟都

死不近雁門為偶人象到都令騎馳射莫能中
見憚如此此取獵鷹相關點明趨天德備胡寇

灞岸

山東今歲點行頻幾處冤魂哭虜塵灞水橋邊倚

華表三輔黃圖霸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跨水作橋古今注程
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

交柱頭狀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表王者納諫亦以表
識衢路今西京謂之交午按橋旁表柱見檀弓三家視桓楹疏

平時二月有東巡書歲二
月東巡守

浩曰此為討回紇作非大中時討黨項也會昌二年八月回
鶻烏介可汗掠雲朔北川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會軍

於太原六鎮皆與東都密邇唐自天寶亂後久不復幸東都故
慨之也古者函關以東皆謂之山東六國惟秦在山西故過秦

論山東豪傑並起而後漢書陳元傳陛下
不當都山東謂洛都也互詳樞言草閣

出關宿盤豆館對叢蘆有感北周書太祖紀
帝率將東伐遣

于謹徇地至盤豆拔之至宏農隋書楊素傳西至
關鄉上槃豆按盤豆館至今有其名潼關外四十

里矣

蘆葉梢梢夏景深郵亭暫欲灑塵襟昔年曾是江

南客徐曰江南湘江之南項羽紀放殺義帝於江南楚辭章句遷屈原於江南也按此可證湖湘之為江南實則唐時之

江南其道甚廣浙西浙東鄂岳江西湖南福建黔州凡七觀察使所管轄俱載元和郡縣志此日初為關

外心見荆山蘆叢江鄉最多今身宿關外乃又見之故有感而言思子臺邊風自急漢書

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闕鄉之東玉孃湖上

月應沉玉孃湖未詳舊引嵩山玉女臺誤其而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云過闕鄉盤豆驛涉即水即義山所云之玉孃

湖未知其據何書也俟再考又檢太平御覽臺類下引水經注河

水南至華陰又東西玉湖水注之此乃玉澗水即南出玉谿北流

逕皇天原西者原上有思子臺御覽傳本多訛不足據然竊疑唐

時或作玉湖或即此玉孃湖蓋二句正寫宿字必近地也斯誠妄

測耳風急月沉叢蘆尤覺蕭森也清聲不遠一作逐行人去一世一作任荒

城伴一作夜砧何曰遠當作逐世當作任按皆不必改二句收足宿對

何曰昔客江南黃蘆遍地然年壯氣盛自視立致要津曾無

流落之感此日流落而為關外之人不覺淒兮其悲因蘆葉之

梢梢而百端交集也腹聯皆有所感末句指叢蘆浩曰何

評頗妙然上半稍廓矣三句江南客者指江鄉之遊也五六紀

地而志慨合之四句似喪母後將謀出居永樂故以從關中徙
關外對景寫情也岑參集有夜宿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詩
可以取証故編於此然是否尚難
定斷舍此更無由尋蹤索解耳

即日

小苑試春衣高樓倚暮暉天桃惟是笑舞蝶不空

飛赤嶺久無耗舊書紀開元二十一年於赤嶺與吐蕃分界
立碑新書地理志吐蕃傳鄯州鄯城縣西南

過石堡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曰赤嶺其西吐蕃鴻門猶合圍按漢書地理志武帝
元朔四年置西河郡

統三十六縣有鴻門縣又有離石縣其地與雁門馬邑相接唐時
河東道之邊也烏介入犯正其地舊注引項羽屯兵之鴻門謬矣

上指戍吐蕃者久不歸此指逐回紇者猶苦戰又唐
人用顏色字每以假對真鴻字取同紅音餘仿此 幾家緣錦

字含淚坐鴛機晉書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
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

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詞其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待兒
小名錄滔寵姬趙陽臺蘇苦加撻辱滔深恨之與陽臺之鎮襄陽

絕蘇音問因織綿迴文題詩二百餘首名璇璣圖寄之滔覽錦字
感其妙絕具車從迎蘇氏按他書不一其說錦字錦書習用不

必定拘此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
為合歡被梁元帝鴛鴦賦文連新錦之機錦機亦習用

浩曰上平詠女郎春愁歡聚之態下半以思婦
對映言外見世路干戈離情不少人愁我亦愁矣

淮陽路

〔後漢書志〕淮陽國高帝置明帝改為陳國
〔舊書志〕河南道陳州淮陽郡按道經淮陽

之境非專
指陳州也

荒村倚廢營投宿旅魂驚斷雁高仍急寒溪曉更

清昔年嘗聚盜此日頗分兵猜貳誰先致三朝事

始平

事詳韓碑〔朱曰〕陳蔡接壤吳氏據蔡歷德順憲三朝始討
平之程曰德宗猜忌人情不安陸贄嘗屢諫之〔通鑑〕貞元

元年陸贄以河中既平慮乘勝討淮西李希烈則四方負罪者孰
不自疑上奏極言之乃詔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二年陳仙奇毒

殺希烈舉淮西降以為節度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
遣精兵五千人行吳少誠殺仙奇為留後密召防秋兵歸上救陝

號觀察李泌擊殺其三分之二又命汴鎮劉元佐以詔書緣道誘
而殺之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少誠繕

兵完城欲
拒朝命

〔浩曰〕分兵謂調遣也會昌二年討回鶻三年討劉稹皆以汴
蔡陳許之兵矣其討劉稹羣議皆以為不可故結句借舊事為

隱諷斯誠
謬見哉

賦得雞

一本無
賦得字

稻梁猶足活諸雛如敵專場好自娛

〔劉孝威鬪雞篇〕
丹雞翠翼張妒

敵得專場可要五更驚穩曉誤夢不辭風雪為陽鳥蜀都賦陽鳥迴翼於高標餘見東南

浩曰刺藩鎮利傳子孫故妒敵專權而無勤勞王室之志三句謂其自謀則固也作曉字殊少味矣雞取戰國策連雞之義

當為討澤潞宣諭河朔三鎮時所作

鄭州獻從叔舍人褻

文集有為舍人絳郡公上諸相啓乃由中書舍人於

會昌二年出守絳州移鄭州者正當劉稹叛亂時啓皆以多病事煩乞移他郡而詩言好道意其養疾攝

生習導引之術歟稱舍人者唐人重內輕外投贈外官每書其京銜

蓬島烟霞閬苑鐘三官箋奏附金龍

後漢書劉焉傳張魯祖父陵順

帝時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注曰張角為五斗米道使人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黃庭經傳得可授告三官注

曰天地水也金龍玉簡道書屢見如黃籙簡文經投金龍一枚丹書玉札以關靈山五帝昇度之信

茅君奕世

仙曹貴

洞仙傳茅濛字初成東鄉司命君盈之高祖也入華山修道昇天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繼世而往在

我盈集仙傳大茅君盈南至句曲之山天皇大帝拜盈為東岳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許掾全家道氣

濃 〔晉書傳〕許邁一名映句容人也徧遊名山後入臨安西山改名元字遠遊莫測所終皆謂羽化矣〔上清源統經目注序〕許

邁之第五弟謚真位為上清佐卿謚之第三子玉斧長名翺字道翔郡舉上計掾不赴後為上清仙公〔按〕穆即謚也道書玉斧稱

許掾玉斧子黃民黃民子豫之皆得仙真誥言登升者三人先生邁長史謚掾玉斧也度世者五人玉斧兄虎牙玉斧子黃民黃民

長子榮黃民二女道育瓊輝也又玉斧之 **絳簡尚參黃紙案**

〔黃庭經〕玉書絳簡赤丹文唐會要開元三年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二年詔制敕並用黃麻紙通鑑注唐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

為緜命輕重之別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 **丹爐猶用**

紫泥封 〔真誥紫微夫人詩〕慶雲纏丹爐鍊玉飛八瓊〔太清中經〕有九鼎丹法漢舊儀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皆

以武都 **不知他日華陽洞許上經樓第幾重** 〔南史〕陶

宏景止句容之句曲山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

山尋訪仙藥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侍其旁

懷求古翁 〔原編集外詩〕新書藝文志李遠詩集一卷字求古大中建州刺史〔唐詩鼓吹注〕

太和五年進士蜀人也忠建江三州刺史終御史中丞〔徐曰〕温岐集有寄岳州從事李員外遠詩共三

首是遠嘗以郎署出為幕職故此起聯云然稱之翁者必於義山分尊年長也〔按〕飛卿寄李詩諸本題

自任出關

字不同李一作韋遠一作肱故不足據杜牧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甚愛酒詩云分符潁川政似卽李遠又曾守岳然與此詩不符許渾有寄當塗李遠詩云不須倚向青山住則遠曾在宣州故此用謝朓他

篇南陵寓使可以相証非岳陽時也

何時粉署仙

郎官曰粉署詳後行次昭應送李郎中

傲兀逐戎旃

陶潛詩兀傲差若

穎謝朓辭隋王

關塞猶傳箭

舊書吐蕃傳是日傳其契箭新書吐

蕃傳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有急兵驛入臆前加銀鶻

江湖莫繫船

時方需才未宜久淹江介欲收

棋子醉

張固幽閒鼓吹宣宗朝令狐綯薦遠爲杭州帝曰我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

言非有實也乃俞之然則遠固素好奕而後又曾刺杭矣北夢瑣言亦載之作人事二杯酒流年一局碁張固他書或作張同似誤

竟把釣車眠謝朓真堪憶多才不忌前

南史謝朓好獎人才會稽

孔顛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晉書載記魯徽謂趙染忌前害勝北史李業興務進忌前徐曰義山每代人屬草故有懷於斯事

浩曰與下篇參看李遠當在宣歙觀察幕而義山寓使南陵或曾至宣州藉其雅意今則既歸而重懷之也傳箭句似是會

昌一三年回鸞入犯時故編此餘詳三卷中

和韋潘前輩七月十二日夜泊池州城下

先寄上李使君

〔舊書志〕池州屬江南西道本隋宣城郡之秋浦縣〔徐曰〕杜

樊川有處州李使君墓誌銘使君名方元字景業由起居郎出為池州刺史凡四年會昌五年四月卒於宣城客舍蓋時方移處州而遽卒也〔按〕更有牧之祭李文可証李之刺池當始於會昌元二年也本集

有十字水韋潘侍御同年而此乃曰前輩下篇劉韋二前輩不書其名舊本列此章於永樂諸詩中疑即

韋前輩而潘字或有一誤或有兩韋潘皆未可定韋出詩見示而和之不必義山至池也今以李之刺池

此酌編

此酌編

桂含爽氣三秋首
莫吐中旬二葉新

〔帝王世紀〕堯時莫莢生於階每

月朔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

正是澄江如練處

〔謝朓晚登三山詩〕餘

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

元暉應喜見詩人

〔南齊書〕謝朓字元暉為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

〔浩曰〕筆趣與人日即事相似然不類本集可疑也

和劉評事永樂閒居見寄

〔舊書志〕河東道河中府永樂縣

白社幽閒君暫居

〔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孫

楚數就社
中與語

青雲器業我全疎

顏延之五君詠
仲容青雲器

看封

一作看

諫草歸鸞掖尚賁

一作憤誤

衡門待鶴書

文選北山移文
崔書赴隴注云蕭

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版所用在漢謂之尺一簡彷彿鶴頭故有其稱通典梁陳時選曹以黃紙錄名八

帖鶴頭板送所授之家

蓮聳碧峯關路近

華山記山頂有池中生千

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華山按所謂太華峯頭玉井蓮也御覽云華山三峯蓮花毛女松檜也永樂中條山遙對蓮花峯故近潼關

荷翻翠蓋

一作扇

水堂虛

楚詞九歌之兮荷蓋又水周兮堂下

自探

典籍忘名利欹枕時驚落蠹魚

爾雅鰕白魚注曰衣書中蟲一名炳魚穆

天子傳蠹書於羽陵此義山未移居永樂時作

戲題贈稷山驛吏王全

自注全為驛吏五十六年人稱有道術往來

多贈詩章隋圖經稷山在絳郡后稷播百穀於此亦左氏傳所謂晉侯治兵於稷元和郡縣志絳州

屬縣稷山因縣南稷山為名

絳臺驛吏老風塵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元和郡縣志晉靈公臺在絳州西北二十一里左傳

靈公從臺上彈人即此後漢書馮衍傳鑑女齊於絳臺今注曰國語晉平公作九層之臺

耽酒成仙幾

玉谿生詩箋註

卷一

一中華書局聚

十春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悼夫人食

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

登霍山驛樓元和郡縣志晉州平陽郡霍邑縣霍山一名太岳禹貢曰壺口雷首至

於太岳鄭氏注曰堯縣霍太山是也新書志霍邑有西北鎮霍山祠按似皆太原往來之作

廟列前峯迥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甚靈鳥少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樓開四望

窮嶺饑嵐色外爾雅饑鼠注曰有螫毒者疏曰春秋食郊牛角者也博物志鼠最小者或謂之耳鼠

玉篇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陂雁夕陽中弱柳千條露衰

荷一向戊籤近風何曰弱柳衰荷以興劉楨之易取壺

關有狂孽漢書志上黨郡有壺口關天井關壺關縣有羊腸阪寰宇記漢壺關縣以山形似壺於此置關潞府

所理城是也速繼老生功舊書紀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

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為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

生按暗用此事應轉首句廟字謂宜神佑破賊也非謂諸將當繼此功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殘日

言鍛翻不能高飛

郊園寂寞時
曉雞驚樹雪
寒

驚守冰池

何曰三四工於此興

急景倏

一作忽又

云暮鮑照舞鶴賦窮陰殺

節急景凋年

頽年寢已衰

陸機應詔恨頽年之方侵

如何匡國分不與

夙心期

浩曰此母喪中作郊園當是京郊之園即所云移家關中者必在四年春移家永樂之前也下半年數年漸衰而志不遂

又曰以下行跡詩篇每於事情不類無可細訂年譜中標明之矣

行次昭應縣道上送戶部李郎中

戊籤作吏誤

部李郎中

充昭義攻討

舊書志置會昌縣

天寶二年分新豐萬年載改爲昭應治溫泉

宮之西北新書表昭義軍節度使治潞州領潞澤邢洛磁五州按昭義本相衛六州軍節度改號准

相衛早爲田承嗣盜取所移領者潞澤邢洛磁五州藩鎮傳會昌三年劉稹拒命詔發徐許滑孟魏鎮

幽并八鎮之師四面進討俱詳文集啓序注中不備引李郎中李丕也藩鎮傳丕善長短術從諫署大

將積拒命軍中忌其才不懼遂自歸擢忻州刺史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時節度振武麟坊會昌一品

集一有授丕晉州刺史充冀氏行營攻討副使制又
有代丕與郭誼書云今蒙改授晉州充石尚書副使
蓋石雄代李彥佐為行營攻討而丕副之也凡用將
出使曰招討使曰招撫使曰攻討使名小異義實同
也會昌一品集有授王宰攻討使制矣而
於丕亦云云攻討副使程氏乃疑之誤矣

將軍大旆掃狂童（通鑑）李德裕曰劉稹駭孺子耳詔選名賢贊武功

飛會昌一品集授丕汾州制云昔在爾祖志康國屯翼龍而
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則丕固名家裔也暫逐

虎牙臨故絳（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
將軍（按）虎牙將軍始此而三年田順有罪自殺

故通典只敘後漢光武以蓋延為之（左傳）士蔣城絳注曰
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又）晉人謀去故絳遷於新田遠舍

雞舌過新豐（漢官儀）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
壁畫古賢人烈士（即）趨走丹墀含雞舌香伏其

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西京雜記）太上皇徙長安
居深宮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魚遊

沸鼎知無日（後漢書劉陶傳）譬猶養魚沸鼎之中必至焦
爛（邱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沸鼎之中

鳥覆危巢豈待風（詩）子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箋曰巢之危
以所託枝條弱也（周禮）蕃族氏掌覆天

鳥之巢早勒勳庸燕石上（周禮）司勳王功曰勳民功曰庸（後

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令班固作銘佇光綸綍漢庭中（禮記）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

詩

〔錢曰〕壯麗渾雅聲出金石〔何曰〕頗似夢得相門才子稱華簪篇落句猶有開寶風氣

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

劉韋二前輩二公嘗於此縣寄居

大鹵見送

李千牛〔舊書紀〕會昌四年正月朔河東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軍府應劉稹監軍李義忠收復太原生擒弁盡斬其亂軍二月以晉絳觀察崔元式充河東節度觀察使〔按〕云二前輩二公固以先進待之也餘詳和韋潘前輩

驅馬遶河干

永樂濱河

家山照

舊皆作照似當作曉露寒

〔按〕漢書司馬相如傳過鳩鵲

望露寒露寒觀名在甘泉宮外〔朱曰〕太原唐北都故得用之余意似謂移家而來曉行抵此故疑作曉若作照而用露寒觀義既不合句亦不妥也〔程曰〕露寒泛泛寫景不用宮觀名依然五柳在

〔晉書〕陶潛嘗著邊有五柳因以為號焉

况復

一作值今從戎籤

百花殘

殘餘也

昔去驚投筆

〔後漢書〕班超嘗為官傭書以供養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投筆從戎遂為入幕常語今來分挂冠

〔後漢書〕逢萌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又胡廣傳

玉谿生詩箋註

卷二

天中華書局聚

六世祖剛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
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
不憂懸磬乏〔左傳〕室如懸

磬〔國語〕室如懸磬〔後漢書陳龜傳注〕引左傳亦作磬言
如磬之懸下無所有愚意磬磬古當通用非盡字之義
乍喜

覆孟安〔漢書東方朔傳〕連四海之外
以爲帶安於覆于孟動猶運之掌
甑破寧迴顧〔後漢書郭

泰傳子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問
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
舟沉豈暇

看〔通典〕河陽縣古孟津謂之陶河渚魏杜畿試船沈沒之所〔魏
志杜畿傳〕文帝征吳畿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

帝爲之流涕曰忠之至也〔按〕上句太原此喻王茂
元卒於河陽不暇哭送如祭文所云者何其隱切
脫身離虎

口〔莊子〕料虎頭編虎
鬚幾不免於虎口哉
移疾就猪肝〔後漢書〕太原閔仲叔
世稱節士客居安邑老

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
勅吏常給仲叔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
鬢

入新年白顏無舊日丹〔詩〕顏
如渥丹
自悲秋穫少〔取不逢
年之意

誰懼夏畦難逸志志鴻鵠〔史記陳涉世家〕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清香披

蕙蘭還持一杯酒坐想二公歡〔田〕曰有懷皆
苦無句不妍

〔史記叔孫通傳〕通
曰我幾不脫於虎口

〔浩〕曰義山羅母憂而澤潞賊氛逼近懷子孟故急至故鄉改葬
其姊與姪女詳年譜及太原楊弁平後始安居永樂其二云依然

五柳又云昔去今來則其前必已居之辨詳年譜當太和六年
義山必曾至令狐楚太原幕但實蹟無徵耳破甑古人每以喻
罷官合之脫身句似此時為李石幕官而遭亂遽罷也程氏謂
王茂元兵敗身死義山始離其戎幕徐氏謂太原當有王茂元
宅皆謬甚也余閱續西陽雜俎與北夢瑣言所載三枝槐曰相
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
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程曰石皆登宰職惟福歷七鎮使
相而已然則李石家居永樂而義山卜居未曉因依何人也

世說鄧竟陵免官後
曰不能不恨於破甑

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

陶詩只採黃金寶

陶潛詩採菊東籬下又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本草九月採其花十一月採

實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採名玉郢曲新傳

白雪英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楚辭餐秋菊之落英素色

不同籬下發繁花疑自月中生梁簡文帝采菊篇月精麗草散秋株浮

杯小摘開雲母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為雲母淮南子雲母來水帶露旋一作移

綴水精山海經堂庭之山多水玉司馬相如上偏稱含香

五字客郭頌魏晉世語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經時思竭不能改中書郎鍾會取視為

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餘詳送李郎中

從茲得地

始芳榮

鍾會菊花賦俯弄芳榮

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時昭義已平

舊書紀會昌四年七月潞州將郭誼殺劉稹以降八月傳首京師九月誼等皆伏誅

華陰縣有興德宮元和郡縣志同州馮翊縣南三十二里義旗將趨京師文於忠武園因置亭子名興

德宮按忠武園新書志作志武里同州與華陰縣接近而隋與唐則異也未聯則指華陰時馬郎中自

永樂入朝詩語顯然

仙郎倦去心

白帖郎官曰星郎仙郎臺郎

鄭驛暫登臨

屢見

水色瀟

湘濶

水經湘水北過羅縣西瀨水從東來流注之注曰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擣蒲矣

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按注則謂湘水至此兼名瀟湘非又有瀟水也圖經言湘水至零陵北而

營水會之二水合流謂之瀟湘

沙程朔漠深

文選雪賦朔漠飛沙徐曰二句比也

復

漢書司馬相如傳浮文鷁注曰鷁水鳥畫其象於船首

鷗鳥恣浮沉更想逢歸

馬悠悠嶽樹陰

書歸馬于華山之陽

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二

二同年之什

徐曰使府侍御為寄祿官臺拜則即真矣故聞而喜之也按舊

人以太原為王茂元者誤此太原稱地不稱郡望也太原同院若謂太和六年令狐公尹太原義山當至

其幕於事無徵且詩意不符頗疑此時曾在李石太原幕故曰同院但與母喪時甚相近參考不細合味

其意致必閱居永樂時也又按李石先在令狐楚河東幕必與義山夙契當有往來之跡惜無可明考

鵬魚何事遇屯同雲水升沉一會中

似與崔同遭險難而俄判升沉

也劉放未歸雞樹老

魏志劉放涿郡人說漁陽王松附太祖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文帝

時為祕書監加給事中遂掌機密明帝尤見寵任放善為書檄詔命招喻多放所為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

平殿中有雞棲樹一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急就篇注皂莢樹一名雞栖

鄒陽新去兔園空

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齊入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鄒陽傳梁事敗陽求方略解罪於上者行月餘

還過王先生發寤於心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餘見送李千牛二句謂其出幕至京

寂寥我對先生柳

見上赫奕君乘御史驄

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

馬御若向南臺見鶯友

通典御史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詩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為傳垂翅度春風〔後漢書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張衡傳〕子觀木雕獨飛愍我垂

樓翅故

〔何曰〕此章極似夢得

寄令狐郎中

〔新書傳〕絢擢右司郎中〔按〕舊書失書郎中絢子瀉傳絢於會昌二年任戶部員外郎則為郎中必在三四年

嵩雲秦樹久離居

謂舊在河南京師之蹟

雙鯉迢迢一紙書

贈見

任秀

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史記〕司馬相如稱

病閑居不慕官爵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餘見贈趙協律〔姚曰〕以楊得意望令狐〔楊曰〕其詞甚悲意在修好

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

〔舊書志〕鄆州東平郡屬河南

道〔按〕靈仙閣在永樂縣見太平廣記木怪類所引傳奇開成中江叟事也韋評事會居永樂而已出赴

鄆幕詩意自明

愚公方住谷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之中問一老公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曰何故對曰以臣名

之臣故畜犗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谷義山自謂

仁

者本依山

謂

共誓林泉志胡為樽俎間

晏子春秋

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華蓮開齒菖

屢見

荆玉刻辱顏見蔚州刺史

爽氣臨周道嵐光出

一作

漢闕

想其所經道途是遠眺非閣前景也評事先至京始

赴鄆滿壺從蟻泛

釋名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曹植酒賦素蟻浮萍

高閣已苔

斑想就安車召

漢書儒林傳武帝使使東帛加壁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

寧期負

矢

一作

米誤還

漢書司馬相如傳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言

章已赴鄆未必以再到故居為望

潘遊全壁散

晉書夏侯湛傳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行止同輿接茵

京都謂之連壁

郭去半舟閑

見哭蕭侍郎

定笑幽人跡鴻軒不可

攀

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姚日幽人自謂鴻軒謂章

明神

明神司過豈令寃暗室由來有禍門

左傳閔子馬曰禍福無門惟

人自召史記趙世家同類相推俱入禍門

莫為無人欺一物他時須

一作

慮石能言

左傳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

〔浩曰〕昭義平後李訓兄仲京郭行餘子台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茂實王璠子渥賈鍊子庠凡亡歸從諫為其撫養者皆斬詳舊書紀與通鑑其餘多所誅戮當時諸臣大有議其冤濫者此故特傷之言已逃居暗室豈知禍復有門盡舉而殲之也覆巢遺種無人護持原同一物之可欺然安知其冤橫所結不憑物而為厲哉用事皆切晉地舊解謂甘露之變非也

過姚孝子廬偶書

〔徐曰〕邵氏聞見錄唐永樂縣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貞元中

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刻石表之河東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姚孝子必即其人交聯指廬墓事三聯哀慕不衰七旬旌表里閭也〔按〕邵氏聞見錄謂栖筠而下至宋政和中義居二十餘世專以一人守墳墓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政三百餘年無異爨者澠水燕談錄筠作雲宋史孝義姚宗明傳亦作雲云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拱木臨周道

〔左傳〕爾墓之木拱矣

荒廬積古苔魚因感姜出

〔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龐氏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行學不在姑嘗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

母之膳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鶴為弔陶來御覽

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佩傳佩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人遣隨而看之但見雙鶴舞而冲天兩鬢蓬

常亂雙眸血不開聖朝敦爾類見哭蕭非獨路人侍郎

哀

浩曰義山喪母未久故觸緒成篇

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

歲之志遂作憶雪又作殘雪詩各一百

言以寄情於遊舊舊書志武德初置蒲州開元中改河中府

憶雪

愛景人方樂左傳趙衰冬日之同雲候稍愆詩上天

霧徒聞周雅什賦詠南山於周雅願賦一作朔風篇

詩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雪賦歌北風於衛詩欲俟千箱

慶詩乃求千斯須資六出妍韓詩外傳凡草木花詠留

玉谿生詩箋註 卷二 三 中華書局聚

飛絮後見歌倡同落梅前樂錄漢橫吹曲梅花落本笛中曲也梁簡文帝雪朝詩落梅飛

四庭樹思瓊蕊文選西京賦屑瓊蕊以朝飧注楚辭曰屑瓊

瓊麤以為糗糗以爲糧王逸曰糜屑也粧樓認粉綿瑞邀盈尺日左傳平地尺為大雪雪賦盈尺

則呈瑞豐待兩岐年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後漢書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預約延枚酒雪賦微霰零密雪下王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鄰生延枚叟

虛乘訪戴船語林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在剡乘興棹舟

訪之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映書孤志業宋齊語孫康家

貧常映披氅阻神仙晉書王恭傳恭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幾向霜階步頻將月幌褰玉京應已足白屋但顯

然家語孔子曰周公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注曰白屋草舍

殘雪

旭日開晴色寒空失素塵何遜詠雪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繞牆全

剝粉傍井漸消銀拆用粉牆銀牀刻獸摧鹽虎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亭有

昌歎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為山倒玉人晉書

畏也則有鹽虎形以獻功吾何以堪之

裴楷傳一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珠還猶照

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餘見日高

魏後漢書循吏傳子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

復還餘史記蘭相如奉璧西入秦視秦王無

見詠史 壁碎尚留秦意償趙城乃前日壁有瑕請指示王

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

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壁俱碎於秦柱矣 落日驚侵

晝餘光悞惜春簷冰滴鵝管輿地記太湖小山洞庭穴

石鍾乳溜山液而成空中屋瓦鏤魚鱗楚辭魚鱗屋兮龍堂庚

中相通如鵝翎管狀 嶺霽嵐光坼松暄翠粒新述異記松有兩鬣三鬣

鱗之 瓦言粒者非矣本草擁林愁拂一作掃誤盡著砌恐行頻焦寢

忻無患高士傳焦先野火燒廬因露寢遭大雪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視之仍生 梁園去有

因屢見此謂辭幕而歸 莫能知帝力空此荷平均言退居者惟

寒食行次冷泉驛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

火三日（前明統志）冷泉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二十里炎夏清冷（本朝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抵介

休縣過冷泉關關為太原平陽要害又抵靈石縣（按）新書志汾州孝義縣有隱泉山頗疑音近卽後

泉者

歸途仍近節旅宿倍思家獨夜三更月空庭一樹

花介山當驛秀（史記晉文公反國介之推自隱至死不復見於是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

號曰介山（新書志）汾州介休縣有雀鼠谷有介山（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又）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

在介休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

閣道壘石就路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北史）周武帝大舉東討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

苦那堪禁火賒（新序）文公求子推不得以為焚其山宜出

一百五日為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今之糗是也（按）後漢書周舉傳并州舊俗以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注曰龍星木位

春見東方心為大火忌火之盛故謂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然傳文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以盛冬

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作書置子推廟宣示愚民風俗頗革豈是後乃改於清明前耶琴操又云文公乃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

火尤異辭矣

田曰禁地惟然能使歡人生悲浩曰首云歸家歸永樂也時方閑居故感子推隱死之事

評事翁寄賜錫粥走筆為答

評事翁似為劉評事章則走鄆

矣題一作寒食詩誤

粥香錫白杏花天

玉燭寶典寒食節今人悉為大麥粥研杏仁為酪引錫沃之

省對流

鶯坐綺筵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鞦韆

見無

題五古

縣中惱飲席

晚醉題詩贈物華罷吟還醉忘歸家若無江氏五

色筆

見杜

爭奈河陽一縣花

庚信賦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河陽一縣花白帖潘

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徐曰飲席似妓席與牧之忽發狂言同一豪致浩曰玩歸家字則宜永樂縣也

花下醉

尋芳不覺醉流霞

揚雄甘泉賦翰青雲之流瑕兮漢書注日瑕日旁赤氣也文選注善日相如大人

賦呼吸沆瀣殮朝霞霞與瑕古倚樹沉眠日已斜客散酒

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蘇東坡詩更燒高燭照紅粧從此脫出

「浩曰」最有韻亦復最無聊

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

已芳茂因書卽事一章

手種悲陳事心期玩物華柳飛彭澤雪晉書陶潛為彭澤令餘見

移家永樂桃散武陵霞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得一山有小

口舍船從口入其人云避秦來此不復出焉停數日辭去枳嫩棲鸞葉後漢書仇覽傳枳棘非鸞鳳所棲

桐香待鳳花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禮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綬藤榮

弱蔓綬形如藤詩家常用袍草展新芽古詩青袍似春草學植功雖倍

左傳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舊本皆作植謂自栽也成蹊跡尚賒史記李廣傳贊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芳年誰共玩終老召平瓜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後謂之東陵瓜錢曰實敘六句又以瓜字落韻律法犯矣按列敘一草一木結從今春推

下似無碍

自喜

自喜蝸牛舍

古今注蝸牛陵螺也野人結圓舍如其殼故曰蝸牛之舍魏志注案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

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圓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兼容燕

子巢綠筠遺粉籜

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

紅藥綻香苞

謝朓詩紅藥當階翻

虎過遙知弄魚來且佐庖慢行成酪酏

酪酏見山簡傳詳後樂營

置酒鄰壁有松醪

鄰壁暗用畢卓阮籍事詳後詠懷寄秘閣餘見潭州

浩曰次句言家室相聚二四節上章悉已芳茂之意

春宵自遣

地勝遺塵事身閑念歲華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
花石亂知泉咽苔荒任逕斜陶然恃琴酒忘却在
山家

浩曰念歲華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

題道靖

一作靜 一作淨

院院在中條山故王顏中

丞所置號州刺史捨官居此今寫真存

焉

宣室志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文宗時道士鄧太元鍊丹藥於院中

雷首山按中條即雷首山兼跨數邑之境永樂舊隸號州徐曰英華有權德輿中嶽宗元先生吳尊

師集序云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三歲顏為御史中丞類斯遺文上獻即此人也顏固好

道矣按宣室志鄧太元鍊藥留貯院內蒲人侯道華在院為供給者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

於口曰天上無愚惜仙入一旦不見惟脫雙履衣挂松上留偈一首方驗竊太元藥仙去時大中五年五

月也此詩在前偶附志之

紫府丹成化鶴羣

抱朴子項曼都言到天上先過紫府金林玉几晃晃昱昱餘詳後神仙傳蘇仙

公航升雲而去後化白鶴止郡城東北樓又丁令威事見下喜雪

青松手植變龍文

按拾遺記秦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有東得之漂漉龍松然不必用此也格物總論曰松磔呵多節皮如龍鱗盤根膠枝四時青青以龍

狀松習見語也抱朴子松三千歲皮中有聚芝如龍形名曰飛節芝朱氏引之而改聚芝為聚脂又刪飛節句誤矣

壺中

别有仙家日

後漢書方術傳費長房為市吏有賣藥老翁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按神仙傳凡

召軍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皆出自壺公縑名壺公符雲笈七籤
魯人施存遇雲臺治官張申常夜宿壺中中有天地日月自號壺
天真誥謂施存孔門弟子張申即長房之師

嶺上猶多隱士一作雲
陶宏景答詔詩山中

何所有嶺獨坐遺芳成故事後漢書宣秉傳拜御史中丞
上多白雲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二獨塞帷舊貌似

元君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琮
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

之太素三元君道書屢見自憐築室靈山下徒望朝嵐與夕曛

題小松一作小柏

憐君孤秀植庭中細葉輕陰滿座風桃李盛時雖

寂寞雪霜多後始青葱爾雅青謂之葱揚雄一年幾

變一作度枯榮事百尺方資柱石功漢書田延年謂霍

為謝西園車馬客定悲搖落盡成空魏文帝芙蓉池

逍遙步西園曹植公宴詩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又云秋蘭被

長阪朱華冒綠池芙蓉秋蘭俱不耐久故云然以比朝貴何曰殊

覺疎薄不似義山手筆浩曰頗如何評而首句與前題無非自裁合故從原編列之

七夕偶題

寶婺搖珠珮

〔史記天官書〕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

孫也素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故或名河鼓為牽牛也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荊州占云織女一名天女天子女也

常娥照玉輪

婺女近為之搖珮常娥遠為之照靈歸天上輪珮輪皆謂織女蓋催之渡河也

匹

〔崔實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河鼓織女一星神當會〔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曰何事

渡河答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御覽〕引大象列星圖曰古歌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為吳音訛而然

〔按〕爾雅本作河鼓注曰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檐鼓巧遺世檐者荷也則知原不作河晉人七日夜歌靈匹怨離處

間人

〔歲時記〕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鑰石為鍼陳瓜果於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以為符應

果香千戶笙竽濫

一作

四鄰明朝曬犢鼻方信阮

郎

〔一作〕家誤貧〔竹林七賢論〕阮咸籍兄子也諸阮俱善居室惟籍

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復共爾

〔浩曰〕極平實却有寓意蓋借言婚於王氏也一二謂作合者即戊辰會靜中西山南真之意三四謂成婚得佳耦五六即事

七八則自訴清貧與王氏之富於財者異也祭外舅文中自數語可互參

秋日晚思

桐槿日零落雨餘方寂寥枕寒莊蝶去

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蝴蝶

蝶栩栩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此之謂物化

窗冷胤螢銷

晉書車胤字武子博學多通家貧不常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取適琴將酒忘名牧與樵平生有

遊舊一一在烟霄

菊

暗暗澹澹紫融融冶冶黃陶令籬邊色

見移白菊羅含

宅裏香

晉書文苑傳羅含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

幾時禁重露實

是怯斜

一作陽深憂遲暮

願泛通金鸚鵡

西京雜記九月九日飲菊花

酒令人長壽御覽晉咸康起居注詔送遼東使鸚鵡杯嶺表錄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故以此名殼上青綠斑文大

者可受二升殼內光瑩如雲母裝為酒杯奇而可玩梁簡文帝詩車渠屢酌鸚鵡驟傾道源曰金鸚鵡或範金為之也升

君白玉堂

浩曰三四是罷官家居結望入朝

漢宮詞〔徐曰〕 磧砂唐詩作杜牧詩〔按〕 的是義山筆

青雀西飛竟未迴〔山海經西山經〕 玉山西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

之厲及五殘又曰崑崙之邱有人名西王母〔海內北經〕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三青鳥已見聖女祠又見西山經三危之山又見

〔海內北經〕 注皆云為王母取食〔漢武故事〕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東方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君

王長在集靈臺〔二輔黃圖〕 集靈宮集靈仙宮存仙殿望仙臺皆武帝宮觀名在華陰縣界〔按唐〕 亦有集靈

臺即華清宮長生殿側見舊書紀此則用漢事〔程曰〕 以武宗築望仙臺比事屬辭侍臣最有相如渴

屢不賜金莖露一杯〔二輔黃圖〕 建章宮有神明臺武帝造祭仙人處上有承露臺有銅仙人舒掌

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按〕 二輔黃圖建章宮神明臺甘泉通天臺皆言有承露盤

〔田曰〕 深婉不露方是諷諫體 〔浩曰〕 武宗朝義山間居時多借以自慨非諷諫也

所居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

輕雞黍隨人設蒲魚得地生〔周禮〕 青州兗州其利蒲魚前賢無不

一作無謂容易即遺名〔曹植七啓〕 君子不遯俗而遺名

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

之作會昌一品集有河東留後任晚即此人也

萬里誰能訪十洲二十洲記祖洲瀛洲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新亭

雲構壓中流河鮫一作鮫人縱玩難為室木華海賦鮫人之室郭璞江賦鮫人

構館於懸流難為室如世說陳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之意海蜃遙驚恥化樓史記天

旁蜃氣象樓臺范晞文對牀夜語不過鮫室蜃樓耳左右名而點化如此世稱王禹玉鳳輦鰲山之句本斯意也

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徐曰東岸河東縣西岸河西縣唐六典造舟為梁

河三洛一蒲津浮梁河之一也獨留巧思傳千古長與蒲津作勝遊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正義曰今蒲津橋也新

書志河中府河西縣蒲津關一名蒲阪開元十一年鑄八牛牛有

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鐵也夾岸以維浮梁

何曰只可施之新剏移撥泛題不得所以尤佳

無愁果有愁曲北齊歌朱曰曲名緣起未詳按當是義山自撰之

曲取義於北齊耳隋書樂志北齊後主自能度曲嘗倚絃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自彈琵琶而唱

之音韻窈窕極於哀思曲終樂闋莫不隕涕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東有青龍西白虎

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西宮參為白虎張衡靈憲蒼龍連蟠於左白虎猛據於

右中含福星包世度

史記天官書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索隱曰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正義曰天官云歲星所居國人主有福

玉壺渭水笑清潭鑿天不

到牽牛處

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按北史齊周紀齊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定居焉

及文宣帝受東魏禪都鄴而晉陽往來臨幸鄴在東晉陽在西故首句云然兼取漢世蒼龍闕白虎觀之名矣次句統舉所有封域

字文周氏承西魏為帝都長安故二四用渭水天

河謂笑其一壺之水不足顧已忘開疆所不到也

踏雲天馬猶

按戰國齊策世無麒麟驂耳王之駟已備矣商子亦云麒麟驂耳後漢書秦彭傳鳳凰麒麟之瑞

又李業傳注引孔子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南史梁武帝紀鑿井得玉鏤麒麟諸史中麒麟字甚多蓋唐以前麒麟麒麟轉移互

用不足疑也乃注國策及杜詩者頗疑之故詳述焉

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又獲宛馬作天馬歌互詳茂陵

撼碎珊瑚聲

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括地志

牛山在臨淄縣晉書石崇以鐵如意擊碎王愷珊瑚樹

秋娥點滴不成淚十二玉

樓無故釘

十二玉樓詳九成宮北史齊紀文宣營三臺於鄴下後帝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踏雲二

句指周師之至後主走青州故用牛山也周武帝平鄴詔爲齊東
山南園及三臺並毀撤諸物入用者盡賜百姓晉陽十二院當亦
毀矣故曰 **推烟唾月拋千里十番紅桐一行死** 〔按〕 詩義
無故釘

疏有青桐白桐赤桐宋陳翥桐譜賴桐高二四尺卽有花色
紅如火無實此取桐孫之義紅桐言貴種指神武子孫也 **白**

楊別屋鬼迷人 〔古詩〕驅車上東門遙望北郭 **空留暗**

記如蠶紙 〔書斷〕魯秋胡玩蠶作蠶書〔按〕墨數云秋胡妻作
〔梁虞蘇論書表〕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

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北齊書〕周軍奄至太子恆淑妃及韓長
鸞等皆爲所獲時齊之太后諸王同送長安至建德七年數十人

無少長皆賜死神武子孫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改葬 **日暮**
於長安北原洪瀆川此故言其人已死惟有暗記其事者

向 一作西非 **風牽短絲** 接上白楊謂楊柳絲也 **血凝血散今誰是**

〔浩曰〕實詠北齊而暗有寓意也蓋追悼劉從諫之作東龍西
虎喻南北司如水火也福星謂天子也玉壺二句暗遡從諫欲

入清君側之惡也騏驎四句謂天兵往討夷其茅土也牛山暗
言亡國石崇寓石雄入潞州也推烟以下謂誅劉稹後其母阿

裴及弟妹從兄輩並俘至京斬於獨柳下也事皆載舊書紀傳
又新書言郭誼斬稹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殺之矣空

留句謂徒有暗記從諫之事實者其以北齊爲言者澤潞爲河
東道與北齊晉陽鄰接也蓋至劉稹方拒命而其先從諫尚扶

王室又頗得士大夫之心故猶有默傷之者

喜雪

朔雪自龍沙

〔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注曰葱嶺雪山白龍堆沙漠也據此注龍沙似分言

亦有謂沙形長亘如龍者

呈祥勢可嘉有田皆種玉

〔水經注〕無終山有陽翁伯玉田搜

神記曰雍伯雒陽人父母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

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因而氏焉陽公

受玉田之賜今猶謂之玉田陽〔按〕他書陽多作楊或作羊翁伯雍伯亦小異無樹不開花

〔劉庭琦瑞雪篇〕

何處田中非種玉誰家院裏不生梅

班扇慵

一作難

裁素

〔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紈扇皎潔如霜雪

曹衣詎比麻

〔詩曹風〕麻衣如雪

鵝歸逸少宅

〔晉書王羲之傳〕字逸少〔法書要錄〕梁

虞蘇論書表曰羲之性好鵝山陰曇壤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往求市易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而無人能書

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

鶴滿令威家

〔搜神後記〕

丁令威本遼東人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有少年欲射之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

寂

冥門扉掩

〔錄異傳〕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至冥門扉掩袁安問無有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

問何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孝廉〔汝南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安潁川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

曹掾排闥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
在牀令遣以乾糲就遺之定乃受半
依稀履跡斜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

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
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人疑遊麵市東晉餅賦

重羅之麵馬似困鹽車戰國策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洛水妃虛妒洛神賦

賦飄飄兮若姑山客漫誇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聯辭追

雖一作許謝屢見謂遠和曲本慚巴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屬而和者數千入餘見粉署闈全隔見行次霜臺路漸

一作賒通典御史臺此時傾賀酒相望在京華按遊麵市萬花谷引之

浩曰略有意四五聯閑居之景七八

聯兼闈中人言之結慨不得在京華也

小園獨酌

柳帶誰能結花房未肯開空餘雙蝶舞竟絕一人

來半展龍鬚席山海經中山經賈超之山其草多龍修郭璞曰龍鬚也似莞而細生石穴中莖倒垂可

以為席元和郡縣志輕斟馬腦杯魏文帝馬腦勅賦序馬腦玉屬出西域文理

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晉書載記呂纂傳盜發張駿墓得琉璃榼白玉樽馬腦鍾

虛信歲前梅

何曰句句生動與小桃園詩皆是宮體

小桃園

竟日小桃園休寒亦未暄坐鸞當酒重送客出牆
繁啼久艷粉薄舞多香一作春誤雪翻猶憐未圓月先
出照黃昏

自貺

陶令棄官後仰眠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
風晉書隱逸傳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
縣嘗言夏月虛閉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浩曰似永樂閑居作或以祗有傲情更無他
慨疑前尉宏農乞假歸京時作亦合今且編此

所居永樂縣久旱縣宰祈禱得雨因賦詩

甘一作井誤膏滴滴是精誠春秋信公三年六月雨公羊傳注曰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後

漢書諫輔傳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晝夜如絲一尺盈張協詩密雨如散絲祇怪閭

閻喧鼓吹邑人同報東長生晉書東晉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太康中郡界大旱

皆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為皆誠感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東長生此

用反託法

落花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

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一作歸芳心向春盡所

得是沾衣漢鏡歌臨水遠望泣下沾衣田曰起超忽連落花亦看作有情矣結亦雙關楊曰一結無限深情

春日寄懷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邱園坐四春當至會昌六年矣縱使

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一作更無人袁曰無酒無人反不如併花月而

去之二一青袍似草年年定屢見白髮如絲日日新欲逐

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

〔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龜魚之屬

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

過故府中

〔何日〕中字衍按未可定

武威公交城舊莊

感事

〔舊書志〕北京太原府領縣十三交城隋分晉陽置初治交山後移治却波村

〔書〕則亦有熊羆之士

信陵亭館接郊畿

〔御覽〕引圖經浚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

幽象

遙通晉水祠

〔水經注〕晉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晉川之中

最為勝處

日落高門喧燕雀

〔史記汲鄭列傳〕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非用

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風飄大樹撼熊羆

〔後漢書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

號曰大樹將軍〔爾雅〕熊虎醜羆如熊注曰能拔樹木昔日多賓客部曲今惟燕雀熊羆

新蒲似筆思投

日〔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按〕徐氏引董澤之蒲是乃爾雅楊蒲柳可為箭者誤矣餘見移家永樂縣此則以投筆謂封侯也

芳草如茵憶吐時

〔謝萬春遊賦〕章靡靡以成茵〔漢書〕丙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

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山下祇今黃絹字

〔後漢書〕孝女曹

娥傳)上虞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會稽典錄)
邯鄲淳為曹娥碑文操筆而成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
孫齏白(世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見碑背題字已解
魏武行三十里乃得之與修同黃絹色絲於字為絕幼婦少女於
字為妙外孫女子於字為好齏白受辛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
(一按)準之史書蔡邕亡命遠至吳會自可題字魏武與修何緣得
過碑下注世淚痕猶墮六州兒(五百書)羊祜為征南大將軍
說者已疑之

姓於岷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
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北齊書李稚廉傳)高祖行經冀州總

合河北六州文籍

商校戶口增損

(浩曰)自朱長孺妄以武威公為王茂元諸家胥仍其誤王栖
曜濮陽人父子宦蹟皆未一至河東何得交城有莊且有碑紀

功哉義山為茂元胥何僅曰故府茂元諡威何加武字哉太原
王氏亦有封武威者如北齊王叡之父贈武威王之類而此必

非也余初以漢有劉武威定為追感劉從諫之作舊新書言失
意不逞之徒皆投潞州故以信陵好客比之舊紀開成元年從

諫奏開儀夷山路通太原晉州故次句云從諫加同平章事故
六句云六州兒者指河北魏博諸州也舊新書羅威傳自至德

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募置牙軍語曰長安天
子魏府牙軍謂其勢強也魏博六州唐時常語如舊紀元和七

年魏博田興請裴度至六州宣達朝旨太和九年歲飢河北尤
甚賜魏博六州粟及平淮西碑魏將首義六州降從之類蓋河

北以魏博最強而昭義本由相衛分置一氣相依故此云六州
兒而文集亦以六州向化指河朔之來服也劉氏之鎮昭義從

諫居其中故隱曰中武威公也種以叛誅而從諫頗可追惜也
 今思交城自屬太原地不相涉武威之稱亦太假借恐又非也
 再檢傳表武威李氏抱真喜招致天下賢雋飾臺沼以自娛其
 所鎮亦昭義非太原范陽李氏載義封武威郡王太和七年鎮
 太原其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詞開成二年卒似相近
 而實不可符其他李氏之或家太原或封武威者皆無可徵其
 曰故府曰感事必有實事在焉尋考未符惡可妄斷 又入曰
 頗以為李光顏也舊書傳紀李光進父良臣光進光顏兄弟家
 於太原光進以破賊多戰功封范陽郡公進武威郡王元和六
 年賜姓李氏十年卒光顏討吳元濟功冠諸將穆宗即位之年
 由邠宜赴闕賜開化里第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司徒兼侍
 中敬宗寶歷元年由忠武移太原尹北京留守二年卒諡曰忠
 光進光顏皆大著功勳屢為節鎮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光顏
 忠誠尤烈金石錄云榆次縣有李良臣碑而朱竹垞曝書亭集
 跋榆次三唐碑兼光進光顏也光進傳書武威郡王碑書安定
 郡王其詞令狐楚撰光顏碑李程撰開成五年立傳不書封爵
 而紀於邠宜入朝時書武威郡開國公矣前明統志云榆次縣
 北十里良臣與子光進光顏孫昌元等五墓並列墓有碑今磨
 滅夫光顏家在太原墓在榆次則有莊在交城似亦可也次句
 似謂與太原家祠靈爽相通六句點明曾加平章光顏討淮蔡
 時却韓宏美妓之遺座對三軍誓死無二今之討昭義者有是
 忠勇之帥與題所以云感事也惟故府字與五六句或疑義山
 昔在李石幕而追感之舊書傳石封隴西郡開國伯會昌五年
 後卒此云武威相類而稍隱之亦未細符也 又入曰 自和劉評
 事永樂閒居以下約四十章皆將居永樂及以後數年作也舊
 來集本顛倒錯亂惟中下兩卷中所編永樂時詩頗有連十餘

篇尚能彙敘者余得會其意而通之不必皆有確據之語也乃又雜取前後之確有可憑者並列焉要之皆非武斷

寄蜀客

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

史記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

字長卿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自着犢鼻褌滌器於市中

金徽却是

無情物

國史補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第一以玉徽文瑟瑟徽文金徽又文螺蚌徽

不許文君

憶故夫

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餘見送裴十四何目以無情謂金徽殊妙若說文君無情便同嚼蠟

蜀桐

玉壘高桐

一作梧

拂玉繩

見後武侯廟奇令狐學士

上含非

一作霏誤霧下

含冰

史記天官書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

枉教紫鳳無棲處斷

作秋琴彈

去聲

壞陵

徐曰陸機詩齊童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彈與館漢叶作去聲琴操第十

二曰壞陵操伯牙所作按英華及諸舊本皆作壞考御覽玉海引琴操本皆作壞而他書或作懷訛也廣陵散詳晉書嵇康傳意

取壞陵必非廣陵

浩曰此二章余早悟為間之於西川者發也但初定為大中一三二年前有望於杜棕之作今乃知其非矣當與成都高苗二從

事互看唐人托興每以夫婦之情喻君臣師友之契合寄蜀客
篇文君故夫喻本是師生情更濃至其人必離西川故言今豈
還有長卿我何向之工於排間也蜀桐篇言其身名高顯蒙上
凌下昔年爾實擯我豈知今亦遭斷壞哉其人或廢棄或已逝
也皆未定何年所作以會昌末鎮蜀者已非高錯故酌編此愚
細味詩情詳探遊跡始能得之舊解動指令狐於蜀客奚取焉
壞陵或謂當作廣陵以喻杜棕由蜀移淮南不知移鎮依然顯貴義必不可通也

昭肅皇帝挽歌辭二首

舊書紀會昌六年三月壬寅帝不豫疾篤是月

二十三日崩諡曰至道昭肅孝皇帝廟號武宗八月葬端陵按左傳吳與齊戰齊人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即挽歌之始也續漢書禮儀志曰登遐羽林孤兒兪擢歌者六十人晉書禮志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葬執紼者挽歌古今注薤露蒿里喪歌也出田橫門人至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全唐詩中大行挽歌亦有奉敕撰者此疑代人之作

九縣懷雄武

後漢書九縣縣回

三靈仰睿文周王傳叔父

史記周本紀共王崩子懿王難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舊書紀遺詔立光王為皇太叔即皇帝位

君史記封禪書天子病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

病病少愈疆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詩是用此事非用長陵女子也舊書紀帝重方士

服食修飾親受法錄至是藥燥〔通鑑〕玉律朝驚露〔後漢書律歷志〕

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危若朝露尚〕金

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史記商君傳〕危若朝露尚

欲延年益壽乎〔古今注〕薤露之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

莖夜切雲〔三輔故事〕承露盤高二丈掌大七圍餘詳漢宮詞

無復咏橫汾〔漢武秋風詞〕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

玉塞驚宵柝〔漢書西域傳〕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師古曰

武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遂迎太和公主以歸故曰驚宵柝

金橋罷舉〔玉海地志〕金橋在上黨南一里景龍二年明皇經此橋至京

烽〔師史記〕太子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王懼〔漢書音義〕

書則燔燧夜則舉始巢阿閣鳳〔禮斗威儀〕其政太平則鳳集

既成將致旋駕鼎湖龍〔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以鑄鼎

太平也〔鼎成有龍垂胡顛下迎黃帝上騎羣〕

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乃抱其弓與龍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門咽通神鼓〔蔡質漢儀〕凡宮中漏夜盡鼓鳴則起餘見覽

號門咽通神鼓〔古又〕臨海記郡西有白鶴山山有石鼓相傳云此山有白鶴飛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劉瓛定軍禮〕或曰驚鼓精也音吳工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為雷門以禳之擊大鼓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其後移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驚破鼓而飛乎雲表〔古今樂錄〕及〔吳錄〕夫差移於建康之宮

南門有雙鶴從鼓中而飛上入雲中按通神用此非用周禮地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之類

樓凝警夜鐘

見覽古張衡西京賦警夜巡

小臣觀吉從

後漢書禮儀志先大駕日游衣

冠於諸宮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

猶誤

欲東封

漢書武帝元封元年東巡登封泰山

莫驗昭華琯

一作管大戴禮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晉書律歷志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西京雜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九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鱗相次銘曰昭華之琯

虛傳甲

帳神

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錯雜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海迷

求藥使

漢書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秦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之船

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漢武帝東巡海上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餘互詳海上

雪隔獻桃人

拾遺記西王母進周穆王蟬州甜雪萬歲冰桃餘見聖女祠舊書紀會昌元年六月衡山

道土劉元靖充崇元觀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命與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受法錄二年築望仙觀於禁中四年以道士

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五年築望仙臺於南郊歸真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生之術帝遣中使迎之桂寢青雲

斷三輔黃圖桂宮漢武帝造關輔記云桂宮在未央宮北從宮中西上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西京雜記武帝為七寶牀雜

寶按圓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按〕桂寢當用此而兼用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可見好樓居於是上令作飛廉桂管使卿候神入青雲用仙人乘雲而下之意

松扉白露新

陵寢必植松柏松扉柏城習用語也舊引符子堯曰余坐華殿

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立櫺屏之內霏然而雲生於牖似之而非也白露亦園陵習用此更切八月初葬萬方同象

鳥

見送李千牛赴闕

舉動滿秋塵

舉一作舉誤朱本作舉動滿滿一作淨今從戊籤〔按〕乘輿史記封

禪書作乘輿後世喪儀每作舉謂葬時靈輿也若如朱本謂舉輿而塵為之淨亦通然此體只取莊重故酌定

〔田〕宏整哀切就挽事作數不失誅尊之體〔浩曰〕武宗大有武功篤信仙術絕類西漢武帝三詩用典大半取之極華

瞻中殊含悽惋

茂陵

〔漢書〕武帝葬茂陵

漢家天馬出蒲梢

〔史記樂書〕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曰蒲梢作天馬之歌互見無愁有愁曲

首著榴花徧近郊

〔戊籤〕首二句誤出韻〔按〕唐人不可拘〔漢書西域傳〕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俗者

酒馬者目宿漢使采蒲陶目宿種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博物志〕張騫使西域還得安

石榴胡

內苑只知含

一作銜

鳳觜

一作嘴〔十洲記〕仙家養鳳喙及麟角作膠名為續絃膠

或名連金泥能續弓弩已斷之絃刀劍斷折之金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此膠武帝以付外庫不知妙用也帝幸華林園射虎弩絃

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膠色青如碧玉（戊籤）含鳳

嘴謂口屬車無復插雞翹（後漢書輿服志）前驅有九旂雲

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餘見陳後宮

此謂已殂落弩絃可續而壽命難延五六又追述

玉桃偷得

憐方朔（神農經）玉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早得服臨死日服

返欺家云到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須玉井水洗之便軟

可食餘見聖女祠（楊慎曰）本是瑤池宴罷留王母俗作此句直

是小兒語耳（朱曰）漢武內傳王母降承華之宮若瑤池西宴自

是穆王事如何可合徧檢宋本俱無之不可以語出用修而不覈

其實（按）此辨極是不可震其名而為所欺也

金屋修粧一作成貯阿嬌（漢武故事）帝為膠東王

年數歲長公主問曰兒欲得婦不台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漢書外戚傳）武帝即位陳皇后擅寵驕

貴十餘年此舉誰料蘇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傳）武字子卿

一以該後宮

年使匈奴昭帝始元六年春迺還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陵松柏雨蕭蕭

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茂

（朱曰）此詩全是託諷武宗（何曰）首二謂勤遠略三四謂好獵五謂好仙六謂好內結借蘇卿一襯諷刺自見言外包括貫穿極工整而不牽率（浩曰）武宗武功甚大故首聯重筆寫起不僅游獵武戲也推之好仙好色而仍歸宿邊專武之所以

為武也亦非專是託諷謂借發故君之感則合乎忠厚矣蘇軾未必有所指徐氏謂宣宗立武宗朝貶逐五相李宗閔楊嗣復牛僧孺崔珙李珣同日召還義山本牛黨蘇軾指僧孺等深文之論吾無取焉（又曰）此章的是慨武宗矣然謂直詠漢武以為諷戒意味固已深長詩中妙境其趣甚博隨人自領之耳

漢宮

通靈夜醮達清晨

（三輔黃圖）王褒雲陽記曰鉤弋夫人卒葬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於甘泉宮

（按）通靈泛指醮事亦可太平廣記引漢武內傳帝禱醮名山以求靈應

承露盤晞甲帳春

見屢

王母西歸

一作

方朔去

（英華曰）集作王母西歸何處去武帝內傳其後東方朔一日乘龍飛

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帝崩餘皆別詳

更須重見李夫人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按）李夫人封禪書作王夫人

華嶽下題西王母廟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虛追

一作

落日行

（穆天子傳）天子之駿

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水經注湖水分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山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驂騮綠耳

盜驪之乘獻穆王使莫恨名姬中夜沒穆天子傳天子西之馭以見西王母

子也天子乃為之臺是曰重璧之臺天子東徂於澤中逢寒疾盛姬告病天子西至重璧之臺盛姬告病曰乃殯盛姬於穀邱之廟

天子永念傷心乃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君王猶自不長生史記周本紀穆王

立五十年崩

朱曰新書武宗王才人善歌舞狀纖頰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佼服光侈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惑方士餌藥

寢不豫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及大漸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帝崩即自經

幄下宣宗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柏城義山豈感其事而發歟楊曰康駢劇談錄有孟才人寵於武宗帝不豫召而問之

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聞者涕零後宮車晏駕哀痛數日而殞名姬亦可指此

徐曰張祜詩有孟才人歎於武宗帝不豫召而問之諱爾何為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絃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

請對上歌一曲以泄憤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肌尚温而腸已斷其事皆大同小異豈宮闈事祕傳之者

不得其真乎浩曰以上兩章皆武宗崩後作無疑也漢宮首句指道場法錄下一二句言王母不再來方朔又去帝求仙之

道絕矣末句以重見托出李夫人之早卒運筆殊妙隔帷遙望豈果能重見之耶或謂宮車晚出却與李夫人重見意亦通也

考舊書后妃傳云武宗王賢妃事顯而紀文貞位之年三月詔
宮人劉氏王氏並為妃及葬端陵德妃王氏附焉通鑑載王才
入事而考異引李贊皇獻替記曰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嬌妬
忤旨一夕而殞又引蔡京王貴妃傳帝升遐妃自縊介於御座
下又引劇談錄孟才人空於端陵之側而曰此事正恐是王才
人傳聞不同也今合檢諸書竊以德妃賢妃即一人孟才人王
才人事亦即王妃也唐末紀載龐雜附會者多不足盡信
又曰一獻替記書於五年十月張祜詩序才人先帝而殞與崩
後從殉不同合之此二詩則妃
必先帝而卒史文當有舛耳

瑤池

穆天子傳卷三二天子賓於西王母天子錫西
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
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
見汝比及三
年將復而野

瑤池阿母綺窗開

稱王母為元都阿
母見武帝內傳

黃竹歌聲動地

哀

穆天子傳卷五一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
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闕寒云云按玩傳文黃竹當在嵩

高之西長安之東與西
王母相遠固不必拘耳

八駿日行三萬里

傳卷四一朝於宗
周之廟乃里西土

之數各行兼數二萬有五千一列子穆王乃觀日之所入一日
行萬里杜子美集畫馬讚原注穆天子傳飛兔馭馭日馳三萬

里按宋書符瑞志飛菟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
勞天應其德而至馭馭者神馬也與飛菟同杜集所注俟再檢

王何事不重來〔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餘屢見

〔錢巨〕此方專諷學仙

過景陵〔舊書憲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甲戌朔上以

陵在同州奉先縣金嶽山

武皇精魄久仙昇帳殿淒涼煙霧凝〔通典〕葬儀備列吉凶二駕神駕

至吉帷宮帳殿進輶轎車靈駕至凶帷帳殿下俱是蒼生留不得鼎湖何異魏

西陵〔三國魏志〕太祖武皇帝葬高陵〔按〕陵在鄴之西岡故稱西陵詳後東阿王餘見挽歌辭

〔浩曰〕此篇意最隱曲假景陵以咏端陵而又追慨章陵也鼎湖喻新成陵寢西陵喻章陵而痛楊賢妃賜死事也有前諸詩可證言豈獨文宗不能庇一姬耶憲宗與武宗皆求仙餌藥致疾故用黃帝上仙而篇首武皇微而顯矣

四皓廟〔戊籤〕無廟字

本為留侯慕赤松〔史記〕留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漢庭方識紫芝翁蕭何只解追韓信〔史記〕

淮陰侯列傳〕蕭何聞信士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豈得虛當二日何來謁上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第一功

見韓碑

〔徐曰〕此詩爲李衛公發衛公舉石雄破烏介平澤潞君臣相得始終不替而卒不能早定國儲使武宗一子不得立有愧紫芝翁多矣故假蕭相以譏之
〔浩曰〕徐箋其精舊新書武宗五子並逸其薨年然通鑑云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冲幼須選賢德則其時武宗之子未盡也留侯之使呂澤迎四皓已在多病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之後歲餘矣衛公始終秉鈞而竟不能建國本扶冲人何哉蕭何爲相至惠帝二年薨詩故確據漢事而婉轉出之會昌一品集賜石雄詔云得飛將於無雙此擬韓信正合集又有天性論爲莊恪太子事而歎無人以一言悟主也比類而觀其能解於此章之冷刺歟

玉谿生詩詳註補

卷一

玉谿

金元好問遺山集水調歌頭詞賦德新王文玉溪溪在嵩前費莊兩山絕勝處也句云嵩高大有佳處元在玉溪頭

又臨江仙詞云嵩邱幾度登樓故人多在玉溪頭按此玉溪在嵩山義山詩中屢云嵩陽似亦可指然不如耶律公所云覃懷玉谿更於懷

州切近

頷

說文頷徐鍇繫傳頷春秋傳曰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臣錯曰點頭以應也今左傳作頷

文成破體書在紙四句

按破體或謂破文體或謂破書體愚謂破書體必謬謂破當時為

文之體較是如段文昌作即當時體矣韓公進撰平淮西碑文表其碑文今已撰呈謹錄封進愚疑碑文錄在大紙可鋪丹墀故曰

破體書在紙似可備一解

七十有三代

國朝聖廟時命何焯等纂分類字錦其數目類引此句而曰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以唐憲

宗益之故云七十三代也愚謂下句可以告功封禪則當作三字為是并傳之亦醒豁矣

三邊

後漢書鮮卑傳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歲被寇抄殺略又鮮卑寇三邊

十三

李鼎祚易傳蒙以養正干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禮記文王世子孔穎達疏曰鄭註金縢云文

玉谿生詩詳註

卷一

巽

中華書局聚

王崩後明年成王生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喪畢踐阼周公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按)皆不必細校而借用則可

侵夜鸞開鏡謂曉粧之至早也詳迎冬雉獻裘(晉書武帝紀)咸

宣四年冬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為冬字更詳之

鸞鷲(師曠禽經)鳳雄凰雌亦曰瑞鷲亦曰鸞鷲羽族之君長也

箕山箕山許由廟見(舊唐書隱逸)田遊巖傳)

隋(按)國語晉臣辛俞曰是隋其前言註曰隋許規切壞也是亦音隨唐人碑文中每有書隨高祖者其通用審矣

白足禪僧(按)蔡京事蹟雲溪友議曰楚鎮滑臺之日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云云似紀事所本耳法書苑天平節

度使廳紀太和五年劉禹錫撰沙門有隣八分書可見令狐與禪僧往來宣必以蔡京當之耶

鬱金裙(朱長孺補註)張泌粧樓記鬱金芳草也染婦人衣最鮮明染成則微有鬱金之氣

南省(通志職官略)唐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

諸姓(喪大記)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三十三天(法苑珠林)引正法念經補正字

嵩陽嵩陽不徒紀地唐時實有嵩陽觀如天寶二載嵩陽觀紀聖德頌李林甫撰徐浩八分書為明皇命道士孫太冲鍊

丹王九轉而作後之學仙者必多於此修習義山固學仙者

自取魏志袁紹傳注紹說進曰前寶武欲誅黃門言語漏洩自取破滅

漢相通鑑注甘露記曰訓長大美貌口辨無前常以英雄自任

軍烽疑作鋒字是漢書南粵傳軍鋒之冠字習見史書此謂刀兵之光照耀也內亂不煩舉烽再酌

清江三孔集孔文仲經父論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精銳而器狹志大而謀淺

重有感陸士澗曰詩蓋為劉從諫作也五句謂文宗受制中人而反言以存體六句慨無人效一擊之力也星關猶

天門言禁闕也按此實先得我心特補采之不敢隱善攘矣

千金子又司馬相如傳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心存闕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按語習見唐人每用子牟

蘭亭二句劉賓客和汴州令狐相公詩選督得蕭咸以此度之令狐有貴婿朱氏之揣是也

和友人戲贈二首按徐武源謂此二首似贈置姬別室者逐句有解愚更就其說申之首章言會既

不易信亦稀通三四清冷之態五六似言偶得相隨尋復別去結謂宜深鎖閉之也文章謂所居僻遠三四珮為常繫之物環有待圓之情謂終宜合并且俟徐圖耳或祇謂以珠佩玉環與之亦可下半宜如愚所解然愚究以妓館之說為得否則重有戲之兩結句囑其深鎖尚恐烏龍來臥毒誰何可禁當歟

秀才

〔史記儒林列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按〕舊書志有唐以來出身入仕者首有秀才而無其人是則秀才皆假借美稱耳

月裏

〔御覽〕引〔歸藏經〕婦娥盜不死之藥奔月

終南

〔通鑑漢紀九註〕終南山橫巨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鄠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入百里而連綿峙據

其南者皆此一山也特詳於此以下皆同

學仙玉陽東

〔舊書職官志〕天寶二載置崇玄學習道德等經同明經例

天壇上

白香山有游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詩又有天壇峯下詩頂上將探小有洞注小有洞在天壇頂上

翡翠

〔說文〕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羽字補

無聊

〔漢書張耳傳〕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

松喬

〔淮南子〕王喬赤松子吐故內新抱素反真以遊元眇上通雲天〔按〕隸釋薄城有王子喬碑曰仙人王子喬者蓋

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此與列仙傳大異

錦里

〔後漢書王符潛夫論〕濯錦以魚

雲臺

唐人多於華山雲臺觀習業屢見小說家

東城飲 〔按〕西川有東城遊賞之盛東川亦有之乎或疑卽謂京師之東城從翁旣往東川京師之讌飲疎矣下句意

其迴念京師并交情也本集幸會東城宴可互證

公玉季 〔按〕史記索隱曰玉或音肅姚氏引風俗通齊濬王臣有公玉冉三輔決錄杜陵有玉氏二姓單複有異單姓

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按〕濬似潛字誤刊後漢書是玉况皮日休獻致政裴祕監詩玉季牧江西泣之不忍離似以玉

季稱弟與後輩應早應忝諸孫末亦通但公玉又不可合

黑水 〔元和郡縣志〕黑水在興元府城固縣西北

下苑二句 下苑指曲江之會東門指霸橋送別

弛刑徒 〔後漢書朱穆傳〕太學書生數千人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

鉗奴 〔張耳陳餘列傳〕以鉗奴從趙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 補句

旋踵 〔管子〕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邙山卜宅 〔白香山哭師臯詩〕南康丹旆引魂迴洛陽籃舁送葬來北邙原邊尹邨畔月苦烟愁夜過半則楊實葬

也 邙山

面啼 〔按〕漢書項籍傳馬童面之師古曰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愚意此句面字或亦謂背之

羗渾

〔按〕舊書郭子儀傳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等各種而安祿山是柳城雜種胡人其幼隨母在突厥中未知與羗

渾同異何如耳

右一作左

藏庫

〔又按〕舊書安祿山傳朝廷震驚禁衛皆市井商販之人乃開左藏庫出錦帛召募又舊書崔光遠

傳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似作左作右未可執定但下句有左無右邊則必作右是

節制

〔舊書職官志〕旌節所以委良能假賞罰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

官健

〔通鑑〕代宗大歷十二年定諸州兵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

無愧辭

〔左傳〕范武子之德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此則用碑事

彈碁中心

〔筆談〕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于盃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

永憶江湖二句

預計他年功名成就歸老江湖仍抱不忘魏闕之意則此時之所進取者卑之不足道也

南渡宜終否

〔通鑑〕晉元帝江東草創始立太學成帝時以江左寢安興學校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

莊儒術終不振穆帝時以軍興學校遂廢

些三皇

〔莊子天運篇〕老子曰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受經忙

〔通鑑〕唐太宗貞觀中幸國子監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

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
謂之正義 此為唐學業盛事

誅非聖〔何休公羊傳注〕無尊上
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坊〔禮記〕作坊音房與
防通集本皆作防

藏鈞〔按〕說文鈞弓弩端弦所
居也而古人每借用之

蘭臺

〔白香山詩自註〕祕
書府即蘭臺也〔按〕

是唐人
習稱

隱忍〔漢書劉輔傳〕
小罪宜隱忍

仙眉佛髻〔法苑珠林敬佛篇〕髮似光螺眉方翠柳〔又〕迦畢
試國有佛髮青色螺旋右縈引長丈餘卷可寸許

幘〔舊書輿服志〕隋
制車有百幘通幘

一封駝〔師古〕脊上有一封其隆高若封土也〔按〕
一封謂以一駝取酒亦可不必定謂駝封

中路因循〔後漢書鄧彪胡廣傳論〕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
遲於岐路之間注謂不可妄進也義山自悔其不遲

耳遲

景陽井〔按〕萬花谷引吳越春秋越王用范蠡計獻之吳王其
後滅吳蠡復取西施乘扁舟遊五湖而不返與升庵所

引異墨子以比干之殪孟賁之殺西施之沉吳起之裂並
言是實沉於水也升庵云所引與墨子合浮沉也反言耳

玉谿生詩詳註

卷二一

三一中華書局聚

曲水閒話〔又曰〕五勝本取相勝代興之義此句不僅寓水字兼寓新故之感似與曲江一首必同意

浮雲〔文子〕日月欲明浮雲蔽之

大鹵〔杜預注〕太原晉陽縣

蒸雞〔晉書惠帝紀〕帝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

長刀〔舊書王及善傳〕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與卿二品要職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彭蠡〔按〕獨孤及江州刺史廳壁記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唐時每以洞庭彭蠡連稱若論地勢江州

與岳州遠矣

通塞〔易〕節卦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後漢書〕鄺炎傳通塞苟由己志上不相卜

寄成都高苗二從事題與注作者已自表明高錯西蜀幕矣何疑焉

紫梨〔恆州記〕室李遵作進梨表見唐末許默紫花梨記

馮夷〔竹書紀年〕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按〕竹書注有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則河伯

似國號豈後人謂之河神耶竹書固不足信

師友〔後漢書班彪傳〕彪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文苑傳〕毅傳車騎將軍馬防請

毅為軍司馬待
以師友之禮

寢門禮記奔喪哭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妓席暗記送同年之武昌又曰義山必曾至蜀而回至武昌上二句即遡由蜀而回之

情事語甚沈痛當與蜀相失猿等篇同玩味之

盤豆館按韋莊有題盤豆驛水館後軒之作可與此章相證

茅君唐柳識茅山白鶴廟記茅山舊句曲也漢元帝世有茅君來受仙任因為茅山一第亦此山得道三峯是三君駐

雲鶴之所備詳傳記

許掾萬花谷引十一真君本傳許遜為九州都仙太史家屬四十一口皆乘雲去

黃紙洪邁曰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

永樂元豐九域志熙寧六年省永樂縣入河東為永樂鎮縣有中條山黃河媯水汭水

破甑世說鄧遐免官後見桓溫溫曰卿何以瘦答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注孟敏字叔達宋蘇軾詩功名

一破甑棄置何用顧同此意

同院崔侍御臺拜唐有二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臺拜

臺院也

珍做宋版印

劉放

〔按〕孫資為中書令劉放為中書監皆當宰輔之任非庶僚也劉放句似謂府主未得還朝鄒陽句乃謂崔以臺拜入京〔浩曰〕以太原事編此然細玩情味疑非本集詩而誤入者當再考

樽俎間

〔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靈仙閣

〔金石錄〕鎮嶽靈仙寺碑薛收撰貞觀元年〔按〕似即此閣歟

映書

〔南史〕范雲傳孫伯翳太原人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

常娥

嫦娥常用文心雕龍引歸藏經作常餘已詳重有戲

曬犢鼻

〔晉書〕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

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寂寞門扉掩

袁安事從〔御覽〕引錄異記與〔後漢書〕袁安傳舉孝廉註引汝南先賢傳同

鹽車

〔戰國策〕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

麵市

〔御覽〕引〔姑臧記〕羣公對雲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

交城舊莊感事

究以追感劉從諫為近是蓋從諫於甘露之變後大得時譽觀後紀程驤事稱開成初相

國彭城公可悟餘說皆非六州借言部曲之類不必拘魏博也

彈〔按〕後漢書邊讓傳章華賦琴瑟易調繁手改彈與半散幹漢叶

輦〔按〕易大有卦大車以載李氏易傳作大輦說卦為大輿易傳為大輦是輦輿車三字並通而古人言喪車每作輦

屬車〔舊書職官志〕屬車一十有二古者屬車八十一乘皇朝置十二乘也

王母〔漢書哀帝紀〕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籥至京師會聚祠西王母〔又〕〔五行志〕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歌舞祠西王

母〔按〕王母祠廟似始此〔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華嶽唐人題名中有李商隱名

八駿二萬里〔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舊稱周穆王八駿日馳二萬里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黃

素上為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在逸狀奇形蓋亦龍之類也